



在一个农家茅屋的厨房里，母亲坐在炉灶后面的一个矮竹凳上，很伶俐地向着铁锅底下烧火的灶口里投着干草。火刚烧着，她四下随处捡几根柴火或树叶子，再加进去一些去年秋天从山上砍下来的干草。在厨房靠火炉不远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位干瘦的老太太，她身上穿了一件很紧很厚的红棉袄，棉袄的下摆从外边罩着的一件补丁蓝布褂子衩角边露了出来。她的眼睛因为曾经害过严重的眼病，让她成了半瞎的人，眼睛几乎全紧闭着。但是偶尔从她那半睁开的眼睛缝里，还是可以看见不少的事儿。当母亲那双敏捷的手把火烧得旺旺的时候，老太婆注意到了火光的闪动，她说话了。她那细小嘶哑的声音经由她那瘪塌没牙的牙床缝里透出来：“留心注意着火，不知道可还有两捆子柴了？这才是春天头里，我们还要等很久，才能等到草长到能让我们割来烧呢。我！看我这样子，我实在不能再到外边去割草了，老了！一个没用的老太婆，早就该死啦！”

这后面的几句话老太婆一天不知道要说上多少遍，每次

她说这话，总是等着她的媳妇这样接着回答：“妈！不要这样说吧！要是我们到田里做工的时候，没有您老人家看着门，没有您看着孩子，不让他们滚到池塘里去，我们该怎么办呢？”

老太婆咳嗽得很厉害，还没咳完，就抢着说道：“是呀！这都是我的事，如今世面不好，毛贼和土匪到处都是，这些时候，门户是一定要看的。要是有人到这里来，媳妇呀！我就大声地喊。我想起来了，我年轻的时候，世面可不是这样的，要是你晚上留下一把锄头在门外，第二天早晨，锄头还在那里，夏天的时候，把牲畜栓在门鼻子上，第二天，它仍然在那里，还有……”

年轻的母亲虽说很顺从地笑着听，并且大声应着说：“那倒真是的，妈！”其实她也并没有真的留意听老太婆一天讲到晚的唠叨。当老太婆散漫的声音喋喋不休的时候，母亲她正在愁烦着柴草呢，不知道家里的干草能否烧到过了春耕，一直要到那时才会得空，再忍着寒风，拿着镰刀，去砍些小树枝，到处拾些零散的柴草。其实，就在厨房的外边，靠着稻场的边上，还有两堆稻秆子，秆堆上面用很厚的泥土铺着，怕被刚下的雨雪浸湿坏了。稻秆是很好烧的，但也只有城里人烧得起，她和她的男人要用根扁担，两头挑了两大捆稻秆，送进城里卖好价钱。稻秆自己是舍不得烧的，非得留给城里的人们烧不可。

母亲聚精会神地一点一点地向着炉灶里递送柴草，火光照在她那宽圆而健康的脸上，丰满的嘴唇，透着被风吹日晒成的暗紫色，她一双乌黑的眼睛，映着闪耀的火光，显得明亮又安详地平躺在眉睫下边。她的面孔并不好看，但是充满着热

情和慈爱。人人都说她脾气急，然而是个温柔的贤妻和良母，也很孝敬她家里的婆婆。

老太婆一直说个不休，因为她的媳妇和儿子，白天到田里去以后，她除了身边有几个小孩子以外，终日总是独自一个人。现在她好像有许多事要告诉她的媳妇，所以她那细哑而喘息的声音，又继续起来了。可是，当烟从灶边冒出来的时候，她又不得不停止说话而咳嗽。她说：“我总是说呀，一个男人，尤其是像我这个年轻力壮的儿子饿了的时候，打个鸡蛋煮到面条里给他吃好了。”她苍老的声音提高起来，为的是要盖过那趴在母亲肩上两个孩子的吵闹声，而母亲正弯着腰在递送柴草呢！

母亲只管忙她的事，她的脸显得很安祥，很平静。是呀！她静得就像没有听见孩子的吵闹，没有听见老太婆啰唆的话语。她自己想到，她今天是比较平常回来得晚些，因为春天来了，田里的活儿特别忙碌，她一直等到种完最后一行豆子才回来。在这样的春天里，白天的气候很温暖，夜间的露水也很重，正是要抢着多做些活儿的，所以她趁着这时候，把那最后一行的豆苗盖好了。她想到，豆子在今天夜里就会发芽，让她感到很满足。是呀！整个的豆田里，今晚上就要在那湿润的泥土里开始酝酿着新生命了。她是因为远远听见孩子哭喊的声音，才不得不丢下了田里劳作的男人，急急忙忙地跑回家去。她的男人仍在田里忙着，赤着脚，把豆畦的泥土踩得紧紧的。

小孩们都站在厨房门口，现着饥饿的脸色，母亲一走到门口，他们两个就哭了起来。男孩子倒还和缓些，眼里没有什么

眼泪，女孩子一面呜咽，一面咬着自己的小拳头。老太婆静静坐在那里听任他们哭。她已经哄了他们一会儿了，可是他们不听话，仍旧不能安静，她只好任他们去了。母亲也不同他们说些什么，她很迅速地一边走，一边拾了一把柴草，很快走到灶前。这一来，可就好了，大男孩立刻止住了他的哭叫，尽量使出他只有五岁的力气，跟在母亲的后面跑。不满三岁的小女孩，也跟她哥哥后面追。

现在锅里的饭煮滚了，从那木头锅盖的下面，喷出饭的香味来。老太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咬磨了一会牙床。锅底下的火很旺，火苗冒得很高，碰着锅底以后，找不着发泄的空隙，变成一股烟窜出来，散满了这个小厨房。母亲的身子向后一退，同时将小孩子也向后拉，但是熏辣刺眼的烟已经扑到了女孩的脸上，她一面眨着眼睛，一面用那满是污垢的拳头背揉着眼睛，开始大哭起来。母亲很快地站起来，提起孩子，把她放在厨房门外，说：“小东西，就站在这里！烟愈是揪你的眼睛，你愈是欢喜把头往烟里面钻。”

老太婆仍然和先前一样，静静地听她媳妇说的话，于是把这事当作她自己的一个新话题：“是呀！我就是说嘛，要不是因为我烧火这么多年的缘故，我现在也不会变成个半瞎的老太婆。我这双眼睛就是被烟给弄瞎的，这烟……”

但是母亲没有听到她的这些老话，只听见坐在厨房门外泥土地上的孩子，揉着想睁又睁不开眼睛痛苦的尖叫声。女孩子的眼睛确是时常红红肿肿的，要是有人问母亲：“你孩子的眼睛有什么毛病？”她便回答说：“她就是欢喜在我烧火的时候把头钻到烟里去。”

孩子这样地嚎啕大哭，已不再像以往那样能打动母亲的心，或许是因为她实在太忙了，孩子生得也太近了。当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可是不能忍心听到孩子的一点点哭声，那时候，她总以为母亲是必须使孩子安祥的，所以每当孩子哭了，她一定丢开一切工作，去给孩子喂奶。这样，她的男人便会很生气，因为她常常会停止她正在做的事。男人生气地问她说：“什么！你就干这个？把所有的事留给我吗？这才不过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将来的日子里，难道你只管一个一个地喂起奶来，不做别的事，我能忍受得了吗？有钱人的太太才不必做事，只要养孩子就得了，她们有老妈子做事，但是我们不行！”

母亲会同平常一样很凶地顶回去，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还年轻，烈性正旺的时候，她向他男人叫着：“难道我不该稍微补偿一点我的痛苦吗？你在干活的时候，难道有像我一样挺着几个月的大肚子？你有尝过生孩子的痛苦吗？你当然没有嘍，你只有一回到家里，就可以安心休息。但是我行吗？我一回到家里，就要煮饭，照顾孩子们，伺候老太婆，还要张罗这样，摆布那样……”

他们经常这样大吵大闹，不过也无所谓谁赢过谁，因为他们夫妇两个正是一对冤家，这样吵闹也过不了多久就又好了。母亲的奶水很快就干了，她是很容易怀孕的，简直像健壮的猫狗一样，虽然去年夏天她因为不留意，绊倒在犁头尖上，小产了一个孩子，可是现在她的奶水又干了，又像是要怀孕了。照应这么多孩子，也要改换点办法了，要是他们哭了，也只好让他们哭好了，实在没有工夫跑过去喂奶的，他们饿了，也只好忍耐些，等着母亲回来。尽管她是这样说，但她的心到底要比

说得温柔多了，每逢她听见孩子们哭喊她的声音，她仍然免不了要赶紧地跑过去。

锅里的饭已经熟了好一会，烟里夹杂着饭香，母亲找了一个碗，替老太婆盛了满满一碗饭。她把饭放在堂屋里的木头大桌上，回头去带老太婆来，也不管老太婆一直啰唆的话：“要是你掺些三豌豆在饭里煮，那才真好吃呢。”老太婆在桌子旁边坐下，两只又冷又干的手捧住了饭碗，就安静了。她因为急着要吃，口水从又瘪又皱的嘴角边流出来，很烦躁地说：“调羹在那里？我摸不到我的调羹……”

母亲把瓷调羹放在那正在摸索的手里，走了出去，另外找两个搪瓷碗，盛上两碗饭，又找了两双竹筷子，先给女孩一碗，因为她还在厨房外边哭着，揉着眼睛。这女孩坐在门外稻场上的灰堆里，她肮脏的拳头，把眼泪和泥土掺和起来，在脸上摊成一块块薄薄的泥片子。这时，母亲才把她拉起来，用那粗黑的手掌，替她擦了擦脸，又拉起孩子穿的有补丁的褂子边，替她擦擦眼睛，显着很和蔼的样子。女孩的眼睛也真是红肿，眼睑边的嫩肉，翻在眼外边，当母亲替她擦眼的时候，看她畏缩喊痛的样子，也就只好心疼怜惜地随她去了。孩子的痛苦，也使她有些不耐烦起来，她把饭碗放在门外的木桌子上，关爱地大声喊：“来，吃吧！乖！”

女孩蹒跚地走来，在桌子旁边站着，她红肿的眼睛，在金黄色的夕阳里，半开半闭着，她伸手出来，刚摸到碗边，母亲又喊到：“小心点儿，很烫呢！”

女孩迟疑了一会，开始用嘴慢慢吹着，想使饭快地冷，母亲不停地看着她，心里感到一阵阵的难过。她喃喃地说：

“下次她的父亲再到城里卖稻秆的时候，我要叫他到一家药店里买点眼药回来。”

男孩开始抱怨起来了，因为母亲没有把他的饭也放在桌子上，于是母亲又去把他的饭碗拿来，放在桌子上，这样母亲才算有了片刻的安宁。

母亲感觉自己太疲倦了，简直连饭也不想吃。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拿了一个小竹凳，放在门旁，就坐在那里休息。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她粗糙的手把那被太阳晒成棕黑色的头发扎到头后，向四周围看着环抱这山谷的山头，衬着橘红色的天空渐渐地暗了下来。山谷中的村落里，晚饭的炊烟，袅袅地升到平静无风的天空。母亲望着这样的暮色，心里这才觉得很满意。她忽然骄傲地意识到，在这村落里的六七户人家当中，没有一家的母亲能够比她照顾孩子更周到的了。有些人家比她有钱，就说那个客店的老板娘吧，她们家是很宽裕的，她的手上带了两个银戒指，耳朵上还有一副耳环。这些首饰，是年轻的母亲从她做姑娘时就羡慕起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想到手的東西，可是母亲却宁愿把自己多余的钱多让孩子们长胖些。人家都说那客店的老板，只会把客人吃剩下来的肉给孩子们吃，但是母亲总是把田里最好的先给孩子们吃，只要女孩的眼睛好了，他们就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了。他们都这么健壮、高大。五岁的男孩，简直就长得像七八岁的孩子一样，是呀，她的孩子们个个都是健康的。如果那一个不是因小产死了，现在也一定会是一个可爱的，快学会走路的男孩了。

母亲又叹了一口气，她想，再过一两个月，又要有一个孩子生出来，这已经够她思虑的了，但是她还是觉得很快乐，因

为每当她怀孕的时候，她总是很快乐，而且很满足。

对门有一个人，从门里走出来，穿过门前的小路，经过她的门前，母亲看出是她的表嫂，招呼道：“喂！你烧饭了吗？我刚才烧好。”

“是呀，是呀！”一个声音轻快地笑着说，“我说呀！我就知道你已烧好了，你做事总是这么的快。”

母亲很客气地大声回答说：“不！不是做事快，是因为孩子们一到时候肚子就饿了。”

“你实在是个能干又伶俐的女人！”表嫂又说了，这才抱着一把柴草走回门里去。母亲在这朦胧的暮色里又坐了一会，脸上浮着微笑。她想起她自己的能干，她的丈夫和儿女，心里正觉得十分得意。然而她总是不能静下来，男孩子忽然将他的空碗递给她，说：“姆妈！还要吃。”

母亲立刻站起来，再替他盛了一碗，当她从门里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山洼里，沉在她劳作一整天的田边底下去了，天边金黄色的余晖，隔了好一会儿，才逐渐地暗淡消失了。母亲看见她的男人沿着小路走了回来，肩上扛着锄头，一只手握着锄把，一只手扣着衣钮子，他轻松地走着，好像一只小雄猫。忽而又边走边唱了起来。他顶欢喜唱歌的，他的声音很高，有些颤抖，又很清朗，他会唱不少的歌，所以每逢到什么节庆，他常被请到茶铺里唱些曲子，给大家消遣。他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声音慢慢低了，一直走到门前，还是带着颤抖的声音，但用很轻快的拍子把歌声结束了。他把锄头靠在墙边，老太婆正在饭后小睡，听见她的儿子回来了，惊醒起来，带着好像没有睡饱的神情说：“儿子喜欢把豌豆掺在饭里煮，这样的

味道才真好呢。”

男人懒洋洋地笑了一笑，随即进到房里去，从门里传出高兴的声音：“是呀，妈妈！我是喜欢那样吃的。”

门外的小女孩，拿着空碗，吃得饱饱的，坐着不动，因为太阳已经下了山，她渐渐可以睁开一点点眼睛，四周围看看，也不再出声了。母亲走到厨房里，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饭给她的男人，一只白底蓝花的大粗瓷碗，饭盛得满满的，都快要满出碗沿了。她在饭里打了一个鸡蛋，这蛋是她自己养的鸡生的，蛋白渐渐在饭碗里凝结起来，当男人辛勤工作后，他需要吃一点肉或是一个鸡蛋什么的。无论他俩怎么争吵，当母亲看见他吃得很舒服，心里总是很安慰的。她认为一切的吵闹，只不过是拌嘴吵着玩罢了。即使有些时候母亲也会唠唠叨叨的数落他，但是她还是喜欢看着他吃。现在，她对老太婆说：“我打了一个新鲜鸡蛋在你儿子的饭里了，另外还有白菜呢。”

老太婆听了这话，抢着说：“对啊！一个新鲜的鸡蛋，我说了，一个刚下的鸡蛋，是年轻人最好的食品，很滋补的。”

但是没有人愿意听她说话。男人因为太饿了，狼吞虎咽地吃得很快，没有一会，拿着空碗敲着桌子，催母亲赶快添饭。母亲替他添好了以后，自己才盛了一碗，坐在门口的小矮凳上，并没有坐在男人旁边，很快活地，像一只健康的猫狗吃着饭。有时站起来，从男人的菜碗里夹点白菜吃，她一边吃着，一边凝视着那山头当中红晕的天色。孩子们来到她面前，张着嘴还要母亲喂，母亲不时地用筷子夹点饭放在他们的嘴里，虽然他们已经吃饱了，而且母亲吃的和他们刚才吃过的一样，但是他们总觉得母亲碗里的饭比他们吃的味道要好得多了。

甚至那只稻场上的黄狗也摇着尾巴跑到桌子底下，等着吃点什么，男人用脚踢了踢，它马上跑到母亲面前，急着去拾母亲丢给它的剩饭。

母亲又起来，替他男人添第三碗饭，他一边吃着，一边发出一阵满足的饱嗝，母亲再把开水倒在他碗里，他才起身走到门口喝水。喝完之后，母亲接过碗来，他仍然站在那里，望着那夜幕下的村落，天上繁多灿烂的银星当中，有一弯淡淡的新月。他凝视着月亮，不知不觉地又哼起柔和婉转的歌来了。

村子里街坊邻居的男人们，这个时候，也都出来了，有的彼此谈着客店里的赌博，有的站在门口伸懒腰，打哈欠。年轻的丈夫忽然停住他的歌声，敏锐的眼睛朝向街那边，看见对面一家的男人，在其他男人都休息了的时候，还在那里不停地工作。这个人是他的表兄，他往往在深夜里还要继续工作，他在自己家门口坐下来，低着头拿柳条编起篮子。有些人是要这样工作的，然而他却不行，他想到客栈里去赌一下，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消遣，所以他走进去同他的女人商量，谁知竟遭了她的一个白眼。他没有法子，嘴里虽不作声，心里却暗暗地诅咒她。他想，白天的劳作这样辛苦，到晚上还不该找点乐子吗？难道就该这样劳作下去，一直劳作到死为止吗？他不敢在他妻子的气头下表示反抗，也只好像小孩子那样赌气似的摇着身体，无奈地自己找个台阶说：“做了一整天工也真是辛苦，我想去睡啦！今晚我实在太累了，也不能去弄那些玩意儿啦！”

他走到房里，躺在床上伸个懒腰，打起哈欠来。他那看不见的老母亲，忽然在昏暗没灯的房里喊叫说：“我的儿呀！你

已经去躺下了吗？”

“是呀！妈，在这空荡荡的小屋子里，除了睡觉外，还有什么别的可干？我一天也只有干活，睡觉，干活，睡觉。”他赌气地回答他的老母亲。

“是呀！只能干活和睡觉。”老太婆却很轻松地回答着，一点也没听出她儿子赌气的话。她这才起来，慢慢地摸着路，回到墙角边蓝布帐子后面自己的铺上，她的儿子可是已经睡熟了。

母亲听见她男人的鼾声，站了起来，走到厨房里，孩子们跟在她后面，牵着她的衣襟。她从靠在门边的水缸里，舀了些冷水把碗洗了，又把碗放在土墙洞里。然后走到屋背后，借着暗淡的月光，拿着木桶，到井边一桶一桶地把水汲上来，直到装满了水缸为止。她再走到稻场上，从柳树上解下拴着水牛的绳，喂它一些草料和豆子。等这牲畜吃饱之后，再牵它回到房里，拴在男人睡觉的床边。还有那些住在床底下的一窝鸡，在她回到房里的时候，被惊醒咯咯叫了几声，又安静下去。

母亲再走出去，在门外呼了几声，一只猪立刻嘟着嘴地从黑暗里钻了出来，她在中午已喂过它了，现在不再喂它什么，只是赶着它走，轻轻地把它推进房里去。只让一条黄狗留在门外，因为狗是一定要睡在门口守夜的。

孩子一直到现在还是跟着母亲走来走去，她虽然一点也不理会他们，只管自己做这样做那样，他们还是紧跟在后面。跟累了他们蹲在地上，拉着母亲的裤管哭了起来，母亲只好弯下腰来，一手抱起小的，一手搀着大的，回到房里去了。她把门关好，又把孩子们一个个放在男人的脚边睡，轻轻地替孩子

们脱下了衣裳，再脱下自己的衣裳，才钻到男人和孩子的中间睡下。她把棉被给大家盖好，伸直了身体，一动也不动，虽然她有强壮的身体，也会感到辛苦一天的疲倦。她睡在黑暗里，心中充满了热情，不管白天怎样不耐烦，或是生气，但是，一到了夜里，她对一切都温存了。她用那热情的爱意，接受向她有所需要的男人。又很慈祥地照顾孩子们，就连夜里老太婆咳嗽，她也是很温柔地起身，拿水给她喝。甚至牲畜在夜里打闹，她也会平静地向它们说：“安静些睡吧，天亮还早呢。”牲畜听见她那关爱的声音，也都会停息了争闹，静静睡觉了。

夜里男孩子傍着母亲，抚摸着她的奶，她也就让他在朦朦的夜里吮吸着，虽然奶已干了，可仍是绵绵软软的，至少可以给他一个舒服的回忆。这干了的奶子，不久又将会要丰满起来了。女孩子睡在男孩子的身旁，她即使在快要睡着的时候，还会不停地揉着她那紧闭着的发痒的眼睛，就是在睡着的时候，还是会揉搓着，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一会的工夫，他们就都沉沉地睡着了。偶尔只有狗在半夜里乱叫，除了母亲会醒来，细细地听听，若是不需要起来的话，她就再睡下去，别的人是怎样也不会听到也不会起来的，因为在他们觉得，这种狗叫的声音，正是夜间里的声音。

二

难道天底下,就不该让母亲有一天能过个不平常的日子吗? 还没天亮,别人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她就起来了,先开了门,把一群鸡和一只猪放出去,把水牛牵到门外,然后再把它们在屋子里所拉的粪便打扫出去,倒在院子中的粪堆里。她再走到厨房里,点着火,烧好开水,准备着给老太婆和男人起来的时候喝。再将开水倒在木盆里凉着,准备给女孩洗眼睛。这时他们还都很恬静地睡着。

每天早晨,女孩的眼都是粘着的,要等到洗过了以后,才能睁开来看东西。起初,孩子和母亲都很为此担心害怕,但是老祖母却不以为然地说:“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看我也没有因为这而死去。”

现在,大家渐渐地都对女孩的眼睛不以为意了,他们知道孩子的眼睛虽然如此,但还不致会送命的。母亲在男孩带着女孩到厨房以前,就把水倒好了,他们轻轻地起床,不敢惊动了他们的父亲。虽然他在高兴作乐的时候,也会现出嬉笑和气的模样。但是,如果在他认为还没有睡好以前被吵醒了,他

一定会发火，生气地打他们的。两个孩子很安静地站在门口，男孩眨眨他的睡眼，望望母亲，女孩紧紧地闭着眼，耐着性子等。

母亲赶快站起来，把挂在墙壁木钉上的一块灰布手巾拿下来，把手巾的一角沾在水里，沾了一会，提起来轻轻慢慢地擦着女孩的眼睛。女孩哑声哭喊着，母亲每听见她的哭声，就这样想：“我一定要买点眼药水给她治眼睛，下次或是什么时候，只要我不忘记的话，等他再到城里去卖稻秆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他，叫他到药店去买，就在城门右手那条小街上的那个药铺去买。”

母亲正在想着这件事的时候，男人披着衣服，高声地伸着懒腰，打个哈欠，搔搔头，走向厨房门口来了。于是母亲将她想的事告诉他说：“等你把那担稻秆挑到城里去卖的时候，到靠近城门边的一家药铺里，买点眼药水，或是别的什么眼药来，给女儿治治她那红肿的眼睛。”男子带着气下床，很不高兴地回答说：“她不会痛死的，为什么要用我们好不容易省下来的这么一点钱给她医眼睛呢？我小的时候，眼睛也是常常红痛的，我虽然是我爸的独儿子，他也从来没有拿一个钱来替我治眼睛呀！”

母亲听着很痛心，觉得现在不是讲话的时候，所以一句话也不说，只把水倒出来，带些恨意将木盆放在桌上，故意地叫他自己去取。她虽然生气，但是过了一会，又把这事儿给忙忘了。也是的，不知有多少孩子害着同样的红眼病，可是过了孩子的时期，也还是会好的。男人的眼皮上至今还留了个疤痕，除了人凑近他才看得见以外，他还是同好人一样能看清楚东

西,好在他也不是一个读书人,一天到晚要靠书本、眼睛为生的。

老太婆忽然翻了个身,微微地咳嗽起来,母亲在她没有下床以前,端了碗开水给她喝,她大声地吸喝着,同时把肚里的那股邪气借着打喷嚏吐了出来,然后又呻吟了好一会儿。上了年岁的老人,早晨起床身子是很没力气的。

母亲再回到厨房里开始煮早饭,孩子们在清冷的早晨,紧紧靠在一起坐在地上发抖。男孩子忍不住站起来,跑到烧火的母亲身旁,留下女孩独自一个人坐在地上。突然间,火红的太阳从东山头顶上冒了出来,大地忽然铺洒着一片金色耀眼的光芒。女孩因为光线太刺眼,赶紧把眼睛闭起来。以前她会一直哭叫着,现在,她也已经习惯了,静静地坐着,像小大人一样地喘着气,眼睛闭得紧紧的,一直等到她觉得母亲塞了一个饭碗在她手里的时候,她才会稍稍用手拿一下。

每天的日子,对母亲都是同样的,但是她从不感觉乏味,她对于日子的轮转感到非常的满足。无论是谁问起她,她总是睁着她那黑亮而圆大的眼睛说:“田地从种庄稼开始,一直会变到收成的时期,田里的粮食成熟了,我们就会去收割。交了田租以后,就会是中秋,中秋过了,很快又要过年了。是呀!就是孩子们也在变呀,渐渐长大呀。连我自己生孩子也是这样,人也会愈来愈老的呀!在我看来,所有的事都在变,我只能说,这些事儿已经足够我从早忙到晚的了。”

要是母亲有点空闲,不是和村里的女人们谈谈这家生孩子啦,就是谈谈那家死了人啦;不是要去劝架啦,就是要去谁家新剪个鞋样啦,或是要去看看那家女人新学了剪裁新式样

的衣裳啦。除此以外，她还得同男人一道担粮食或白菜到城里去卖。城里那些稀奇古怪的景致，也真够她看，够她想的啦，但是她毫无一点欲望，她很知足很满意地跟着孩子和男人一块儿过日子。她也只懂得和她男人热情恩爱着，只懂得会因为她男人的热情而又怀了孕。她肚里会有个小生命在生长着，渐渐地长大，孩子生下以后，他的小嘴唇在她的奶头上一口一口吸吮，这些事就已经够让她满足的了。从一早起身，就是服侍家里的老小，照顾牲畜，耕种田地，采收水果，到井边汲水，到山上砍柴。除此之外，母亲只要晓得风雨和太阳，四时季节是什么，也就已经足够了。她很享受这样日子的乐趣：生养孩子，田里干活，吃、喝、睡和料理家事；听村里人们夸赞她做事灵巧，很会做针线活儿；就连同自己男人吵架也是有趣味的，因为更可以增添他们的夫妻恩爱。因此，每天的生活，对于母亲都觉得是回味无穷的。

每天当男人在吃完早饭后照样叹口气，扛着锄头，且走且停地到田里去做工的时候，母亲洗好了碗，把老太婆搀到太阳底下坐着，嘱咐孩子们靠着她，不要到池塘边去。她也才扛起锄头，向着田间走去，但是会不止一次回过头来，望望他们，听着微风里轻轻传来老太婆细弱的说话声音，她才放心微笑地走了。看守门户是老太婆唯一的工作，她也觉得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像她这样大年纪，半瞎的老太婆，要是真有什么陌生人来，她也还是看得清楚的，而且可以马上站起来喊叫。但是这样一个性情固执、脾气古怪的老太婆，也是最让人头痛不过的，有时比小孩子更麻烦。当她任性乱来的时候，真叫人恨不得像对付孩子一样打她几巴掌。有一天，表嫂说：

“好嫂子，总是会熬出头的啦，等到那又老又瞎，全身疼痛，动不动就为了琐碎小事儿发脾气的老太婆走了以后，你就好过了。”母亲诚挚而温和地说：“她也是有很大用处的，她可以看守家门，我真的很盼望她能活到我的女儿长大呢。”

母亲从来没有什么坏心肠，也没有恨骂过老太婆。她有时也听见一些女人吹嘘她们怎样同婆婆争吵，对婆婆的管教是怎样地不能忍耐。但是母亲总是把老太婆当作她的另一个孩子看待。的确老太婆也有些孩子气，会缠着向母亲要这说那。当春天的时候，母亲有时也会烦闷地到山上去到处走走，一方面也会替老太婆寻找她所要的一种草药。有一年夏天，可怕的痢疾传染到这村上来，有两个健壮的男人、几个女人和许多孩子都病死了。老太婆也被传染到，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他们花了许多钱替她买了一副上好的棺材，一切后事都准备好了。但没隔多久，那垂死的生命又奇迹似的活转过来了。母亲当然欢喜得不得了，这个老太婆虽然已经准备穿好寿袍入殓了，但是母亲仍然欢喜她活着。她的老命这样长寿，也成了全村里的美谈，因为这里的传统就是这样的。母亲早先为她做的那件穿在蓝褂子里面添寿用的寿袍，已经被她穿破了，她成天心神不宁地烦着母亲，所以又为她做了这一件新的。老太婆高兴地穿在身上，有人问她：“老太婆，你还没有死啊！”她很得意地尖声说：“是呀！我不是好好地活着吗，我一直穿着这件应该到棺材里的寿袍，真不敢说我还会穿坏几件呢！”

老太婆一边笑，一边想，我这不是好好地活着吗？还没死，这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啊！

母亲走着走着，不时地向后看，听见老太婆的声音说：“好媳妇，放心吧，我在这里替你看门呢。”母亲也微笑了。

是呀！要是老太婆死了，母亲是会感到非常伤心的。但是伤心又能怎样？生死由命，是早就由天老爷注定的日子，是不能不听命的。这样一想，母亲便安心地走向田间去了。

三

母亲田里的豆子开了花，空气里飘溢着豆花的香气，黄色的油菜花开满遍地，当他们把油菜种子拿来榨油的时候，母亲第四个孩子的产期又到了。除了在城里、镇市上，或是在比较大些的村子里可以找到产婆，在他们这个小村落里是怎么也找不到的，不过女人们都会彼此帮忙罢了。老太婆们唯恐产妇遇着什么不顺、难产，或是什么不幸的时候，她们会凭着她们的经验，教导她们。但是母亲是天生的，屁股很大，也很柔软，从没有什么不顺过，就连小产的那次，也是生得很快，除了她心疼失去的那孩子外，从没有感到过生孩子有什么痛苦。

快要到生产的时候，母亲请了表嫂来帮忙，因为表嫂也有需要她帮助的时候，她也会同样地帮她的忙。这天正是吹着春天甜美和风的一天，也是她产期到的那天。当时她还在田里，突然感到要生了，急忙穿过了田地，跑回家来。将锄头靠在墙边，向着对街，大声地喊叫她的表嫂。表嫂听见她的喊声，赶忙跑来，在围裙上擦干了手，因为她刚才正在塘边洗衣裳。这个女人也是个善良的女人，圆圆的脸，微带黄色，有一

双大黑鼻孔在她翘嘴唇上面。她是一个欢喜热闹欢喜忙乱的人，一天到晚在她那沉默的男人身边，说来说去，说个不休。现在还是忙乱地有说有笑地跑来了，她说：“好呀！嫂子，我就说嘛，我俩的产期从没有碰在一起过，真是好呀！我早就注意你的肚皮，不知道到底是你先还是我先，我今年反而特别的慢，你现在都要生了，我才刚开始怀着呢。”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叫得很高，这是她的习惯，别的屋里的女人们听见了，都很高兴地对母亲说：“好嫂子，你要生了吗？恭喜你生个胖儿子！”只有一个长舌寡妇，却很扫兴地说：“喂！好嫂子，趁着你有男人的时候，尽量地多生些吧！你看，我也是好好的一个很能生孩子的女人，可是我再也没有男人了！”

母亲也不回答什么，只微微地笑笑，脸上苍白又满是泥汗，走进房里去了。老太婆跟在后面，很快活地笑着对她说：“媳妇！我说我这一生，生了九个孩子你知道吗？而且一直到现在，虽然有些死了，但之前个个都是很强壮的好孩子，我常常这样说吧！”

母亲没有留意听，也不说什么，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用那因为痛苦而使她流满汗水的湿手把头发向后扎了扎，再拉起衣裳角来擦擦脸，重新把头发绕紧。疼痛渐渐厉害起来了，她静静地弯下腰在等着。

老太婆尽在她旁边说个不停，惹得表嫂朝着她笑。但是当她们看见母亲弯了腰，就赶紧走去把门关了，一直就坐在母亲旁边等。忽然男孩敲起门来，原来他看见白天把母亲关在门里，心中很害怕地哭了起来，他想把门敲开。起初母亲说：“让

他在外边，我好平平安安地度过这道难关。”所以表嫂在门缝里大声叫着说：“等在那里，你姆妈在这里有事。”老太婆也应着声说：“等在那里，你这小东西，要是你好好地在外边玩，我给你一个铜板买花生糖吃呢，等一会儿，你来看你妈生个什么给你看！”

但是男孩仍然觉得白天把他关在门外是件害怕的事，还是想进去。女孩也哭闹着，摸索着走到门边，用她的小拳头同男孩一起向门上敲。母亲正疼痛得厉害，听见哭喊和敲门的声音，于是很生气地站起来，冲出门外重重地打了男孩几下，向他骂道：“真是要我的命！你从没有听过我一句话！我就知道，等一会儿又是一个像你一样不听话的要来了！”

母亲虽然打了他，但是心里还是软了下来，怒气一会儿就消散干净，又很温和地对他们说：“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你们一定要进来，就进来吧。”她又对表嫂说：“把门开一点小缝。他们关在外边，看不见我，会觉得不安的。”

母亲重回坐下去，用手托住头，静静地忍着疼痛。男孩走了进来，觉得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只看见表嫂的眼睛凶巴巴地、不住地瞪着他，好像他做了什么坏事似的，于是又走出去了。女孩进来以后，就坐在母亲身旁的地上，手遮着眼睛在休息。

她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只有母亲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痛苦。她们不住地讲东讲西，又谈起一个离这村上很远的一家男人来，说他荒着田地不去耕作，偏爱去赌钱，因此他的女人同他大吵一场，结果，男人还是把家里所有的一点点小钱带走了，女人没有法子，只得坐在门口嚎陶大哭，不住地向大众哭述她

的委屈。表嫂说：“那男人就从来没有赢过一个钱回来给她，老是输，输，也难怪她伤心。”老太婆叹了一口气，吐了一口唾沫，说：“是呀，天下最难过的事莫过于赌钱但不能赢钱，反而愈输愈多，我就知道，的确有些人是这样的。但是我家里的人就不是，感谢老天爷，我儿子有时还能赢几个钱回来呢！”

老太婆的话还没有说完，母亲痛得大叫起来，转过身去，背着女孩，松松腰带，倚在凳子上，表嫂赶快跑过去，用她那敏捷的手，接住了她们所期待的孩子，又是一个胖儿子。

母亲生了以后，躺在床上休息，这种辛劳以后的休息，真是让母亲觉得太甜蜜了，不一会的工夫，就沉沉睡着了。表嫂帮孩子洗了澡，包好了，放在母亲的身旁，孩子呱呱地哭着，也没能吵醒熟睡的母亲。事情做完，表嫂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老太婆，等母亲醒了的时候，叫孩子再去找她。

不一会，男孩来喊她了，并且很欢喜地对她说：“你知道我有个小弟弟吗？”表嫂回答说：“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是我带去的。”她故意地和他开玩笑，手里捧了一碗汤，赶快跑到母亲那边去。

男孩很用心思地凝视着表嫂，说：“你说是你带去的孩子，那我们为什么要养他呢？”大家都一齐笑了，老太婆也笑了，而且笑声格外高，因为她想这个孩子未免太聪明了。母亲很感激地喝着汤，呻吟着对表嫂说：“姐姐，你真是好心肠！”

表嫂也说：“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不也是同样地照应我吗？”

所以这两个女人，因为生孩子互相需要和照应，又因为她们俩经常会生孩子，所以成了好姐妹，好邻居。

四

对母亲那男人来说，他只会一天天地挨过着日子，是从没有什么改变的，也从不会对任何新鲜事抱过希望。就连女人生了孩子，他还是觉得很平常，仍然和往常一样穿衣、吃饭。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再挨着个儿地结婚，生子，每天都没有改变，哪里会对什么新鲜事儿有什么新希望！

生长在这个小村子里的这男人，除了到山后面靠近河边的一个小镇上走走以外，活了这么大，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新奇的东西。他早晨起来，看着天空下馒头似的山头，到晚上做工回来，还是看着那同样的山头。最后再就躺在床上睡觉，算是过完了一天。他一直同他的父母睡在一张床上，直等到他长大，知道怕羞了，父母才替他另外搭了一张床铺自己一个人睡。

现在，这张床又多了他女人和孩子们一起睡了。老太婆仍睡在自己的铺上，也是那个房，还是两张床。这间房里，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新添了几件小小的新东西，一把新茶壶，一床新蓝布棉被，一对新蜡烛台，还有一张贴在墙上的财神爷。

欢喜的面容，穿着红黄色的袍子，可是并不曾带些财气到这家来。男人每看着这张财神爷的时候，心里就会暗暗地咒骂，财神爷虽然还是很欢笑地望着这个穷苦的家庭，可是这个家仍然和从前一样穷。

有些晚上，天下着小雨日子，男人也会偶尔和些游手好闲的人们在客栈里赌钱。但只要从镇上回来，一回到家里那间小屋里，看见替他生孩子的女人和一群需要他养活的孩子们，就会突然觉得有一种重担压在肩头上。这种责任，好像就是他最大的梦魇。他的一生，从没有别的，清晨就得起身，到田里去做工，然而他自己所有的田，只不过是仅有的一小块。其余的都是从城里享福的地主那里租来的。他和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一样，劳苦地一天忙到晚，回到家里只能吃些苦饭，从来没有吃过自己田里种出的好东西。好的还得留下来卖给城里的人呢。夜里好不容易睡下了，第二天一早还是就得起来，和昨天一样地忙着。他辛苦所获的粮食，还不能归他一人所有，还得付地主的的地租，更要留一份恭恭敬敬地奉献给地主的管事作为酬劳。每当他想到这个人，就叫他忍受不了，这个城里地主的管事，已经很富足有余了，穿着软绸的长衫，细白的皮肤，油润而漂亮的脸色，永远只需做一些轻松的工作，但吃的都是滋养的美食。

这些日子，男人被这些不平的思想沉重地缠扰着，性子变得很暴躁，一句话也不和他女人说。要是母亲偶尔做慢了什么事，他就索性开口乱骂，母亲当然也会发脾气同他大吵。虽然每次的争吵，都是母亲占上风。但是等平静下来，他发泄完了所有的闷气，反而会感觉有种不可言喻的快意。其实男人

的火气从不会像母亲那样持久，不多一会儿，火气就停息，就又去做别的事去了。有时候男人打孩子，或是对好哭的孩子使性子，这就会惹起母亲恼怒来了。她一点也忍受不了，马上跑到他面前去护着孩子，她认为每次都是男人的错，孩子们总是无辜的。母亲在他面前故意放纵孩子不管，也是使男人比任何事都不能忍受的。

也有些冬天农闲的日子里，男人既不到镇上去，也不同村里人往来。即便是在终日无所事事的白天里，他只有睡觉，一直睡到不能再睡的时候，才到客栈里去赌钱。他也真是有个偏财运的赌徒，经常赢的钱比输出去的多。如果他还是个光棍的话，这倒也是个很容易谋生，而且很舒服的吃饭门路。他最欢喜赌钱的场合里呼么喝六的兴奋和乐趣，更欢喜人们围绕着他，争看他的手头上的好牌。他的手气也真好，整天把着锄头干活儿也没有把手指头使僵，还是这样灵便，可见他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八岁，但他就是从来不肯多出些力多做些工作。

可是，孩子父亲的心意，母亲并不知道，她只知道他欢喜赌钱，但是只要不输钱，赌钱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也是一桩可以值得她骄傲的事。有些女人大声哭诉着她们的男人怎样把辛辛苦苦从田里挣来的一点钱，一下子就在赌台上输光了，母亲觉得她从没有这种烦恼。有一个女人大声对她说：“要是我苦命男人能像你那个男人一样的好手气，钱能像水一般地滚向自己身边来就好了，你真是个好命的女人！”母亲会很得意地微笑，也不常责备他赌钱，除非存心找碴想借此作为同他吵嘴的一个借口。

母亲从不会很凶恶地骂她男人，虽然他有时也实在很不安分地做工。她或许会刻薄讥讽他一下，但是她也知道男人是不会像女人一般，能耐着性子做工的。而且她男人的孩子气又重，经常会使性子把锄头丢开，躺在稻田中间的小道上，一躺就是半天。无论母亲怎样骂他，都不过是他的耳旁风，被骂习惯了。其实，在母亲心里还是暗暗地深爱着他呢！他受够了母亲的讥讽，索性回答说：“我当然可以睡啦，我做的工作已经够养活我自己的了。”

母亲也想回嘴说：“难道我们没有孩子？我们不就是为了孩子才多做这么些工吗？”但是她并没有这么说。男人不顾孩子，难道孩子们就好像是她一人的？永远是她一个人的一样。其实也是因为她的头脑不及他男人的灵敏，所以一时找不出恰当的话来顶回去。

母亲的坏脾气有时也会爆发起来的，会比平常骂他更尖刻，这些话，都是她从来没有骂出口过的。像这样的争吵，几个月当中，总会有一两次。有些时候，男人将卖掉白菜的钱买些没用的玩意儿回来，或者在镇上喝了酒，醉醺醺地回来的时候，母亲就不免会向他大发脾气，几乎把爱他的心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她这种忍不住的愤怒，一直可以继续爆发半天，而男人呢，一会儿就忘光了，凡是使他不快意的事，他顶容易丢开的。等母亲的怒火发够了，没有别的法子，也只好自己歇歇火了。

秋天里的一天，男人手指上戴了一个金戒指从城里回来。母亲看见了，大发怒火，用最愤怒、最泼辣的声音向他大骂：“你！你也不替我们的穷日子分担点儿，难道就非把剩下的一

点钱拿去，买个没用的东西戴在手指头上才舒服吗？你听说过有穷人戴戒指吗？有钱的人戴着没有话说，穷人戴着有什么意思？金戒子！有听说过谁会拿洋钱买金戒指的吗？”

男人这个时候像小孩子一样，向母亲抗议说：“它确是真金的，我告诉你，是个乡下人在一个富人家偷来的。他藏在衣裳底下，我从那里走过的时候，他拿出来给我看，告诉我这东西的来由。”

但是母亲冷笑着说：“不错，他看你是个可以哄骗的乡巴佬，就算是金的，戴在你手上，哪天你再到城里去，也要被人捉去关在牢里的。你想我们怎能够赎你回来，他们又能给你什么吃的呢？给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金的！”

他像个孩子似的赌着气，不肯将戒指给母亲看，母亲的火更忍不住了，向他冲过去，凶巴巴地把他那手都抓伤了，男人有点害怕地望着她，把从手指上扯下来的戒指一丢，大声地向她喊说：“在这里！拿去，我就知道你又会生气了，我可是合着我的手指买的，不是为你买的。”

这一来，更伤了母亲的心，使她火上浇油，在男人说这话的时候，母亲就唯恐他说出她心坎里的这句话来，这的确是她们的隐痛。为了这个戒指，又引起了母亲对他的恨，他从来没有像别的男人对他们的女人一样，给她买过任何首饰，戴在耳朵上，或是手指上。母亲定眼瞪着他，他带着一副可怜自己和感到自怜的痛苦神情说：“我偏要为我买一件小玩意儿，好让你晓得妒嫉，难道凡是辛苦所得的，就得全都给你和孩子们不成！”

男人躺在床上感到委屈地哭着，故意哭给母亲听，老太婆

听见哭声，知道他们俩又在吵嘴了，急忙跑过去哄他，唯恐哭坏了身体，一面又怀着敌意瞪着她平日所爱的媳妇。孩子们看见父亲哭了，他们也一齐哭了，孩子们也会觉得母亲是够凶的了。

但是母亲还是毫不心动，从灰土里把丢在地上的戒指拾起来，放在牙上咬，试试看到底是不是像他所说的确是金的。若是真金的，将来还可以卖掉。有些时候，偷来的东西的确可以捡个便宜，但她再一想，不可能有这样便宜的事，也许是因为男人怕挨骂而说的谎罢了。她咬了一下，戒指一点也不软，既然是金的，为什么不软呢？于是她又向他气凶凶地大叫：“你说是金的，我咬了为什么不软？一定是铜的，硬得很。”她一边说话，一边再仔细咬了一会，才从嘴里吐出来说：“看！这只不过仅仅在金水里镀了一下而已！”

母亲心里着实难过极了，于是单独地跑到田里去做工，她觉得男人像个孩子似的愚笨，被人家骗了。这实在让她气到极点，连孩子哭了也不管。老太婆急得发抖，向她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都让我的男人快乐，一个女人总得让男人在这些小事儿上有点快乐呀！”母亲呢，实在听不下这些使她不能消气的话。

母亲在田里做了一会工，秋天的凉风轻轻地吹进她那愤怒的心坎里，慢慢不知不觉，火气又完全消失了。飘摇的树叶，橙黄的山岭和灰蓝的天空；南飞的大雁，安祥的田野和优柔寂寞的秋意，静静地飘进她的心田，又将她变回一个和蔼温柔的母亲了。当她在肥沃的田里播着麦种的时候，她的心平静了，她想起她还是深爱着她的男人。只一会儿，男人那俊美

的面孔出现在她的眼前，她又激动起来了，她很悔恨地自言自语说：“今天中午，我要为他做样好吃的菜，或许我是太好生气了，不管怎么说，他花的钱也不多呀！”

她急着想回去替他男人做菜，表示她已经原谅他，不再埋怨他了。可是她回到了家里，看见男人仍然脸向着墙，赌气地睡着，一句话也不说。她又到池塘里捉了一些虾，照他顶欢喜的口味和菜一道做好了，喊他起来吃。他还是不起来，也不肯吃，只低声像病了似的撒娇：“我根本吃不下，你简直把我骂得连魂都骂臭啦！”

母亲也不说话，将做好的菜放在一边，又去做自己的事去了。她紧闭着嘴，也不叫老太婆去喊儿子起来，她又赌着气记起刚才的口角，她也不肯向他低头。她走出门的时候，碰着院里的黄狗跑来向她要吃的，她回到厨房里，一眼看见那碗菜，伸手便想去拿，同时忿恨地说：“好！我把这菜喂狗吃。”但是她又不舍得这样做，人吃的东西，怎么可以这样浪费！想想又将碗放到墙洞架子上，找了点剩饭给狗吃，心里仍然是气不过。

到了夜里，母亲睡在男人身边，孩子们紧紧傍着在她的身边睡着的时候，她的怒火真的完全熄灭了。她又觉得她的男人好像是她的一个孩子一样，是一个属于她的人。早晨了，她和和气气的，轻轻地起来，在大家都吃了早饭以后，她走到男人床边，向他说些好话，哄他起来，男人看见女人这样温存，更是故意慢慢地，像个病人似的从床上起来，先吃了点那碗菜，觉得很好吃，也就一口气吃完了。老太婆很喜悦地看着她的儿子吃，并且不住地向他唠叨着。

那天，男人没有去田里做工，当母亲要出去做工的时候，看见他坐在门口一个小凳上晒太阳，无精打采地仰起头来说：“我觉得心口颤动得很痛，我没有力气，今天想休息休息。”

母亲也觉得自己实在不该这样刻薄他，让男人感觉心痛不舒服，她一面自己懊悔，一面安慰他说：“你好好休息吧！”说着就走了。

母亲走了以后，男人又觉得不安起来了，那是他也最怕老妈妈的啰唆，老人家总是欢喜要她的儿子从早到晚陪她在家里说话。但他呢，反倒觉得坐在家里听她啰唆，和看着孩子们玩耍也是最无聊的事。他想到要去喝喝茶，于是他起来，走到镇上他的表兄弟的茶店里去了。茶店里有许多人喝茶，谈天，桌子放在街旁布篷底下，有许多过路的人从那里经过，都在那里歇脚，讲点稀奇古怪的事，有时候说书的先生也在那里说书，这个茶店，真是个愉快热闹的地方。

他一路走着，遇见住在对门的那个表兄从田里回来，他刚忙完准备回家吃早饭，因为他从早到现在，已经锄好一块田了，他喊着他说：“你到哪里去？你没有到田里做工吗？”

男人像受了委屈似的对他诉苦说：“我的那个女人为了点儿莫名其妙的小事，把我骂伤了，我恨她！因为她死命骂我，让我昨天夜里病倒在床上，所以她又觉得过意不去，叫我今天好好休息一天，我要到茶店去，喝点茶，暖暖肚子。”

表兄顾不得同他聊这些，一句话也不回答就走过去了。他是天生不欢喜多说话的人，除非是一定要说的话才会说，不然，他总是把话儿暗暗地藏肚皮里，不说给人家知道。

男人厌烦了他的日常生活，觉得天底下任何事情，都不应

该永远相同。但是他的日子还是不见着什么新奇，只有日复一日的轮转，年复一年地过去，直到老了，死了！还有使他更难忍耐的事，就是在这茶店里，常常有过路旅客讲些关于外面城市的事情给他听，他们说那大江的尽头靠着海，在江海汇合的地方，是一个充满各种肤色的人们的大城市。挣钱很容易，赌场到处都有，每个赌场里都有漂亮的妓女。这种女人是住在这种村落里的人们永远看不到，一生也没有机会看到的。城市里有许多奇异的景致，平坦而光滑的街道，就像稻场一样平坦。各样的车子都有，房屋有山那样高，商店陈列柜里的东西，都是大船从海外装进来的，一个人一生也看不完全这些柜子里陈列的稀奇珍宝。那里也有好吃的东西，什么都有。吃过好吃的以后，再到游戏场去逛逛，可以看到各种玩意，各种西洋景，有好笑的，会令人捧腹大笑。还有些奇怪的，害怕的，更有些讽刺的，丑陋的。更奇怪的事是那城里夜夜和白天一样，他们用的那种灯，不是油点的，也不是用火点的，而是好像是从天上引下来的一种亮光。

有些时候，他也同这些旅客们一道赌钱，旅客们各个都惊奇，怎么在这个小小的村里会出个这么高明的赌徒？他们对他说：“老兄，你比城里人的手气还好，你尽可以到城里赌场去赌钱呀！”

男人微微地笑着听他们说话，很诚心地问他们说：“你们觉得我真能够赢吗？”他自己的心里也带着骄傲地想：“这是真话！在这种鬼地方，没有一个人敢同我赌钱，就是在镇上，也没有人赢过我。”

男人越想这些事，越使他心急，他越想离开他厌恨了的田

野生活。当他懒洋洋地在田里做工的时候，心里往往想着：“像我这样英俊年轻的男人，手气又这么好，现在就像一只青蛙被圈在井里，我所能看见的，不论是晴天，阴天，只不过是头顶上这碟子大的天空。我家里那个一丝不变的女人，一个接一个生的孩子，又总是又哭又闹，还要养活。我为什么要这么苦自己，养活他们，不为我自己的人生找些乐趣呢？”

说实在的，当母亲又生了最后的一个儿子以后，他心里开始闷闷不乐，暗暗地怨恨她，她实在太会生孩子了，而且又多多是男孩子。他还得赞扬她，不能责备她。他也明白，要是她不会生孩子，倒是很可以理直气壮地埋怨她，但是母亲每年一到时候，就会生个孩子，又多半是男孩，使他毫无借口来埋怨她了。

近来，男人有些不安分了，他总以为自己还是个孩子，因为他年纪比母亲要小两岁，这里的风俗是作兴丈夫比妻子小的。当他兴奋地想寻找快乐的时候，他忘了他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只一心一意地盼望能到那遥远的大城市里，找些乐趣，开开眼界。

男人是一个天生欢喜玩乐的人，身材并不高，但是很强健，举止还文雅，个头儿也不大，但是很精干。生成一副俊美的面孔，黑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欢笑，尤其是当没有什么事惹他生气的时候。在朋友当中，常常会用他那美妙的歌喉唱些新的调子，也会用些滑稽和粗俗的话，很巧妙地讲出来好让大家开心。更可以吸引许多人来围绕着他，听他高声唱歌。无论男女，都欢喜听他唱，当他看见大家在他唱歌的时候，围着他大声欢笑，他会格外心花怒放，同时也感到自己有这样大的

魅力。可是，他一回到家里，看见的是他的女人严肃的面孔和她那结实的身子。全村里也只有她一个人从不会体会他是个多受欢迎的男人，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当面夸赞过他一次。其实这也不能单怪她，因为男人在家，从来不和孩子们一起玩笑，好像是故意要板着他那做严父的尊严的脸。自己欢笑的态度和可爱的样子，总是留给外边的人们看的，不是给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们看的。

其实他的女人也感觉到这种情形，常常有些女人对母亲说：“你的那个男人，随便装什么都活像，看！他那活泼顽皮的样子！”这时候，她又想发怒，又自己在心里感着痛苦。

母亲听惯了这类的话，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是呀！他是一个好顽皮的人。”然后转变话题扯些别的事同她们聊，因为她爱她的男人，找点别的事来谈着，好掩过心里的痛苦。她也知道她的男人从来就不曾和她有过一次像那样的高兴。

在母亲生过了第四个孩子后的那年夏天，他们又经过一次大吵大闹。在六月里的一天，初夏的天气，是最令人们甜睡不想起身的一个早晨，男人把整个上午的工夫懒在睡梦里。空气里充满了昏沉的倦意，微微温暖的阳光，照着新生的树叶和野草，映着蔚蓝的天空，显得格外明亮。这样的天气，使男人很懒得做工。虽然炎热的天气还没有来到，但也不能这样安心地睡着。飞鸟吱吱不停地唱着歌，和风将山崖边鹅黄色的百合花的香气和花架上紫藤花的香气吹来。天空里飘动着一朵朵的云彩，绵白如雪的颜色，飘浮在蔚蓝的天空里，把整个山头 and 山谷都融在活泼的光彩里，一点阴影也感觉不到，一天到晚灿烂地亮着。这样的天气，真是太不合适做工了，太扰

乱男人的心弦了。

那天晴朗的中午，卖布的小贩从这村子经过，肩上扛着大捆的布匹，素的，花的，各种的颜色都有。他大声叫卖：“布啊！卖布啊！”

布贩走到他们家门前，全家人正坐在柳树荫底下吃中饭，他停了脚步喊叫说：“好嫂子，我打开布包给你看看好吗？”

母亲喊他到跟前，对他说：“我们没钱买，也许买件便宜的零头给这刚出生的孩子做件小衣裳。我们是穷人家的庄稼人，不需要什么漂亮布做衣裳，我们穿的，只要能够保暖就够了。”

老太婆也像应该讲点话似的尖声对布贩子说：“是呀！我媳妇说的都是真话，现在的布料很不扎实，洗一两水就坏了，记得我小时候，总是穿祖母的旧衣裳，到我出嫁的时候，才做一件新的，因为质料很好，到现在还没穿破。看！现在就不行啦，这是我第二件寿袍，又快要穿破了，布料真一天比一天不耐穿。”

布贩走近了些，用那种生意经中专有的礼貌、哄骗的手段，去讨好母亲。同时又甜言蜜语地对老太婆说：“老太太！这里有一块零头，很好的，像从前的布那样扎实，正好让你那才出生的孙子做件衣裳。好嫂子，这块零头，是今天前村里的一位太太给她的儿子剪剩下来的，我卖她很便宜的价钱，一整匹都剪去了，还剩这一小块，随你给几个钱，我就送给你，作为恭喜你新生儿子的一点小礼物吧。”

布贩和和气气地一口气说完了以后，随即从包里拉出那块零头来，草绿底子，大红牡丹花。

老太婆喜欢地喊叫起来，因为她那朦朦的眼睛，还能看出布上的颜色，很清爽，很光彩的。母亲看了也欢喜，低头看看胸前正吃奶的孩子，赤裸裸的，只用块破布包着肚皮，这孩子长得很胖，很俊，三个孩子中要算他最好看了，样子很像他的父亲，若是穿上这块布做的衣裳，一定格外漂亮。所以母亲心里也有点想买的意思，于是她皱着眉问：“这块零头要多少钱？即便便宜，我也不敢说买得起，我们赚的钱，只够养活孩子们和这位老太婆，还要付租给地主，我们真买不起像有钱的人给他儿子买的这块布料。”

老太婆对着这块布也显露出惋惜的样子，女孩也跑过来，睁开闭着的眼睛盯着这块布看，只有男孩什么都不管还是吃着饭。男人懒洋洋地哼着歌，一点儿也不关心这块只够孩子做衣裳的零头布。

布贩轻声哄骗她们母女俩，把布料挨近婴孩的身体，但不敢靠得太近，唯恐他们不买，弄脏了布。用他三寸不烂的舌头说：“这样的布！这样的质料！这样的颜色！多少匹布从我手里卖出去，没有一匹有这样好的。要是我有个儿子的话，我一定留给他做，但是我只有个不会生的老婆，她没有给我生过一个孩子，我又为什么将这样好的布给她糟蹋呢？”

老太婆听布贩说他老婆不会生的时候，也替他感到同情，高声对他说：“可怜呀！你这样好的一个男人，竟然没有儿子，你为什么不再讨个小的，试试看怎样呢？我常常说，除非一个男人在发觉是他自己的毛病前，至少要试试三个女人……”

母亲没有留心他们的谈话，只坐在那里沉思不定，看着她的婴孩，心又软起来了，她相信，这个有金黄色嫩皮肤和红脸

蛋的孩子，要是穿上这块布做的衣裳，会愈发显得好看，所以她不免又接着问：“你最低价钱多少？多了我买不起。”

布贩说了一个不很贵的价钱，这价钱并不是能让她吓倒的价钱，母亲的心暗自激动了。她仰着头，板着脸，还了他一个半价，这些地方，大家都是这样还价的。可是，这也未免太少了，布贩赶快地抢回他的布，放在包里，装作要走的样子。她又想起她的婴孩，所以只好又加上一点，布贩走了又停，停了又走，不知经过多少次，末了才把布捆放在地上，同意了那个比他所想要的还低一点的价钱，母亲就起身到藏钱的泥土墙缝里去取钱。

男人还是一直坐在那里懒洋洋地哼着，时而大声，时而小声，又不时停下歌声喝口水，一点也不关心这桩买卖。但是布贩是个顶滑头的人，随时随地，千方百计地想做买卖。他故意地，又装作让人觉得他是不经意地拉出一块布料来，是野麻织成的，夏天穿上，真是凉爽，宝蓝的颜色，又清爽，又漂亮。布贩偷偷地看看男人，看他是不是注意到这块布，布贩带笑说：“我说呀！今年夏天你可会做件新长衫吗？若是还没有做，我这里有个布料。我敢赌咒，我的布料比镇上任何店里的价钱都便宜。”

男人懒懒地竖起头来，他那俊俏的面孔上浮着一种无奈的苦闷，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什么也买不起，我除了辛辛苦苦地做工，没有别的，我挣来的，只够养活我家里的人。”

布贩走遍各城各村，很能分辨出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表情。他一眼看见男人，就知道他是欢喜玩乐而不实际的

人，他带点可怜而同情地和他说：“我看得出你的日子是很困难，但要是你买件新长衫穿穿，那就会像灵丹一样，马上就可以得到快乐，你知道吗？最让人们快慰的事，莫过于穿件新的夏衫，配上你手指上那个闪亮的金戒指，再把头发擦得油润润的，我敢说，就连城里也找不出像你这样一个漂亮的人来。”

男人很高兴地听他讲着，有点怪怕羞地大声笑着，心想：“我自己为什么从来也没有穿过一件新长衫？将来恐怕也是没有希望穿的了。孩子一个挨一个的生出来，难道我将永远穿破衣服吗？”男人急着用手摸摸这块布料，老太婆也兴奋地说：“我的儿呀！这块布真好，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好的一块布，要是你一定想的话，就买这块好了。我好像记得你父亲也有一件这样的长衫，那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啊！不是，我们是在冬天结婚的。是呀！是冬天，结婚那天我还打了一个喷嚏，大家都笑我这个新娘在结婚的时候打喷嚏呢。”

男人很急很不客气地问：“一件要多少钱？”

布贩把价钱说出来的时候，母亲正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钱，一个个仔细地从头数到末了的一个，忽然听见男人在问价，惊慌地说：“我们不能再花钱了！”

母亲这样叫着，更坚定了男人的欲望，他顽强地说：“我一定要用这匹布剪一件长衫料，我欢喜，我知道我们还有三块钱。”

这三块钱是母亲的宝贝，是当她离开自己娘家，出嫁的那一天，她的亲娘亲手给她的私房钱，叫她不要给任何一个人知道，是专为自己备用的。这是她唯一的财产，从来没有想到要有一天会用掉它的。就连老太婆要死的时候，没有钱替她买

棺材，宁肯忍着饿，或是东借西凑的，也不肯用这三块钱。在她心里，常常想着这三块钱是他们的宝贝财产。要等到什么时候，万一他们的生活遇到艰难，或是兵乱、旱灾时，只要有这三块钱，就可以抵挡一阵不受饥挨饿。所以她叫道：“那笔钱，无论如何是不能用的！”

男人急忙地像只燕子，飞到墙缝里面，找出藏着的那三块钱来。母亲跟在后面抓住他就夺，但她哪能有他那样快，从来也不能像他那样快地闪开溜走，男人将她摔在一边，她倒在地上，手里还抱着孩子。男人连喊带跑地出来说：“给我剪一丈二尺，照老规矩加上一尺多放头。”

布贩子听了加快速度地剪了，赶快接了钱就跑了，虽然卖的价钱比他想要的少些，他也顾不得了，因为他还想赶快把剩下的卖掉。等母亲跑来的时候，布贩子已经跑远了，只剩男人站在树荫下，两手捧着新得发亮的蓝布。钱已经给布贩拿去了，老太婆为他们俩担着心，看见她的媳妇来了，赶快用她那沙哑的声音和她儿子说：“我的儿子，这蓝布真好看，也不贵，今年夏天，你可有了这件新蓝布长衫了！”男人又很凶地瞪着母亲，脸涨得又紫又红，带着气愤的勇气向她吼叫：“你做不做？不然我就拿钱叫别的女人做，并且还要告诉她们，说你不肯做。”

母亲气得说不出话，毫无声息地坐在矮凳上，脸色气得苍白，孩子吓得乱哭，她也不管。把婴孩放在地上躺着，顺手绕紧了拉松的发髻，喘了一会，又咽下一口气，背着男人的脸赌气说：“好！我做。”

母亲太爱面子了，要是把长衫给别人缝，她们就会知道这

次争吵是为了这件长衫,因为她们都听见争吵的声音,站在门口向这儿望呢。

从那天起,母亲按下这件事不想再提它。虽然这是块很好的料子,但在她用心裁缝的时候,一点儿乐趣也感觉不到。她冷冷地对着她的男人,两人简直像对头一样。她平常也不像其他的女人会在家里向男人唠叨些芝麻小事,或是村上发生的什么趣事。现在母亲对他格外冷淡,使他再也不会唱歌了,吃完了饭,就跑到大路旁边的茶店里去。在那些人群当中,他和他们坐下喝茶聊天,和他们赌钱赌到深夜。第二天他必定睡得很迟才起来,以往的时候,他要是这样偷懒,母亲就会很凶地骂他,一直骂到他起床为止。但是现在,她让他睡,独自一个人到田里做工,随他的便,只是对他冷淡,静默,再不理睬他了。虽然她自己心里悲伤,但也只好竭力勉强自己,忍耐着,决不肯低头。

长衫终于缝好了,缝了很久才缝好,因为母亲还有很多别的农活儿要干。男人试着穿在身上,她也不向他看看合不合适。男人又把戒指磨得闪闪金亮,再到厨房里,用菜油把头抹得亮亮的,然后就大摇大摆地到镇上去了。

虽然有人夸赞母亲的男人长得很俊,长衫也很漂亮,但是母亲的心里已不像往日的高兴,她也不同他们说些什么。当男人靠在家门口,她只顾弯着腰拿着把扫帚扫地,连头也不抬一下看看他,或是问问他的长衫长短如何,样子怎样。她往常连给他做双新鞋也要问来问去,但是现在,她的心寒得有些生气了。最后,还是男人自己感到愧疚不好意思地说:“你做的这件长衫,比任何一件都合身,简直同城里人的一样。”

母亲还是不向他看一眼，把扫帚靠在墙角上，走进屋里，拿出一卷棉花来，坐在那里开始纺线，因为为了做这件长衫，线都用完了。母亲很尖酸地向他说：“我看这样贵的布料做的衣裳，应该像皇帝的皇袍嘛！”

母亲还是不看他，于是男人自己又出门向镇上走去了。她还是不看他，但在男人没回头的时候，还是会偷偷看他一眼。她明知道这件长衫很合他的身，但是还是生着闷气和他作对，硬是不再看他一眼。

五

那一整天，母亲守候着男人回来。像这样的天气，水田里油绿的秧苗，在轻轻吹动的风里，在和暖的日光底下，轻松地摇摆着它们新长出来的稻秧子，并不需要到田里去照料。

所以母亲坐在柳荫下面纺线，老太婆坐在她的旁边，说这说那地说个不停，她一面说着，一面解开她的褂子，在太阳底下伸伸她那垂老没肉的臂膀子，觉得她的老骨头还很有力。孩子们也在太阳下赤着身子乱跑，母亲静默地坐着，用她很熟练的动作，将大拇指在舌头尖上沾湿了，拧着线锤，使它旋转，白色的纺线随即从棉花絮里拉了出来，紧紧地缠在上面。线纺够多了，就绕在一个竹子做的很光滑的线箍轱上。无论她做什么缝纫，都是用她自己纺的线，因为她纺的线很好，很结实，不会断。

太阳渐渐地又升到正午了，母亲放下了纺线，站起来，很冷漠地自言自语：“他为了去显耀那件蓝长衫，肚子一定饿了，怕他马上就要回来吃饭呢。”老母亲笑嘻嘻地回答她说：“是呀，肚子外面有了长衫做面子，总不能拿它当作饱肚子的里

子嘛！”

母亲用葫芦瓢在盛米的箩筐里舀了些米，用另一只手托住瓢底，不让一粒米撒出来，她又把米倒在另一个竹箩里，向着塘边走去，她走着，眼睛不时地望着镇上方向，但是看不见有蓝颜色的影子。她很小心地走到塘边，将竹箩放在水里，用她那双粗手搓来搓去，再把竹箩放在水里浸了又浸，一直看着米干净得发亮，像水淋湿的珠子一样为止。她回去时顺便在田里拔了一棵白菜，再丢一把草给拴在树下的水牛吃了以后，才回到家里。这个时候，男孩牵着女孩的手也从镇上那边回来了，她轻轻地问：“你们可有看见你们的父亲在镇上，还是在茶馆里，还是在谁家的门口？”

男孩抢着说：“今天早晨爸爸在茶馆里喝一会儿工夫的茶，我看见他穿蓝长衫，又新又漂亮，真好看。表叔听了他买的价钱，说他买得太贵了。”

“是呀！他真买贵了。”母亲说着，脸色又难看起来了。

女孩也顺着她哥哥的话说：“是呀，他穿的是蓝长衫，我也看见是蓝的。”母亲再不说什么了。

睡在摇篮里的孩子又大哭起来了，母亲走去抱起他来，解开衣裳，喂过他奶吃，然后又去煮饭去了。但是她还是对老太婆说：“老妈妈！转过身来向着街头坐，看见穿蓝长衫的人来了，就告诉我，我就好把饭摆在桌子上。”

“是的，女儿！”老太婆很欢喜地叫着。

饭煮好了，男人欢喜吃的又白又硬的饭煮好了，可是还是不见他回来。虽然把又脆又嫩，他最爱吃的糖醋白菜也做好了，可是仍不见他回来。

又等了一会，老太婆闻着饭香，快饿昏了，有点儿生气似的喊叫着：“不要再等我那个儿子吧，我的口水快从嘴里流出来了，肚子空得像鼓一样，他怎么还没有回来。”

母亲把老太婆的饭碗盛好饭给了她，又喂了孩子们的饭，只把最好的菜心留下给男人，其余的都让孩子们吃了，最后她才吃了一点儿。很难得的，母亲觉得今天饭吃得不像往常有滋味。还剩下很多饭，同盘里的白菜，她很小心地放在通风的地方，不让它坏了，晚上再热来给他吃，还是会一样的新鲜好吃。现在这才轮到给那圆胖脸、健壮的婴孩喂奶，吃饱了，就放在太阳荫头下睡，两个孩子在柳荫底下伸伸懒腰也睡了。老太婆在屋里不停打瞌睡，这样炎热的午后，整个的村子里，都沉睡在安静里。就连站着的牲畜，也不停地垂下它们懒洋洋的头打盹儿。

只有母亲没有睡，她又拿起线锤，坐在稻场西边的柳荫底下纺线，绕线。纺了一会，她再也不能安下心地纺下去了。从早晨到现在，她总是耐着性子搓着，转着，纺着。现在她也需要静一会儿了，她好像感觉有一种很怪异、很烦躁的冲动在她心里，她一想到男人还没回来吃中饭，就自怨自叹地说：“他一定又是到镇上赌钱去了，难不成还会有什么事发生？”

母亲不想就罢了，她愈想，就愈觉得她所想的不错。一会儿，表兄从邻家出来到田里做工去了。又一会儿，那个坐在树荫底下睡觉的老太太也醒了，她喊着问她：“你的男人今天是到什么地方去了？”

母亲故作平静地回答：“是呀，他有自己的事，到镇上去了。”表兄扛着锄头，拿着铲子，用很小的声音和她说：“早上我

看见他很高兴地穿着新蓝布长衫向镇上走去了。”

母亲依旧说：“是呀！”母亲到现在心里才能稍微平静一点。

自从表兄说男人到镇上去了，母亲又开始勤奋地纺线，想他一定是到镇上去玩个一天来故意气她的，好出出他肚子里的闷气。当然也是想显露他的新长衫和金亮的铜戒指，还有那抹了油的头发。母亲含着怒气想着想着，想到这儿，她气也又消了，再也激不起来，因为她心里的渴念和表兄说的话让她心里交织着又爱又恨，渴望她男人的思念也愈来愈深了。

母亲现在心里烦闷，不能好好休息。要是平常的时候，只要一有闲空，她很容易就睡着的。虽然她很健壮，但在她做事的时候，偶尔也会很沉地、甜蜜地打个瞌睡，但是今天她心里的烦闷，使她一点睡意也没有，她心里焦急地等候着，恐怕要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母亲等着，等着，看看街上还是空空的，没有她思念的男人的踪影。她耐不住地抱着孩子，扛着锄头到田里去了，她对老太婆说：“我到南面山边锄荞麦去了。”她走着，想着，觉得她还是不在家好些，做些苦差事，似乎可以把时光更快地混过去。

整个的下午，母亲在荞麦地里锄草，她用一块蓝花布手巾遮着头，锄头一上一下不停地锄着青嫩的荞麦。这不过是小小的一块贫瘠的麦田，连山边那块有水的田地，可以种稻子，就是他们所有的田产了，稻子比荞麦需要水，稻子是细粮，可以卖到较高的价钱。

太阳在一点没有遮蔽的田地里，无情地照在母亲的身上，

一会儿的工夫，她的衣裳汗湿透了，但她还是不肯休息。除了孩子哭着要吃奶，她才会坐在地上喂着孩子，顺带揩掉自己脸上的汗，她也不看别的，只定神看着阳光下灿烂的田野。孩子吃饱了，她仍旧把他放在地上，又锄起草来了。一直锄到她的全身疼痛，脑子发麻，才把田锄好，只剩锄下的杂草晒在酷热的太阳底下。太阳渐渐沉落到田边去了，山谷突然沉浸在日落的阴暗里，母亲站起来用衣襟擦擦脸上的汗，自言自语地说：“他一定回来在家里等着了，我得赶回去煮饭。”她从松软的田地上拾起孩子，抱着快快走回家去。

但是男人还是不在家，当母亲朝家里走回去的时候，看不见他在家里。老太婆眼睛向着田里看，两个孩子站在台阶上很可怜地等着，看见母亲来了，他们快活地大声叫起来，母亲心里很烦乱的问他们：“你们的爸爸还没有回来吗？”

男孩闹着说：“还没有回来，我们饿死了。”女孩用手挡着刺眼的夕阳坐在那里，闭着眼睛，也用她那孩子气的话，学着他哥哥说：“再不回来，我们要饿死了。”老母亲一跛一跛地走到门外，问表兄说：“你可曾看见我的儿子在哪里没有？”

母亲忽然不耐烦地叫起来：“老妈妈！随他便吧，不要嚷嚷告诉所有的人他没有回来。”

老太婆回头偷望了母亲一眼，伤心地说：“好！可是他沒有回来怎么办呢！”

母亲不再说什么，去盛些冷饭给孩子们吃，烧点开水，泡一碗饭给老太婆吃。找点剩饭喂了狗以后，她抱着孩子向着街边的茶馆里走去，现在外面只剩了几个人，路上也只要一两个星星散散的人，做完工走向各自的家里去。她想，假若男人

还在茶馆里的话，必定是同着许多人坐在靠街的桌子旁，看着来往的过路客人，听听他们谈论些什么，因为他是耐不惯寂寞的，要是有人赌钱，他也一定会加入。她远远地向里张望，不但看不见那穿着新蓝布长衫的影子，也听不见赌桌上的热闹声。于是她走进门口再一瞧，他果然不在那里。只看见茶馆老板，晚饭后，靠在炉子的墙边休息着。他的脸上好像浮着几天都没洗过的黑烟油垢，因为他觉得干这烟霾的生意，洗再干净也没有多大用处，一会儿又要变黑的，所以他就索性不洗。

母亲问他说：“你可看见我孩子们的父亲没有？”

茶馆老板用黑指甲剔了剔牙，啜过指甲以后，懒懒地回答她说：“他早晨穿了件新蓝麻布长衫在这里坐了一会儿，就到镇上去了。”他又带着微笑柔声向她说：“怎么？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好嫂子？”

“没事儿！没有什么！”母亲急着回答说，“他到镇上有事，所以迟了，我想，或许他会在镇上过夜，明天才回来呢！”

“什么事？”老板好管闲事似的突然追问一句。

“我一个女人家，怎么能够知道？”她说着就赶紧转身走开了。

她在回家的路上，同样地应答着追问她的邻居们，但是她的心里似乎已有了什么不安。回到家里，赶快去摸摸土墙缝里的东西，已经空无所有了。她明明记得那个宝贝盒里还藏了一些铜板，还有少许几个银角子。因为前两天，男人去卖稻秆的时候，很幸运地卖到较高的价钱，他把这些钱带回来，她就从他手里拿过来数好了摆进墙洞里的盒里，可是现在没有了。

母亲现在确定知道她男人是走了，她在一阵晕眩里知道他确实是走了。她茫然不作一声地坐在地上，抱着孩子，不自主地摇来摇去。他是走了！只剩下她，带着三个孩子，还有一个老太婆，他真是走了！

小婴孩忽然哭闹起来了，她毫不自觉地将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那两个孩子也进来了，女孩揉着眼睛哭，老太婆扶着拐杖走了进来，说了又说：“奇怪，我儿子到哪里去了？媳妇呀！我的儿子可说过他要到哪里去吗？真是件怪事，到底他到哪里去了？”

母亲从地上站起来对她说：“老妈妈，没事儿！他明天就会回来的，你去睡吧，他明天就会回来了。”

老母亲这才很安慰地应着她说：“啊！是啊，没事儿，他明天就回来了。”说着就摸索着回到那昏暗的房里，到她自己的铺上睡去了。

母亲在院子里给两个孩子洗洗干净，这已成了她夏天晚上的习惯，一定要在睡觉前把孩子们洗干净。她在每个孩子身上浇一瓢水，一面浇着，一面用她那双粗手掌搓着他们的嫩皮肉。她也不去听两个孩子说什么，也不留心女孩哭叫着眼睛痛。只有男孩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奇怪他的父亲怎么没有回来，他问：“爸爸今天晚上睡在哪里？”母亲突然像才从昏迷里醒来一样，回答他说：“没事儿，爸在镇上，明天或是后天就会回来了。”她说说着，怒火勃然兴起，一肚子火地说道：“什么时候那点钱花光了，什么时候他就会回来的。”怒火越说越旺，她刻薄地又说：“那件新蓝布长衫穿脏了，要叫我洗的时候，他就要回来了，一定的！”

母亲想想也多少有点安慰，因为每当她向男人发过怒，而且越是凶狠地对待他，他男人就会格外地想亲近她。所以她一直存心气着，不让气消掉。她把牲畜牵进房里，把门拴起来了，自言自语地说：“要是他回来敲门，要是今晚敲门的时候，我一定要假装睡着绝不理会他！”

然而在这夏日里的暑热下，在黑漆漆的夜里，母亲静悄悄地在房里，她的怒气也渐渐地消失了。因为她开始害怕起来了，要是他真不回来，那将怎么办呢？一个孤零零的女人，还这么年轻！床上空出了许多，今晚可以不必留意了，尽可以任意地把四肢都伸开，因为他走了。突然间，她又很激情地想念着她的男人，想到过去的六个年头里，她一晚也不曾离开过他男人的身边。白天同他呕气是有的，但是一到了晚上，睡在他身边的时候，她会忘记了他的懒惰，忘记了他的孩子气，她会想起他是个俊美的男人。他不像别的男人，言语粗俗，满嘴臭味。他真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一口的牙像米粒一样的白。她一个人睡在那儿，思念着他，所有的怒气，一齐又消散无影了，只留下热情的想念。

一整夜熬过去了，母亲因为昨晚一夜失眠，早晨懒懒地起身。男人还是没有回来，她的心不免又火了起来。她把牲畜牵了出去，叫老太婆和孩子们吃了饭，她几次硬着心，自言自语地：“他钱花光就会回来的！顶好，我晓得他就快回来了。”

男孩睁眼望着空床，很惊奇地问：“我爸爸到底在哪里？”母亲很凶地大声说：“我已经说了，他出去一两天就会回来的，随便哪个在街上问你，你就照这样回答。”

那天，孩子们照旧出去玩，但是母亲没有到田里去做工，

她把板凳放在可以望见村子那唯一一条路的方向，坐在那里纺线，一边应付着老母亲的闲话。她想：若是有个穿蓝衣裳的人走来，一定离着很远就可以看得清楚。所以她每次在线锤上绕线的时候，她一定要朝路上偷瞄一眼。她脑子里替他算算他拿走多少钱，也替他算算能够撑多少天，她算了一下，大概只够他六七天花的。除非他有好手气能在赌桌上赢来一些，使他在镇上没有回来以前，可以多支持些天。上午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母亲实在再也应付不了老太婆的闲话，但是她还是忍耐着，为的是希望能看见她的男人回来。

孩子们在晌午时回来了，饿着肚子，男孩在厨房桌上找到那盘留给爸的白菜，他向母亲要着吃，母亲不肯，他还是闹着向母亲要，母亲打了他几下，对他说：“不能给你吃，这是为你爸爸留的，要是他今天晚上回来，他一定很饿，会将这些都吃光的。”

宁静的下午，又慢慢地过去了，男人还是没有回来。太阳照旧地落下去，大地一片金黄，山谷中只显着片刻的余晖，一会儿就又黑暗下来了。母亲不再不许他们吃菜了，她把菜放在孩子们前面说：“随你们吃吧，留到明天就要坏了，谁知道他会不会……”她没有说完，就挟些菜心给老太婆，说：“吃吧！他明天回来，我再给他做新的。”

“他明天真的回来吗？”老太婆接口问道，母亲忧愁地回答说：“是呀！恐怕明天是会……。”

昨天夜里，她睡在床上，又难过又害怕。今天夜里，她心里很明白地在想，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了。

虽然母亲明明已经晓得男人恐怕是不会回来了，但是她

还抱着一丝丝希望，希望他的钱在这几天花光。可是一天一天地过去，在这几天中间，她每天都觉得男人会突然在今天回来似的。母亲并不是一个闲来无事，会在村子里同别的女人串门子嚼舌头的女人。但是现在因为她男人的缘故，村子里一个接一个，差不多有十几个女人来看她，打听她男人的消息。她们都说：“我们在这村子里都是一家人，都是同他有亲戚关系的人呢！”母亲不得已用脑筋想了一想，忽然很得意地编了一个故事，很勇敢、很骄傲地对她们说：“他有一个朋友，住在很远的一个大城镇里，那朋友告诉孩子他爹，那边有个很好的差事，工钱又多，所以他可不必再种田来养活我们了。要是这件事他不合适，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要是这件事他做得很好的话，他的主人什么时候给他休假，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她不慌不忙地说着，像真有这么回事的一样，老太婆很惊讶地问道：“那你为什么不肯把这件好事早告诉我？要知道我是他的妈呀！”

母亲只好继续又往下哄着说：“老妈妈，是他不叫我说出来的，他知道你的舌头像八哥鸟一样会说，藏不住一句话。你在街上会对着那些人乱说，慢慢地大家造出的谣言会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还要多，他还说他不欢喜这样，他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尽管老太婆张着瘪塌的嘴，扶着拐杖，看着她媳妇的脸小声问道：“他真是这样说的吗？”又很难过的说：“我实在是太爱说话了，但是我的舌头，不会真的像八哥鸟一样吧！”

母亲愈说愈多，好像完全都是真的事儿一样。

有一个女人，常常走母亲的门口过，就是那个寡妇，她住在他大哥的家里，也没有一个孩子。她一天到晚无所事事，除了绣鞋上的花外，就坐在那里想每天听见的每一件新鲜事。她思考着这个男人走了的事，觉得很奇怪。一天，她忽然想到了一件事，马上用她那双小脚很快地跑到母亲那里，诡异地问她：“这村里好久没有信过来了，我也没有听说有你男人的信来。”

因为寡妇已经先前偷偷地跑到这村子里唯一写信的先生那里问：“可曾看见有李老三儿子李大的信吗？”其实，这个人也只能写和读几句一般平常的信件，借此糊口而已。

当写信先生说不曾看见的时候，寡妇又向他说：“他女人说的，前几天有信来。”

写信先生反而起了妒嫉心，唯恐他们把信拿到别的村子里，找别的先生读去了，抢了他的生意，他很反感地说：“我知道得很清楚，没有信来的，也没有任何人来我这里，叫我读信，叫我写信，或是买邮票贴在信上，我是村里唯一有邮票的人，已经有二十多天了，我没有看见有一个邮差到我这里来过。”

寡妇得知这些怪事后，她到处宣传，说李大的女人扯谎，并没有信来，他的男人丢了她跑了，也许就是因为那件新衣裳闹的吧。因为全村的人都听说过他们俩吵架的事，又听他们的孩子说，那男人把他的女人打了。

这些谣言慢慢漏到母亲耳朵里的时候，她大着胆子告诉大家，那次吵架是为着别的事情。关于信的事，并不是没有写信，而是那边来的布贩子，有带来口信说的。

母亲这样编说，又稳当，又妥帖，尤其是老太婆愈来愈相

信了。所以她常常在人面前大声地说她的儿子马上要成为有钱的人了。母亲的脸色总装着平静无事的样子，她不会像别的女人被她们的丈夫丢了那样的沮丧哭泣，因为她好面子，怕丢脸。慢慢大家也都觉得母亲说的是事实，那寡妇的谣传，也就此平息了。只有在绣花的时候，她还是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等着瞧，到时候，看那男人会不会寄信或是寄钱回来，他自己是不是会再回到家里来。”

村子里这场小紊乱也就停止了，他们的思想都又转向别的新事儿，把母亲和她编造出来的一切话，又忘得干干净净了。

母亲只好死了心，也下定决心，过她自己的日子。然而希望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都破灭了，男人还是没有回来。转眼又到稻子收割的时候了，稻穗变得金黄，沉重地挂在田里等待着收割，但是他还是没有回来。除了表兄在他自己的稻子收割完了，一捆一捆地晒好以后，会来帮她两天外，其余的时候，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把稻子割了，捆成捆子。她很感激表兄，同时也有点怕他，因为他是个不多话的人，他的话又直率又简单，会令她很难不老实地回答。在他帮忙割稻的时候，对母亲说：“若是到收租的时候，他还不回来，我会再来帮你，因为新收租的管事是个狡猾、奸诈的人，像你独自一个女人，更难对付他的。”

母亲从心里感谢他的帮助，因为她也晓得一点这个管事是怎样的人。管事去年已经来过了我们这几个村子，城里人不管是做事，还是说话，都是没有良心的。

日子又一天一天地过去，男人已经出去快一个月了。母

亲还是黎明就起来，在孩子们同老太婆还睡着的时候，先把饭煮好了，留在锅里等他们起来吃，她自己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把弯镰刀，到田里去工作了。孩子现在已经大了些，可以把他放在地上，随便他爬着玩，抓了泥土往嘴里塞着吃，他吃着吐着，吐了再吃，脸上糊满了吐了吃的泥巴。但是任凭孩子怎样玩，母亲也没有闲工夫去管了，因为现在她一个人必须要做两个人的活儿。孩子哭了，也只好任凭他哭，一直等到她自己也疲倦了，才会坐在地上歇息一下，拉出奶头来，塞进孩子的泥嘴里，让他吮吸着，她连擦干净孩子弄泥了的奶头也没有那多余的力气了。

母亲一把一把地把稻子捆起来，堆在那里。捡拾稻穗的人，像叫花子一样的跨到她田里来，瞧瞧有没有剩下来的稻穗可拾。母亲满脸的汗水和泥灰，成了个大黑脸，她很凶悍地骂他们：“你们连我这没有男人帮助的，一个女人田里的稻穗也要拾吗？你们这些叫花子，该死的毛贼，要晓得我比你们还要苦呀！”她很凶悍地骂着这些叫花子，骂他们的娘怎会养出像这种儿子，他们被骂得惊慌难受，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他们实在忍受不了她那辱骂。

母亲又一捆一捆地把稻穗背到稻场上去打，把水牛轭在大石滚上碾稻谷。她就在这还是暑气逼人的秋天，勉强自己赶着水牛工作。稻子打完了，再把稻秆堆起来，把稻谷在风里筛来筛去。

现在母亲也勉强着男孩一起做些轻小的工作。但是只要他偶一偷懒，她就会很失望又痛心地责骂他。她不会堆稻秆堆，因为这向来是男人欢喜做的，他一点也不费事就堆好了，

而且堆得很有样，很干净，顶上还糊着一层平滑的泥土。所以今天母亲只好请表兄来教她怎样堆，要是男人在这一两年还不回来的话，她从今以后就要同男孩两个一起做了。表兄来了，跨上稻秆堆，教她堆稻秆的方法，她在下面留意瞧着他做，把一捆一捆的稻秆丢上去，等堆好了，这季稻子就算收成完了。

母亲因为心里烦闷，操劳过度，一天一天地瘦下去，现在身上只剩下皮包骨，皮肤晒得又黑又粗，脸上只有嘴唇上还留点红色。但她的奶水还是很多，有些女人吃饭，是专为她们自己长胖，不是为孩子的，但是这个女人，是专为孩子，尽自己做母亲的天职，毫无保留地摧残着自己的身子，只为孩子的需要而尽可能地牺牲。

交租给地主的时候到了。这村子和四邻所有田地的地主，从来没有亲自来收过租，从他的祖先起，他们都是很享福地住在远远的大城镇里，只差遣他收租的管事来收。今年换了一个新管事，因为老管事已经做了二十年，现在手里也已经富足有余，在去年就辞职休养了。新的管事来了，到每个农家去收租，母亲将粮食堆在稻场上，等着，不一会，管事果然来了。

他是个城里人，高高个子，从头到脚一看，就可以看出他是很文雅的人，身上穿着灰绸长衫，脚上穿着皮鞋，他那双大而柔软的手掌，习惯地摸着光滑的下巴，他每走一步，就有一股香气从他身上散布出来。当他喊着“当家的在哪里？”的时候，母亲向后退了几步，让老母亲出来同他讲话，老太婆说：“我的儿子到城里做事去了，只留下我们母女俩在家种田。”

母亲叫孩子去喊表兄来，她自己静静地等着。端碗茶给他喝，除了几句客气话外，也不说什么。同时她觉得管事的眼睛一直望着她那赤着的脚和她的脸。表兄来了，帮她量着粮食。她依然站在旁边，也量了一份给管事算作敬奉他的。她很高兴，也不上前去看看多少，因为她知道表兄是个诚实忠厚的人。但是母亲觉得把她辛苦所收的粮食拿来敬奉那城里油滑的管事，未免使她寒心，也使所有乡下庄稼人寒心。他们丝毫不知道农人们的辛苦，居然在给田租之外，还要给他一份，不然就会吃他的暗亏。农人们有时还要多给他两只鸡，一斗米，一些鸡蛋或银钱来酬报他。

还有比这些更过分的事，就是在交租了以后，村里的农人，还要合请管事一桌筵席，每个农家都要预备一盘好菜。在这样的年头，母亲还是宰了一只鸡，慢慢地小心炖煮，很久才炖好，完整的一只鸡，皮一点也没破，可是肉很嫩，很烂，只要筷子一碰，肉就同骨头分开了。鸡的美味和香气，实在使孩子们馋得受不住，她在厨房里炖了几个时辰，孩子们也都跟到厨房里去打转，不停地咽唾沫，男孩喊着说：“我希望这只鸡给我们自己吃，希望有一天我们自己人能吃一整只鸡。”

母亲很痛心地回答说：“这种菜，除了有钱的人以外，谁配吃呀！”

筵席散了，她走到杯盘狼藉的桌子旁边，在鸡盘里夹出一根剩下来的骨头，上面连了一小块皮，一些肉，给她的男孩啃啃，她说：“我儿呀！你赶快长大，就可以同他们一桌上吃了。”

男孩无知地问：“你想我爸爸肯让我去吃吗？”

母亲格外痛心地回答说：“要是他不在家的时候，你当然

是可以替他去吃的。”

又来到秋末的时候了，孩子们差不多早已忘记他们的身边还曾睡过的父亲，他们已习惯只有他们和母亲了。就连老太婆也不常提起她儿子的事。因为秋天的凉风，吹得她的骨头疼痛，她的一天，只忙着到处找那没有风，又有太阳光的底下去取暖。她从早到晚地埋怨着风吹个不停，奇怪怎么会觉得太阳光一年比一年地冷呢？

现在，男孩每天也开始做些轻松的事了，觉得是他每天应尽的责任，不能偷懒的。逢到没有事做的时候，就牵着水牛到山上吃草，自己骑在牛背上，或是斜靠在坟头旁边，在草丛里捉蟋蟀，用草秆编蟋蟀笼子。到了晚上，赶牛回家的时候，把蟋蟀笼挂在门口，笼里的蟋蟀唧唧地叫，小弟弟和小妹妹听见，都高兴得很。

山上的野草，很快地又变了枯黄色，夏天里盛开的野花，都已结了种子。经验告诉他们，冬天将又快到了。小路两旁，开满着秋天的紫野菊。这正是砍柴的时候到了，孩子和母亲一同拿着镰刀去砍柴草，母亲砍着，儿子捆着，满山都布满一个个移动的蓝点子，这些全都是和他们一样的砍草人。到了晚上，太阳落山，晚风带着寒意从山顶吹下来的时候，男男女女，都扛着扁担，两头各担着两捆干草，沿着小路回家去了，母亲也是这样，男孩子担了两捆较小的。

母亲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抱住孩子，让他吮着她那垂累膨胀的奶，孩子像饿狼似的吮吸着，因为在白天他只能喝点稀饭汤。老太婆在这清冷的冬天，太阳一落山，就早早钻进被窝里去了，女孩在微暗的亮光里摸索着路，走到门外，对着黑暗

里细弱的光睁着眼睛，心里有点害怕，坐在门槛上，低声哭着，迎接她做工的哥哥回来。

秋天慢慢过去了，田里又要准备种麦子，母亲教孩子怎样播种，注意着风向挥动手势，不要使一边太密，一边太疏。冬天真的来到了，麦田冻得发硬，所以麦子才发出一点儿芽头来。母亲从床底下拖出冬天的棉衣来，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准备着穿。整个夏天和秋天，母亲因为做的都是粗活儿，她那皮包骨头的手指上，裂了好些伤口，虽然看起来手的模样没有怎么变，但是干燥得僵硬，就是棉布衣裳拿在手里，也感觉着刺刺的痛和不听使唤。

母亲依然有做不完的事，她坐在向南没有风的门口做活。天气实在有些冷了，所以她要先整理好老太婆的棉衣。她叫老太婆在床上躺一两天，脱下那件红寿袍，把夏天从里面拿出来棉花再铺回去，老太婆很乐意蜷睡在床上说：“媳妇！你想我还能穿破这件红寿袍吗？每当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还能活下去，可是冬天一来，我就觉得每天吃的饭，连暖和我的身子都不够。”

母亲不在意地回答说：“噢！我说你一定还要活很久呢！老妈妈，我从没有看见过像你这样年纪的老太太还能有你这样好的身子，别的人像你这样大的年纪早就死了，你仍然还很健康地活着。”

老太婆满心欢喜地连咳带笑地说：“我知道，我这个老骨头真能活！”她满足地躺在床铺上，等着暖和的红寿袍缝好了才能起来。

母亲再开始补孩子们的衣服，孩子们在这一年又长大了

许多,女孩的棉衣要给小婴孩穿才合适,今年她必须再做三件新衣裳才可以过得去,这难为又来了,还不知道该给男孩穿什么才好。家里只剩下她男人的一套补丁棉袄,已经穿过三冬的破衣裳,这件棉袄从袖子补到领子,这是因为有一天,男人向家里的老牛发脾气,牛挣断了鼻上的拴绳,用牛角抵破的。

母亲舍不得改小了它,她翻过来调过去看,犹疑着,心痛地不忍剪它,她自言自语地说:“要是他回来怎么办呢?我还是不能改小。”

但是男孩身上没得穿的了,在清冷的早晨和晚上简直冻得发抖,最后,她咬紧牙关,下定决心忍痛才改短了给男孩穿。她在心里安慰着自己说:“若是他回来了,我把米卖掉,给他做套新的,假若他真的在过年的时候回来,他会很高兴穿他的新衣裳。”

冬天一天天地过着,母亲总以为她的男人在过年的时候一定可以回来。出外的男子们,只要没有死掉,没有沦为叫花子,到了过年的时候,总是会回来的,自然,母亲的男人也不会例外。所以无论谁问她,她就一直说:“过年的时候,他一定回来吃年夜饭的。”老太婆一天也不知要说上几遍:“我的儿子过年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就连孩子们也盼望着他们的父亲回来。

好管闲事的长舌寡妇,缝着她每年过年穿的新鞋的时候,也常带妒意笑着向母亲说:“真奇怪,你的男人没有信来?我知道这村里很久没有信来啦!这是那写信的先生告诉我的。”

母亲故作镇静对她说:“已经有好几回传话来啦!我男人同我都一样舍不得为着写信花钱,他也不愿请人代写,也不知

道要说的话，是不是全照着写上了，还是有什么遗漏，他更不喜欢把他的事儿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我反而高兴他不写信来。”

这样一来，寡妇又哑口无言了。但是母亲还是把男人会在过年的时候回来的消息告诉了她，这件事说得像真的一样，寡妇也不得不信以为真了。离过年的时候愈来愈近了，全村里的农户，家家都忙着，母亲也同样地忙进忙出，她不只忙着为孩子们做新鞋，洗衣服，为婴孩做帽子，她也为她男人忙着。她装了满满的两篓米，挑到城里去卖，她卖的价钱要比往日男人卖的价钱稍微少些，但是一个女人能独自这样做生意已经够好的了。她拿卖米的钱，买了一对红蜡烛，两股子香，供在财神爷的面前。她又买了些吉祥的神符，贴在家里的用具上，种田的农具上，又买些猪肉回来做腌肉，买些京糖做甜年糕。末了，把剩下来的钱拿到布店里买了两丈蓝棉布，又到一家纺棉花店里，买了五斤弹好的新棉花。

母亲好像认定她男人一定会在过年的时候回来的，所以她细心地剪裁了一套新棉袄和棉裤的面子，忍着伤心，很耐心地为她男人做了一件棉袄、一条棉裤。把里子的棉花铺得又平又软，她急着赶快要把最后一个钮扣做好，把衣服藏起来，专为等着他回来穿。对母亲而言，她自己也觉得这套新衣裳有她内心催促他快些回来的含义。

新年的那天早晨，他们全家穿着新衣裳，连孩子们都怕把新衣裳弄脏了，老太婆也唯恐饭汤流到衣襟上。大年初一整一整一上午，男人还是没有回来。母亲还是装出很安稳的样子微笑着说：“还有一整天呢！天黑以前，他一定会回来的。”村

子里许多和男人要好的朋友们，以为他已经回来了，都来给他拜年。母亲忙着给他们倒茶，拿点心，并且对他们说：“他说了今天一定要回来的！也许他主人不肯给他这样长的假让他回来这么远的家里也不一定，听他说他的主人很欢喜他，样样事都得依托他呢！”

第二天，村子里女人们来看她的时候，她还是照样地把昨天的话又说了一遍。她好像平安无事一样，微笑着说道：“就是他不出来，我肯定他很快也会有信写来了，告诉我他为什么不能回来。”聊着聊着她们又聊到别的事上去了。

又过了一阵子，母亲还是很自在地说来说去，连老太婆同孩子们都相信了，相信她说的全部话。

但是到了夜深人静时，母亲只有自己暗暗地伤心，哭泣。为了他的男人离开她走了不回来哭泣，为自己受别人的羞辱哭泣，更为了她还是女人，一家生活的担子压在她的肩上哭泣。

有一天，母亲坐在那里想，要有一个什么法子，才能掩饰自己的羞辱。她想到她为他花了多少钱，给他做新衣裳，但是他没回来。她做了糕饼，买了香烛，放在神前为他祈祷，他还是没有回来。她又想起那寡妇给她难堪的丑脸和别人鬼鬼祟祟讥讽她的闲话，就连那老实的表兄，也掺和他们一起了，但是他男人还是没有回来。这一切的原因，使她必须要想出一个好法子，能挣回自己受羞辱的面子来。

母亲擦干眼泪，法子终于想出来了，她把家里仅剩下的米，同稻秆一起担到街上去卖，卖了以后，就拿洋钱去换了一张钞票。再走到另一个村子里，靠近城隍庙旁边的一个不认

识的写信先生那儿，要请他写封信。她坐在旁边的矮凳上，对先生说：“我有一封信，请照着我说的话代我写，这信是我的一个表兄叫我替他写回家的，因为他在远地做工，现在病在床上，不能回来了。”

老先生拿出他的眼镜来，思索了一会儿，又看了看过路的人，才抽出一张白纸出来，润湿了笔尖，又在砚台里磨满了墨，对母亲说：“你说吧！不过先要把你兄弟女人的姓名，她的住址，和你的名字告诉我。”

母亲对他说：“他是我的表兄，叫我替他写这封信给他家的女人，我才从他做事的那城里回来，我的姓名写不写倒没有什么关系。”于是母亲把他男人的姓名告诉先生当作是他表兄的名字，再把她做小姑娘的时候印象里离娘家不远的的一个城镇告诉先生，作为她表兄做工的住址，也把她自己的姓名同住的村子告诉了先生：“我在这里努力地做工，差事很好，我的主人很爱护我，吃得也很好，我的工作就是替他拿拿烟，倒倒茶，跑跑腿替他送送信这些事。除了每天管三餐饭外，每月还有三块钱工钱，我已经攒了十块钱，预备调张钞票寄给你，给老妈妈、你和孩子用的。”

她坐在那里等，老先生慢慢地写着，写了很久才写好，又问她说：“还有别的要写的话吗？”

母亲说还有：“过年的时候，我不能回来的原因，是我的主人很欢喜我，不愿意叫我离开他，我想明年或者可以回来，万一还不能的时候，我必定一年一次的把我努力省下来的钱寄给你。”

老先生写着，她又想到还有一件事要写：“告诉我的老媽

妈,当我回家的时候,我一定在城里给她买件最好质料的红布,替她做件新的红寿袍。”信写完了,老先生在信尾写上男人的名字,封了信口,在信封上写了收信人的姓名住址,贴上用口水沾湿的邮票,并且告诉母亲会替她寄。母亲付了钱,就出城回家去了。这就是她在那天独自一个人坐在那儿擦干眼泪后筹划的。

六

过了七八天，一个邮差，背着邮包走到这村上来。邮差是这几年才有的新鲜事，以前从没有过的。对这村子里的乡亲来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可思议的事，可是，母亲的信居然就在这时送到了。送信的邮差手里拿着信，眼睛盯住母亲，问说：“你就是李家太太吗？”

母亲心里知道信来了，说：“我就是！”邮差又说：“这封是你的信，一定是你男人寄来的，不管他在哪里信是一定会寄到的，他的名字写在上面，你一看就知道了。”说了以后，就将信交给了母亲。

母亲勉强着自己，大声欢呼，假装很高兴的模样对老太婆说：“你儿子有信寄来了。”同时又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有信来了。”他们都等不及要看信里讲些什么，所以母亲急忙洗了澡，换上干净衣裳，梳了梳头发，马上找人去看信。这个时候，母亲听见老太婆大声对表嫂说：“我的儿子来信了！”说话的时候，欢喜得要命，笑的时候，又会咳嗽，但是她还是不肯停止她的欢笑。表嫂看见这种情形，觉得她这样兴奋，怕会伤了

她的老骨头，心里有些为她担心，所以赶快跑过去替她捶背，并且很关心地说：“好妈妈，保重身子要紧，不要咳伤了你自己！”母亲从房里出来，打扮得干干净净，脸上浮着笑容，表嫂正替老太婆捶着背，对母亲说：“老妈妈听说儿子有信来了，欢喜得连气都喘不上来。”母亲脸上格外露出笑容，应声说道：“信在这儿呢！”她拿出这封信，像是故意要显给别人看似的。

母亲向镇上走去，后面跟了许多人，男孩也紧跟在后面，女孩依在哥哥的身边拽紧着他的衣襟，男孩逢人便告诉说他爸爸有信来了。好在现在是冬天，田里没有什么事可做，这些闲着无聊的男男女女，都跟着她走，一直跟到写信老先生那里，一下子把屋子挤满了，这真是村子里的大事呀！

老先生问明白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事以后才放下心来，他把信接过去，打开默念了一遍，又翻来翻去地凝视着。末了，很庄重地对母亲说：“这是你丈夫写给你的。”

母亲说：“我也是这么想，是他写来的。”挤在大伙当中的长舌寡妇插嘴说：“我的老好先生呀！不是她的男人，还会有什么别的男人不成？”于是大伙高声哄笑起来。

老先生开始念信给她听，一句一句念得很慢，现在大伙也都静静地听，母亲和孩子们更特别留心。老先生每读一句，必定停一会，替她仔仔细细地解释信里面的意思，讲的有些话和信上写的有点不同，想是他想卖弄他自己的学识。母亲留心听着，就好像不曾知道信里的事一样。老先生每念一个字，母亲都要点一个头，他念到关于寄钱的事的时候，便提高了喉咙，清清楚楚地念这件重要的事。大伙张着嘴巴抢着说：“钱是放在信里寄来的吗？”母亲点点头，张开手，给大伙看看她用

自己洋钱换来的钞票。然后又给老先生瞧瞧，老先生很恭敬地说：“不错，这上面印的是‘拾’字，这钞票是值十块大洋的。”

大伙们都又稀奇地来瞧瞧，看见钞票上有一个肥胖、满脸胡髭的将军，长舌寡妇很奇怪地大声叫着说：“好嫂子，怎么你的男人变了样子？”她还以为钞票上的人是她男人的相片呢，大伙都不很清楚，只有女人自己知道，所以她说：“我当然知道这不是我的男人。”写信的老先生猜着说：“那这一定是他的东家。”于是大伙又哄来看看，都说他东家是个有钱又有福的人。

大伙这才静下来疑惑着，妒嫉着母亲，看她把那张宝贝似的钞票，折好放在手心里紧紧地攥着。

信念完了，老先生按着信上的折痕把信折好，很庄重地对母亲说：“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女人，村上拢总女人的男人们，不是个个都能到城里去找到好差事的，即或有，也不能像你的男人把工钱省着寄回家来，我听说城里很花钱的呀！”

大伙又跟着母亲回到村子里来，他们羡慕得要命，母亲自己也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孩子们也像沾了点荣耀似的跟在她后面。母亲回到家里，将一切的事告诉老母亲，最使老母亲开心的事，莫过于讲到她的儿子要给她买新红寿袍的事了。她用颤抖、嘶哑的喉咙大声说：“这真是我的儿子呢！我就说嘛，没有一个人能像我儿子的！我知道城里的布料一定是最好的。”然而又沉重地望着母亲说：“是呀！女儿呀，要是真能像他说的那样好就好了，我怕在我死以前都穿不坏它，那就是我最后的一件红寿袍啦！”

男孩看见祖母的样子，很孝顺地说：“祖母，不会的，你已经穿破了两件，这件一定也会穿破的。”

老婆婆觉得很称心,因为她听见孙子说的调皮话,怪聪明的。就向母亲说:“女儿,你真有本事,你能记得他信里所说的每一句话,简直像你念的一样。”

母亲泰然地回答说:“是呀,每个字我都记得。”说完,自己回到房里,躲在门后面,偷偷地流着眼泪。她觉得这封信和十块钱的钞票,正是焚烧她自己自尊心的灰烬。当她孤单单地感到寂寞的时候,信和钞票是值不得什么的,在那里面,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情意和安慰。

母亲仍然每天好好地做工,但从此以后,这村子里再没有人敢藐视她了,或是嘲讽她是被她丈夫抛弃的女人。这个巧思,确实对她帮助很大,但也无端引来一些无赖,要硬着心肠去对付。自从大家知道她有钞票和她每年会有钱从她丈夫那寄来的消息后,有些人私下向她借钱,如那个写信老先生啦,几个游手好闲的男人也差他们的女人来借啦,母亲都很坚决地推辞了。虽然有些人还有点亲戚关系,或是姓李的本家,但是母亲都很委婉地推掉了。对他们说这钱是预备还债的,或是说已经因为什么事用掉了。还有些人在门口闲聊着,一看见母亲,都会提高嗓门给她打招呼,故意在她面前说话讨好。女人们谈着现在的布又贵了,针线也涨价了,绣一只鞋上的花儿,要好几绞丝线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围着母亲说:“好嫂子,像你这个人真是福气,一个小钱真不在你眼皮底下呢,你的男人在外边挣这么多钱,寄回来给你,比在那穷地里所挣的多多了。”有时候,一些男人也会无聊的说:“一个有钱的女人在这村里住着,万一有强盗来就糟了,强盗专会找富的抢,苍蝇专找甜的叮,不是吗?”

从此以后，母亲每天都为这张钞票烦恼，不单单是为着一些人的闲话，也不单单是因为村里人们常求她要看一看，而是因为她自己觉得钞票比起大洋还是不实在的。母亲渐渐烦恼起来了，因为更不能让她放心的，是唯恐哪天被风吹去了，被老鼠咬碎了，或是被孩子们拿去玩破了。每天她都要伸手在米缸底下摸摸，看还在不在里面，她怕放在墙洞里发霉，或是烂了，这张钞票居然变成她的心病。有一天，母亲看见表兄要到镇上，就赶上前去，偷偷地对他说：“我要请你把这张钞票换回大洋，那么，我拿在手里，就觉得是钱了。这张钞票在我手里，好像一文不值似的一点也不踏实。”

表兄是个正直可靠的老实人，接过钞票，替她在镇上换成大洋，每一块都是响当当的洋钱。他回家从母亲门口经过，就把钱交给母亲，一块接一块地敲给她听，表示着每块都是真的。母亲很感激他，虽然心里舍不得，但也不愿意人家说她小气，还是勉强自己向表兄说出这句话来：“拿一块去，留着在有急事的时候用吧！每次收割庄稼的时候，都靠你帮了不少忙，我知道你需要钱用，表嫂的肚皮又很大了，快要生孩子了吧？”

表兄眼看着洋钱，故作不在意的样子，虽然心里馋着想要，又避过眼睛去故意不看，但他还是宁可不要。他赶快在他的欲望还没有加深的时候向母亲说：“我不要，嫂子，你现在是一个女人当家，我还能做工呢。”因为他确实是个诚实可靠的人。

“好吧，那你需要的时候，来向我借吧！”母亲说着就赶快把洋钱都收起来，让他不再看见。因为她知道没有一个人能一直地盯住洋钱看而不会软弱的，不管他是怎样好的人，也会

生贪钱的念头。

那天夜里,当孩子们和老太婆都睡熟的时候,母亲起来点支蜡烛,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把洋钱用布包好,埋在洞里。水牛睁开它那朦胧的大眼望着她,床底下的鸡也吵醒了,母鸡带着小鸡,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从来没在夜里看见过这样的怪事,当然惊奇。母亲填好了土,又在上面来回地走了几次,让这块地和其余的一样平整。完了,才又吹灭了蜡烛,在黑暗里平静地躺下了。

这也真是怪事!母亲躺在床上半醒入梦的时候,几乎连自己都不相信埋在地洞里的钱是她自己赚的钱了,是她辛辛苦苦从田里挣得来的钱。是呀!她把这一切全都忘了,她还真以为是她丈夫寄来的呢,简直像一笔意外的钱一样。她心里沉沉地自言自语说:“他寄来的钱,比他用去买长衫的钱多多了。”她竟然原谅了他男人过去所做的一切事,一点也不想追究,所以也就很平静地睡着了。

从此以后,要是还有人向母亲要求看看钞票的时候,她不慌不忙地说:“我已经换成大洋用掉了。”长舌寡妇听了,便张着她那油滑的大嘴巴,追着她问:“你全用掉了吗?”母亲微笑着,很安然地回答说:“是呀!我全花了,我买这买那,一个新茶壶,一块布料,还有这很多……他既然还会寄来,干嘛舍不得用呢!”母亲又走进去,拿出那新替男人做的棉袄来给她看,并且对她说:“这套衣裳也是用这笔钱买的。”她们都盯着这套新棉衣看,用手捏捏布料,都称赞是顶扎实的布。长舌寡妇也不情愿地夸着母亲说:“好嫂子,我说嘛!你真是一个好女人,哪怕一点儿钱,你都情愿花在男人身上,替他做衣裳,可是你

何曾想到要为你自己花过一点？也不会为孩子们做件新衣裳穿穿。”

母亲很安稳地回答说：“我和我的男人大家都很满足，我也有为我自己花钱呀，我已经叫银匠给我订制一副耳环，一对戒指，这是我男人应许我的，什么时候我们更宽裕些，我就去拿啦。”

老太婆一直在边上听着她们说到现在，才开口说：“我说嘛！我媳妇说的一点不错，我儿子就是她所说的那种人，他还要在城里替我买件新寿袍呢，老乡呀！他真是个好儿子，我希望你们每人都有个这样的好儿子。特别是她，儿子的表嫂，我看见她那大肚子，快像熟透的西瓜一样啦。”

就这样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又到晚上，这些娘儿们个个都笑着回家去了。她们走了以后，母亲想起刚才自己说的大话又开始烦恼，她心里埋怨自己说：“我为什么要造这样大的谎，我还没有准备呢！我到哪里去找钱来买这些首饰？但我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这样说，来证明我的话，顾好我的面子。”

母亲想到压在自己身上的重担，不禁深深地长叹了一口气。

七

又是一年春天来到了，现在母亲一定要加紧努力做田里的工作，她也勉强着男孩做工，教他怎样赶水牛，虽然他生得很瘦小，没有大力气，推不动耕具，但他还是可以跟着水牛后面赶，打着它那宽厚的背皮。但是水牛背皮太厚了，男孩虽用尽力气打去，也不能让它感觉着什么疼痛。所以母亲在长竹竿头上，插了一个尖利的木钉，叫孩子用这个东西在水牛偷懒的时候打它，水牛才会跑动起来。

女孩也被母亲勉强着，做些零星简单的活儿，老太婆愈老愈懒得动了，除了饿了知道要吃，渴了知道要喝而外，其余的事全忘记了。最能让她起身去做的事，就是小孙子哭着要吃的时候，她才会起来照顾一下，因为她实在很爱这个小孙子。母亲教女孩在水塘边淘米，起初母亲不放心，总是在没有上田里去之前，带了她做，怕她因为眼睛看不清楚，跌在水塘里。女孩很矮小，还没有炉灶锅边高。母亲也教她煮饭，等他们下田回来好吃，她还教她一些小事，如怎样烧火，怎样才能使火苗不灭，她都做得很好。当烟火从锅底窜出来，熏着了她的眼

睛,她会感到很痛,但她还是忍着,不发一句怨言,因为她知道家里已经没有了父亲。她不做的话,母亲要担负起拢总的事情。女孩煮好了饭,就算是在中午,她也会钻进黑漆漆的房里,坐在那边,拿出一块破布来擦眼睛,尽量忍着疼痛,擦她那被烟熏流泪的红眼睛。

现在是春天了,小儿子也在学着走步,冬天他穿了一身厚重的棉衣,让他不能有机会学走步,每次跌倒了,自己都爬不起来,非等家里人看见了,才来把他拉起来。他现在虽然大得也能吃点饭了,母亲还是喂他奶吃,虽然她的奶已渐渐干了。每当孩子看见她回来,哭着向她跑来,只要孩子的嘴在她胸前吮吸着她干瘪的奶头时,就会带给她一丝丝莫名的快感和甜蜜的安慰。

初春过去了,又来到和暖的时候,母亲同儿子,辛辛苦苦地在田里做工,田虽然都锄好了,但是总没有以前男人锄得直,锄得深。现在又到播种的时候了,把豆子种下去,同时把白菜拔起来担到街上去卖,再过一阵,油菜的嫩芽上也打苞了,又会开满了遍地金黄色的花。她累得几乎把男人的事也全忘了。晚上,因为白天的工作太辛苦的缘故,她睡得同死人一样沉,累得她早晨也很少能按时起来了。

有一天,她忽然思念起她的男人来了,这天,正是表嫂的产期,表嫂差个孩子喊母亲去帮忙。孩子走到母亲做工的田里,母亲正在工作着,春天的和风,吹动着她那宽大的衣裳,凉爽得连汗水也都吹干了。

这小女孩向着母亲喊叫说:“表婶,表婶!我妈妈快要生了,她说叫你快去,妈妈急得不得了,她都已经预备好了,坐在

那里专等你去接孩子！”

母亲直起腰来说：“好！告诉你妈妈我就来了。”她转过去对男孩说：“我去了后，拿我的锄头，好好地把豆子中的杂草锄掉，我会很快的，用不了多少时间。”

母亲说着就穿过了田野，跟着在前面的女孩子走。她忽然觉得今天多可爱呀！天气多新爽呀！一辈子住在这个村子里，每天都一样地到田里做工，从来也不曾想要仰起头来，看看周围环绕的是怎样的一个天地。她的脑筋，只完全倾注在田地的庄稼上，回到家里，也是只会留意着这些庄稼事。但是现在她一边走着，一边抬起头来看看，河边柳树长满了碧绿的嫩芽，白色的梨花随着微风摆动，还有遍地的石榴树，刚刚发出火红的嫩叶来。温和的风，有时缓缓地吹着，有时忽儿又静息下去，使母亲辨不出到底什么才是最甜蜜、最优美的景致，是田里的泥土气，被微风带来的芬芳？还是风息了以后，留下那温暖的悠静？难道还会是母亲因为沐浴在这春天的和风里，又恢复了以往青春，激起了她沉寂已久强烈的渴念，渴望需要男人的爱？

以往差不多每年春天母亲都会生产一次，自从她嫁过来以后，每年春天都是如此，但是今年没有怀孕。虽然她觉得生孩子是件最平常的事，一个挨一个的生，不算什么事，但是当感到落寞的时候，还会使她胸口憋闷，感觉着烦恼。可是现在，她感觉到生孩子有一种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快意。她想，这样美好的春天，真盼望男人能赶快回来，否则今年是没有机会再生孩子的了。突然间，她那强烈的渴念从她的嘴边冲着天空喊了出来：“啊！回来吧，回家来吧！”

母亲忽然好像听见她自己的回音在山谷中回荡，赶忙停止了喊叫，很害羞地唯恐女孩知道她的心事。当她静下来了，又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田野里微微的风声和石榴树上画眉鸟的歌声。

母亲走进昏暗的房子里，看见表嫂黑圆的扁脸，痛苦得皱成一团，满脸的大汗，平常的笑脸没了，换了一副愁眉苦脸的面貌。母亲看了这种情景，自己的身子也好似沉重起来了，还以为要生的，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孩子生出来了，母亲接过来，用一块小棉布包好递给了表嫂。这时她本应再回到田里工作的，但是低落的心情让她不能再回去了，她无精打采地走回到家里。老太婆喊着说：“怎么，又到吃饭的时候了吗？我还没觉着饿呢！”女孩听见了，手遮着眼睛，跑出来问：“妈！这个时候要起火了吗？”母亲仍然无精打采地回答说：“还早呢！我今天不舒服，觉得太累了，想休息一会。”说着，就躺在床上去了。

但是母亲还是不能安心躺着休息，只一会儿的工夫，爬起来紧紧地抱起小儿子，解开衣裳，勉强让孩子吮吸她的奶。孩子反而觉得害怕起来，虽然也习惯她那热情的搂抱，但孩子现在一心想着玩，因为还没到饿的时候！孩子挣扎着，推开母亲的奶不肯吃。母亲觉着一种无名的怒火，打了几下他屁股，把他丢在地上，骂道：“我不高兴给你吃的时候你偏闹着要吃，现在我要给你吃了，你又偏偏不饿！”

母亲从刚才这冲动里得到一阵快感，也感到一些悲伤。孩子被摔在地上哭叫，老太婆听见哭声，就走过来哄他。女孩也走过去，把丢在地上的孩子抱起来，但是母亲不让女孩去

抱。她突然又恢复了她那柔软的心肠，自己将孩子抱起来，拍拍他的灰尘，擦擦他脸上的眼泪，暗暗地抱怨自己，感到羞愧，让无知的孩子为了她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情欲而无端受罪。

从此以后，孩子不再像从前一样地爱吃她的奶了，母亲这仅仅微小的安慰和快感，也被夺走从此再也不能感受激情了。

八

母亲从她年轻的时候起，感情总是这样的丰富，可是她
的热情是深藏的，不是外露的。她从不像别的女人那么轻佻，会
瞧着走过她们面前的男人们指指点点。她是个深思含蓄的女
人，有点怕羞的。在还没有结婚以前，独处一人的时候，她也
不会想着男女的事。偶尔她心里会兴起一种奇妙的渴望，但
并不了解那热情是为什么，或是怎么会让她兴奋。她只默默
地做她的事，静静地期待着，忍耐着等待她梦里幻想的热情。
一直到她结婚以后，她才体会到男人赤裸裸对她暴露的火热
和魅力，结合着她自己的痴情和情欲，激出火花而共鸣，升华。

虽然有些时候母亲也会骂她的男人，向他发脾气，但她也
明明知道，离开了他男人的日子，活着会毫无生趣。她内心里
那克制不住的强烈的情欲，激动起来会像狂风暴雨一般，会把
所有无名的怨气和爱意尽情地向她男人发泄。一直等到雷停
雨歇，雨过天晴后，小两口又会卿卿我我，相互依依了。母亲
很能享受而且满足这种情欲发泄后的满足。每次他们俩也都能
欢欢喜喜，恩恩爱爱。

可是男人的情欲却不感觉得怎么美满，他觉得从来没有满足过。母亲怀了孕，会觉着有一个小生命在她的肚子里面，当孩子在肚里踢动着，渐渐长大的时候，她会心满意足地几乎高兴得发狂。虽然孩子们大了也会哭闹，烦着她要这要那，她免不了也会向围在她膝前的孩子们发怒，叫骂。可是今天她却觉得她不再能生孩子了，这是最让她精神和肉体都不能满足的事。她虽然照常吃着，睡着，一样工作，休息，但母亲的心灵和肉体却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空虚。

母亲顶欢喜小孩子，以前当她还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她就欢喜小孩子。她娘家那村子是在山谷当中，比这个村子稍微大些。她娘家有很多小孩子，她是最大一个，她做大姐姐简直就像是他们的母亲一样。有时白天的工作已经很累了，孩子们还是跑到她跟前缠闹不停，她会觉得烦，向他们叫要他们走开，但是骂归骂，不过是大声而已，心里还是疼爱小孩。母亲有时也有因为些心事而情绪低落，她会抱起一个小孩，不管自家或是邻居的小孩，紧紧地抱紧贴住心口，尽情亲着他，抚摸他，这样她可以从孩子身上得到些心灵的安慰，虽然母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凡是天真、亲情而感性的事物，都能牵动母亲的心。春天的时候，她顶欢喜刚从蛋壳里孵出来的小鸡和小鸭。如果老母鸡忘了一个蛋，她便拾起来，放在自己贴肉的衣服里，做一个袋子，把蛋装在袋里，小心着，轻轻地走动，直等到小鸡孵出了为止。她也很有耐心养蚕，蚕儿渐渐地长大，使她感觉快乐，从它们像绵绳一样细的时候，她就看着它们长大，一直看到它们长得又大又胖，像树虫一般，当蛾从茧里飞出来，一对

一对地伴着飞舞。母亲从自己的体内，会感觉着一种快慰，自己心灵也会感觉着一种满足。

当母亲娘家里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她也快要出嫁的时候，有一件事让她感受到很大的兴奋，搅动了她的春情，这是一般人不会有的这种经验。那是母亲正等着准备出嫁的时候，一个邻家的小孩子，还不会走路，夏天赤着胖乎乎的身体，他姐姐用一条布把他缚在背上，东跑西荡地玩耍。小姑娘经常驮着弟弟到她家里玩，母亲便解开女孩背上的布条，把小孩抱过去，这样，女孩可以痛快地跑出去玩了，很高兴有片刻轻松的时间解开她背上的布条。

母亲，这还是年轻的姑娘，每天都盼着看见这有月亮般圆脸的小孩。他是村子里所有的孩子中，最能让母亲觉得能带给她快乐的，顶欢喜他了。她抱他坐在自己的膝盖上搂着他，亲吻着他的胖手掌、他的胖圆脸和红红的小嘴。母亲的娘说：“什么？自己家里的孩子还没抱够吗？如今我不生了，你还要找别人的孩子来抱着？”母亲笑着回答说：“我想我对小孩是永远不会厌烦的！”母亲不知不觉的，感觉到这小孩激起了她以前不曾有过的情欲。她同天下所有的女人一样，也希望结婚生子。她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时候到了，她也会生儿子的。但是现在这个身子胖乎乎，眼睛明亮亮的孩子，居然激起了她那比逗着孩子玩还更深的亲情，激动了比抱着孩子更深的热情，那是她还不能体会的快感和情欲。

当大家在厨房忙着的时候，她借故把孩子抱在手膀上，离开了他们，独自带着孩子溜到没人的地方去了，孩子的姐姐也很感激地自己去玩了。她抱紧了 this 漂亮而胖乎乎的孩子，

她低着声亲热地喊着他，搂着他，手膀子紧紧地抱住他那圆胖的身体。孩子还没有长牙齿，所以她嚼着饭，或是甜饼，从她嘴唇渡到他的小嘴里，孩子高兴地吮吸着，突然间孩子的舌尖碰在她的嘴唇上，她感到一下兴奋刺激，但赶紧尽量克制自己。并不是不欢喜，只是觉得有一种从深底里激发出的、很强烈的情欲在她心里燃烧着，让她不知道怎样去熄灭才好。

这一天，母亲出嫁的前一天，她又是独自抱着那个孩子。快晌午了，邻家的小姐姐还没有像平常那样早来带她弟弟回家让母亲喂奶，小宝宝吵闹着，一点不肯安静。母亲，这年轻的姑娘知道他饿了，她不由自主地被强烈的情感驱使着，也莫名其妙地被她的热血激动逼迫着，走进自己的房里，用她颤抖的手，紧紧地将门关牢，解开她的衣裳，把孩子的嘴紧紧地贴在自己红嫩的小奶奶上，让孩子尽情吮吸着。她热情地看着孩子的脸，血液里激起了不曾经历过的翻腾。她两眼淌着泪水，颤抖的唇边不断地发出哄着孩子喂奶的声音。她把孩子抱得紧紧的，几乎连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激情是什么，只觉得身体里面充满了渴望、热情、兴奋和快慰，是连这孩子和自己或任何事情都比不上的。

母亲这个短暂的兴奋突然被孩子的哭声中断了，她的小奶是空的，吸不出奶来，孩子失望得又哭泣起来。她急忙扣起她的衣裳，想想自己做的事，觉得有点羞脸，赶快走出去，邻家女孩也急忙地跑过来抢着孩子，跑回去给她母亲去了。

但是对于这个年轻姑娘，母亲那短暂的兴奋，比结婚更能激发她的亲情，因为这是属于她母性天职的一部分。虽然婚后母亲也深爱着她的男人，但那是因为男人是她丈夫的爱，两

种情欲是完全不一样的。

母亲还未出嫁做姑娘时竟有了这种经验，现在她结婚了，愈发的成熟，晓得男女的情事，也更认知自身的欲念。但很不幸的是，正当她在年轻的时候，被她男人抛弃了，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人过着日子。孩子们一天高过一天，早已离开他们的幼童时期了，看起来像他们的父亲，个子长得只比她自己小一些。

大男孩子性子很沉默的，高而且瘦，他不大爱说话，但是很能做苦工。每天黄昏工作完毕的时候，母亲拖着沉重的耩具回来，他总会抢过去架在他那瘦弱的，但坚稳的肩膀上，像个苦力一样，摇摇摆摆地在高低不平的泥土地上拖着走。母亲实在是太疲倦的缘故，也就只好让他拿去。男孩回到家里，马上会到井里打几桶水给水牛喝。现在，男孩知道要挣扎着，奋斗着，尽力地在田里做工，好像他就是一家之主，像他父亲一样。

当男孩和母亲在田间做工的时候，虽然他很勤劳，但有时也不免有些任性，有些固执。经常会别扭地避开他的母亲，母亲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缘故，或许是因为她身上的气味，让儿子靠近的时候不能接受，和她离得这样远？有时为了一些小事，他们母子间也常常会争吵起来，母亲叫他把锄头拿正些，但是他偏不肯听话，执意要用他自己的法子，哪怕更累，他也不管。其实，他们各自似乎都明白不是真为着这些小事在争吵，好像还别有更深的原由吧！

女孩，因为她那快瞎的眼睛，没有让母亲感到一点快慰。她总是尽力地忍着疼痛做家事，从来不发一句怨言。最小的

一个孩子，现在也可以走路了，他欢喜和别的小孩一样地跑到街上闹着，玩着。女孩有些时候也到她母亲和哥哥做工的田里走走，她很仔细地在田里帮忙拔野草，但是她因为眼睛看不清楚的缘故常常拔错，把豆秧当野草拔了，男孩就会很气她不但没有帮忙，反而愈帮愈忙，所以骂她：“回家去，你这个小丫头，我说嘛，你在这里，一点忙也不能帮，还不如回去坐在老祖母的旁边好呢！”女孩红着脸，带着笑容，其实心里暗自伤心着。男孩又大声喊：“看你现在往哪里走，真笨呀，又踩到豆秧上去了！”

女孩赶快从田里走出来，坐在田边上，母亲为了他们两个左右为难，她体贴他们两个人各有各的苦楚。她知道男孩工作太重，年纪还这样小，实在太累太辛苦。女孩生来就害红眼，但是从不抱怨地忍着痛苦。所以母亲在女孩走过田边的时候，叹着气说：“乖乖，小宝贝，你在这田里没用，眼睛连针线也不好做，你还是回家把地扫扫，把饭预备好，生着火，这些事你做得顶好，要看着小的，不要让他跌到池塘里，他比你们几个都野，更固执，更胆大，空着倒点茶给奶奶喝，这些就是你的责任，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等我有点闲空的时候，我去找点眼药给你治眼睛。”

母亲安慰着女孩，但是女孩却不能给母亲一点安慰，她常常静静地，一坐就是几个钟点，不停地擦着她那湿而疼痛的眼帘，耐着性子，故意装出点苦笑。母亲不时地看看女儿的苦脸，听听男孩发怨言，又看着小儿子急着要出去玩的神情，她很痛心，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想起他们小的时候，觉得个个都很美，很可爱，个个对母亲是多么的亲近，可是现在，母亲

心里一点安慰也没了。

黄昏时候，母亲常常朝向对街表嫂家里望着，她一阵阵心痛，妒嫉着他们。虽然那个沉默的丈夫，很老实，土瓜一样，没有她自己的男人整洁、漂亮。但是他每天用心做工，按时回家来吃饭、睡觉。晚上他会陪表嫂坐着，心满意足地抱着小儿子，把他放在腿膝上哄着，不时张着嘴嘻笑，心里真是高兴。他们的孩子们也都很健壮。表嫂是个乐天无忧的女人，的确是一个好街坊邻居，她会常常分点肉给母亲，给孩子们一把水果，或是把她做的纸花给女孩戴在头发上。这么一个快乐满足的家庭，怎么会让母亲不妒嫉？在她心里，又不时激起了渴望的情欲，那种深痛忧郁、不能满足的情欲又被激动起来了。

九

若是母亲真的能够把男人完全忘记了；或是男人真的死了，是她眼睁睁看着他的尸首埋在土里，永远的死了；或是她能够真正地做个寡妇，确实地了解她这一生与她男人已经结束了，这倒会使她觉得日子容易过些。若是村子里的人们都知道她是新寡的，而且守着贞洁的妇道，那么，在这小村子里，就可以听见人们，或是知道会有些人在夸赞她：“那个才死了李大的女人，她真是一个贞洁的寡妇，她的丈夫虽然死了，埋葬了，然而她对他还是这么贞洁、忠实。像这样的一个女人，在从前的时候，一定会为她竖个汉白玉的牌坊，至少也当有个青石牌坊来表扬她的贞操。”若是母亲能听见这类的话，也会获得重新活下去的力量，会值得她留恋生命，让她放下杂念，重新过着比现在还要有意义得多的日子。

但是母亲并不是寡妇，经常有些人喊住她，向她打听她男人的消息，她仍然是不变地、很快乐地扯谎来搪塞他们。他们问她：“嫂子，最近你可曾接着你男人的信，还是有人带口信来吗？”

无论母亲挑着担子往城里去的时候，或是担着空箩筐回家的时候，经过大家前面时，都心如刀割一样的感伤着回答他们：“是呀！有人带口信来了，说他在那里很好，但是他说一年只写一次信给我呢。”

母亲回到家里，因为说谎，她的心几乎像被撕开似的淌着血。有时候母亲心里充满了忧伤，充满了寂寞，在自己内心里暗自哭泣：“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孤苦的女人啊！为了我的男人，我扯了这么些谎！”

不管在多远的地方，只要有一点蓝色影子，母亲的心很快就会激动起来。要是有一人，穿件蓝长衫，远远地走着，母亲必定停止呼吸，看他往哪里走。若是母亲在田里做工的时候，她也必定丢下锄头，用手在眼帘上遮着太阳光，看看他是不是向这边来。但是，每次经过那里的，都不是她的男人。因为蓝颜色是最普通的，一般的乡下人，甚至连穷人，都穿蓝衣裳的。

母亲一直为了男人说谎，她开始恨他，恨到了极点，她慢慢觉得为这样的男人隐瞒，实在太不值得了。要是有一天男人真的回来了，母亲一定要向他大发雷霆，把他骂死，她虽然已经为他忍受了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仍然爱着他。她这种激情的忿怒，有时会持续好几天，她会很不耐烦地对待孩子们和老太婆，连狗也会遭她狠狠地用棍棒赶出去。只因为她心里的伤痛，实在无法发泄，几乎快把她逼疯了。

田里稻子已收割完了，又来到该交租的时候。母亲独自挣扎着，把粮食都收整好了，除了男孩帮忙她一点，表兄也来帮忙她一两天外，统统是母亲一人辛劳的成果。交租的日子，

这一天，母亲情绪起伏不安，感到极度愤怒，她的心感觉又凉又痛，就像有人拿着拳头打着她一样，让她身心痛苦。就连平常顶不在意的事，今天看见了，也会让她感到不舒服，想发脾气。

母亲一直陷在情绪的低潮里，地主的管事已经来到稻场粮食堆旁边了。他的身材还是高高的，穿件灰绸长衫，端正而漂亮的面孔上，显出些帅气的样子，她还记得他那假装礼貌的老样子。管事半睁着那炯炯的眼睛，从眼皮底下看着大家。母亲知道管事是在凝视着她，母亲也知道他必定听见有人说过她的遭遇，说她的男人到远处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母亲今天心里好像觉得，她居然也察觉到了管事的心事。说实在的，管事也和常人一样，对女人十分敏感，每当他看见一个单身的女人，就会暗自思想这是个怎样的女人，外貌漂不漂亮，她的内心在想什么。管事的外表虽然很好，有端正丰满的脸，和善的声音，宽厚的态度，可是他的内里，却都是狼心狗肺。他那勉强装出来的客气，直率的言语，最让庄稼人们厌恨他。但是农人们又很怕他，因为他还有一副铁石心肠，魁伟的身体和凶狠的外表，要是农人和他反抗争论的时候，他便握紧了拳头，叉在腰边凶他们。当他把眼睛竖起来，瞪出乌眼珠来，那残酷翻白的眼神的确也让大家害怕。有时候，当农夫们不和他争吵，他也会开个玩笑。当农夫们乖乖地把美食送来敬奉他的时候，他也会和他们热闹地有说有笑，虽然大家不甘心，有苦也只好往肚子里吞，表面上还得陪着笑脸。

管事这天到了母亲的门口，看见她孤单单的，就知道她的男人不在家里，故意装出很和气的模样，好像很诚恳地对男孩

说：“我看你母亲有你帮她照应田地，就可以不需你父亲了！”

男孩扭捏着他那瘦小的身体，感到骄傲起来，起初，还有点怕羞，一会儿就勇敢了，所以很高兴地回答说：“是啊！这都是我份内的事呀！”一边说着，也像别的大人们一样，两只手膀在自己没肉的瘦腿边，很得意地拍着，同时感到自己已是个大人了。

管事笑着，望着母亲，向她很和善地笑着，像是因为她儿子的高兴而向她笑。母亲也只得陪着他笑，接着又像对待客人一样，送碗茶给他。母亲自己毫不自觉，在她的眼里竟流露出那深切、渴望的热情。管事注视着她，感觉到她的热情，更激起了他的欲念但仍故作庄重，茶碗送到他手上的时候，他装作不是故意的样子摸了摸母亲的手，母亲很灵敏地觉察到了他的触摸，明白了他的用意，顿时血液里像燃起了火焰一般的滚烧着。

母亲赶紧转过身去，很羞愧似的压住自己心里所想象的一切。不！不行！她赶快忙着搬弄稻谷，不让自己分心。她又轻轻地吩咐男孩说：“到表叔那边去，叫他快来帮我们的忙。”母亲急着想让自己静下心来，心里自言自语：“要是他在这里，要是我们的好表兄在这里……”

但是男孩不懂母亲的心事，很骄傲、很固执地和母亲反驳说：“妈！有我在这里帮你的忙，你还要什么人？看！有我在这里。”

管事高声笑着，拍着他的腿，好像得了这无知男孩的帮忙，他也顺着说：“好啦！我的小家伙，说实在的，你母亲真不必再找什么人了！”

男孩愈发骄傲勇敢，母亲气得无力地对他说：“表叔在这里，比较好些。”男孩觉得这是瞧不起他，所以更高声说：“不！我不去喊他，妈！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说罢，拿着担子，趾高气扬地去量秤稻子，母亲不自在地笑着，只好让他去量。实在也是因为母亲自己心里也激起了莫名的冲动，她不再勉强儿子，随他去算了。

稻子都量好了，母亲又量一份敬奉管事，管事很大方地不肯收，摸着他那细长的唇角，热情地望着母亲的脸色。他大着胆子望着，因为除了孩子们和坐在屋檐下打盹的老太婆外，还有谁呢？管事对母亲说：“不！我不要你的米粮，现在你是个孤零零的女人，你的男人已经离家那么久了，这全都是你一个人辛劳的结果，除了田租以外，我不愿再向你多要，我也不要你的报酬，好嫂子。”

母亲听了自己害怕起来，害怕她心里那既温暖又不正常的渴望，心里烦乱极了。她再次要管事一定收下，但是管事偏不肯收，他把量斗推回去，手按在母亲的手上，提起量斗，把稻子倒回母亲装稻的箩筐里，表示决意不肯收。

母亲再也没有勇气勉强管事了。在这么美好的秋天阳光下，管事欢笑的面孔和他灰色长衫里，好像流露着一种奇妙的力量，缠绕着她，像火焰的舌头舔着她，她静默无声，低着头害怕得像个小姑娘。管事临走的时候，摸着他那嘴唇，笑着向母亲点点头，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双泥黄脚，插在一双破鞋里，一面用手搓着她那补丁的衣裳角。

管事走了以后，母亲才意识到抬起头来，向管事的背影望着，同时他也回过头来，看见母亲也在看他，于是他又笑笑，点

点头，慢慢地离去。母亲勉强自己不要再向他的背影看了，但是她禁不住地仍是望着他走远。男孩很欢喜地说：“妈！他真是一个好人，不肯要我们的酬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一个好管事，不讨酬报！”母亲默默不语，走到厨房里，想想刚刚过去的事，好像在梦里一般。男孩还是跟着她追问：“妈！他是不是一个好人，谁肯不要酬报呢！”母亲仍然静默着，不回答他什么，孩子急躁地叫着：“妈！妈呀！”

母亲突然醒过来似的赶快回答他说：“啊！是呀，好儿子。”男孩继续不停地说：“他真是个好人，妈！你看，他没有向你要任何东西，他知道我爸不在家，我们家穷。”

母亲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手里拿着锅盖，若有所思地看着男孩，心里羞愧地回想着刚才充满了刺激般甜蜜的激情，她回应说：“他真的不要我们什么吗？”但是男孩的话，她却不回答。

管事也忘不掉母亲的热情，他常常会找个什么借口到这村子来。每次都说是因粮租算不清楚，地主向他发火了，特地再来理清的。他每次来的时候都先要到表兄家里去坐坐，因为表兄的家，就在母亲家的对面。有时他带点新棉花种来给他们，说这是顶好的棉花种。这次他又带些肥田粉来，表兄真叫他烦昏了。起初，表兄还怕管事对他们打什么坏主意，后来看看他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表兄也曾紧张地和他的女人说：“他要是一直这样，那一定是会有什么坏主意对付我们的。”表兄很留心注意着管事，叫大家时时刻刻陪着管事，他们耐着烦扰，生怕要是有什么不客气或得罪了他，他会对他们使坏的。

但不管是表兄还是他的女人，都没看出管事那双神秘的

眼神，从眼皮底下一直瞄在对街母亲的身上。要是母亲不在稻场上的时候，他坐一会就走。赶上母亲在稻场上，他就会坐了又坐，面向着母亲，故意地强装作很和善的样子，高声地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没有什么喜好，只欢喜坐在一个像你们家的稻场上，享受一下秋天的阳光。”可是他的眼珠一直瞄着坐在对街稻场上纺线或是做着针线的母亲。

慢慢田地又该沉静下来，因为冬天快来到了，麦子撒在干硬的泥土里，期待雨水的滋润发芽。母亲可以好好偷个空坐在家门口，补补棉衣啦，做做鞋子啦。女孩的眼睛看不见，不能做这些事，恐怕是永远也不能做了。母亲坐在暖和的太阳光下，一边跟老太婆和孩子们说话，一边自己也在做着梦。她柔软的嘴唇，黑褐色的皮肤，给太阳晒得暖暖和和的，梳得光光的头发，在阳光下格外显得乌亮亮。因为这几天她才有点闲空打扮打扮，自己看起来，也觉得要比以前年轻了不少，到底她还不到三十五岁呀！

母亲知道那个收租的管事就坐在隔她几丈远对面的稻场上，但是她决不抬头向他看，有时候她觉得被他的视线盯紧了，只有站起来，回到房里去，等在那里，直到看见他走了，才再出来。她明明晓得管事真正为什么常到这村上来，也明白他是为了什么缘故盯视着自己，母亲的心已被搅乱，再也不能忘记他了。

整个的冬天里，母亲脑海里总是忘怀不了。天气渐渐的冷了，管事就是想也没什么借口来了。雪花终于飘落，干冷的西北风吹来的时候，或许能叫母亲忘了他吧，但是她不能。

又是一个新年快来到了，母亲还是像往年一样，卖掉米，把洋钱换成钞票，再去找一个不熟悉的写信先生写封信，算是她的男人寄来的，好叫村上的人们知道她的男人又寄钱回来了。

虽然这次大家还是同样的忌妒和称赞，但是母亲空虚的心里已丝毫没一点点的激情和回响，就连以往的骄傲也安慰不了自己了。她请先生读信，但是她的脸上显着安静冷淡的态度，回到家，当晚就把信放在锅底下和干草一阵火烧掉了。她又走回房里的桌子旁边，拉开抽屉，取出男人以前的三封信来。算起来，他已经离家很久了，她一股脑儿把信放在火里全烧了。大男孩看见怪惊讶地问：“妈！你是烧我爸的信吗？”

“是呀！”母亲眼睛盯住闪耀的火焰，板着脸冷淡地回答他。“但是，我们以后怎么知道父亲住在哪里呢？”大男孩伤心地问。母亲回答说：“我永远能记得，你想我能忘记了么？”这样，母亲才能把她心内的哀愁和怨恨掏得干干净净。

但是母亲剩下一颗空虚的心灵又怎能活得下去呢？隔着烧信不久的一天，她又到城里去，要把钞票换成洋钱。因为这几回，她不好再麻烦表兄了，她自己也已经做惯了。当她的手里拿着十块洋钱，要转身回家的时候，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沿街的一家店门口，微笑地站在那边摸着他的上嘴唇，那是谁？当然是地主收租的管事了。

管事自从去年秋天以来，从没有机会像今天这样看着母亲。现在也没有其他人靠近，或认识他们，所以管事大胆地向她搭讪，盯着她看，微笑着问她：“你来城里做什么？好嫂子。”

“我来换一张钞票……”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她本来

想接着说：“那是我男人寄来的钱。”可是这句话哽住了她喉咙，使她发不出声来。

“还有什么吗？”管事厚着脸皮睁大了眼，逼着她又追问了一句。

母亲低着头，克制着自己，想要不慌不忙，同平常一样地说：“我想去买个银簪子，镀银的也行，好插拢着我的头发，我原来的那支薄了，昨天突然断了。”不错，她那旧银簪子是断了，母亲忽然发觉，她这次说的确是实话。她走了过去，但又觉得在许多陌生人面前和一个男人在街上说话，是怪害羞的事。而且管事的模样还像蛮尊贵似的，端正白净的面孔，身段比一般人们高些。凡是经过那儿的人们，都很好奇地望着他们俩。

管事跟在母亲的后面走，她在前面尽力镇定地、很规矩地走着，她也知道他在后面跟着。她想起刚才说的事，如果不去是会叫人笑话的，所以她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一家还熟悉的银匠店铺，站在柜台前面，叫银匠拿些银的或是镀银的簪子来，顺便摸摸看看铺子里的银耳环。突然间管事也进来了，假装作不认识母亲的样子，对银匠说：“这副耳环要多少钱？”银匠回说：“要先秤秤多少重，然后按重量算个好价钱卖给你。”

银匠把簪子的事先搁下，因为这个男人穿着绸衣裳，肯定是个好主顾。那个乡下女人不过穿件蓝布衫，当然要先做那男人的生意。母亲只好站在那里等着，将头转过去，为的是要避开管事那含情凝视的眼睛。管事静静地等在那里，看银匠把耳环放在小天平上秤重量。

“二两五钱。”银匠高声说，然后又压低了声音，带点哄骗

的样子说：“你若是买耳环送给夫人，为什么不加一对戒指呢？这对戒指和耳环很相配，送礼很好，任何女人都一定会欢喜的。”

管事望着这些首饰微笑，不在意地说：“那么就一齐算吧。”又笑着说：“这些首饰可不是为我的女人买的，我的女人去世已经快六个月了。”

银匠连忙加上戒指，很满意这笔生意，谄媚地说：“那么你就送你的新太太好了。”管事不说一句话，站在那里摸着他的嘴唇，凝视着首饰。管事一点也没有显示出他认识母亲，他拿了银匠包好的首饰就走开了。当管事回头的时候，母亲叹了一口气，妒嫉着他买的东西，这些都是她心爱的，从她做姑娘的时候就渴望的。这些东西，也正是她曾向村子里的人们说过，她男人叫她用寄来的钱要买的东西。近来长舌寡妇又常烦她：“你说你买的戒指在哪里？让我看看花样好不好？”母亲觉得很难应付，不是说银匠正在打着呢，便说放在什么地方，一时想不起来了。几次都用这一些理由搪塞过去。一直到去年，寡妇带着恶意问：“你为什么不肯戴你的戒指？”母亲回答说：“我没有心情戴那些东西，我要在他回来的那天才戴呢。”

母亲买完了簪子，就插在发髻里，往家里走，一路上欣赏着那些精致的银首饰，她实在不忍心将辛苦得来的钱拿去买首饰。再说嘛，就是戴上这些首饰，人家看见了还不是一样，所以还是由它去吧。她想着想着，心里不免又有点忧闷。她快步穿过城门，从大路向通往村子的小路上走去，她想到家里和回家的安慰。她现在仅有的安慰，只有回家吃饭了。

突然之间，管事出现在冬天夕阳的暗暮里，他趁不注意突

然抓住母亲的手腕，在那没人经过的小路边，管事紧紧地把母亲的手握在他的手里。当这样黄昏时候，外边已冷得很了，天空里充满了晚霜，乡下人们都已回到家里。像这个时辰，除非有什么要紧事，哪还有人肯留在外面？可是管事不在乎，握紧了母亲的手，母亲突然感觉到她的手被他握在手里，吓得呆着一动也不动，整个人沉陷在惊恐里了。

管事用另外一只手拿出那包首饰，塞在母亲手里，并且对她说：“我买这些手饰不是给别人的，是为你买的，我特地为你买的，这些是送给你的。”说完管事放开了手，转身向城门里的阴影里走开了，只剩下孤单的母亲，手里握着一包首饰。

等到母亲头脑清醒了的时候，才向他奔去，高声唤叫着：“我不能！我不能要！”可是管事已经走远了。

她只好又进了城门，借着店家闪耀的灯光，在暗淡的街上望着每个人的脸，仔细地找寻，但是找不到管事的影子。她不好意思再往城里走，只好呆呆地站着不动，不知怎么是好，直等到守城门的兵士不耐烦地向她说：“好嫂子，若是你今晚还要出城，就赶快走吧，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得把城门关牢，好防备土匪。”

母亲这才又沿着城门外的路，穿过小山，越过山谷，走了一会儿，她忽然才意识到要把首饰紧紧地放在贴胸的衣袋里。月亮伴着才落下去的太阳慢慢升了上来，又大又圆，寒亮而且灿烂地照耀着大地。母亲回到家里，孩子们都已上床了，老太婆也已经睡熟了，只剩大男孩醒着，看见母亲回来，便喊叫说：“妈！我真为你担心，我想去找你，我又不肯撇下小孩子和老祖母。”

母亲挤不出一点儿笑脸，看见大男孩照顾那两个孩子的时候，他真像是个大人一样。母亲有气无力地称赞他说：“是呀！你真好。我回来了，我真是累极啦！”她走到厨房里，找点冷饭吃了，银首饰还是藏在她的胸衣里。

母亲吃完了以后，从蜡烛的光里看看睡在床上的孩子们，等男孩也睡着了，母亲放下帐子，坐在桌子旁边，从胸衣里掏出那包首饰，把纸包打开，银白闪亮的戒指，漂亮的耳环，每只上面系了三根精致的小链子，每个链子底下挂了个小玩意，她用那粗硬的手提起来，靠近眼睛看看，第一条挂一个小鱼，第二条挂一个小铃铛，第三条挂一个小星星，做工都很可爱，都很灵巧，任何女人都会欢喜的。她那双做工的手，以前从没有摸过这些好看的东西，她又看了一会，叹赏一会，然后又包回原样，不知该当怎样是好，更不知道应当怎样去还给他。

母亲爬进被窝里，和孩子们睡在一起，但她一点都不能入睡。她的全身被湿冷的夜晚冻僵了，但脸却是烧得发烫，怎么也睡不着。过了好一会，才在一边想着那些闪耀的东西，一边梦着那双热腾腾的手紧紧握住她手的睡梦中，蒙蒙地睡去。

十

整个春天，母亲一直惦念着管事。可是她不曾见他再来过，确是没有见过他。直到初夏里，麦芒已渐渐变成金黄色，稻秧也种下去了，发出了新细而嫩绿的秧芽，秧田像一小片碧玉一般，紧靠近家的旁边，那里老祖母容易照顾些，免得馋嘴的麻雀来吃秧苗的嫩芽。母亲的心在这短暂农闲里又开始激动兴奋起来。

初夏里的一天，没有风吹着，空气里充满了柔情的暖意，蝉儿高声唱着悦耳的情歌。要等到天色慢慢暗淡，蝉儿也唱累了，声音才会渐渐拖曳着倦意消失在寂静中。山谷里，太阳的热力就像温醇的酒，照洒在村子里石板街上，黄昏时温暖的石头再把温情蒸发出来，和着落日的余晖一齐舞蹈。在这暖和的阳光里，小孩子们个个赤着身子跑着，玩着，映照着一身汗水的珠光。

这会儿一点风也没有，母亲站在院子里想，她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闷热。小儿子跑到池塘边，浸在水里，笑着，叫着，邀来同他一起玩水的小伙子们。大孩子脱下他的褂子，

高高地卷了裤管，他头上带一顶宽旧的竹笠帽，这还是他父亲以前在田间工作时戴过的。女孩欢喜暗暗地坐在家里，母亲不时听着她在那里叹息。只有老太婆一个人欢喜这种炎热的天气，她坐在太阳光下，从她那憔悴的身子骨上脱下褂子，好让太阳光透到她的老骨头里，奶头好像两小块干肉丁挂在胸前。看见她的媳妇在那里，便向她吹嘘：“我夏天里从不怕热，女儿呀！太阳真好，好像把我这干瘪的身子，重换了一副新骨头一样！”

但是母亲受不了外面的热，她内心里的火热已经够她受的了，她血脉里的欲火好像要把血管冲破一样。她离开屋子，边走边说：“我去给秧苗浇一会儿水，天气这样干，这太阳可真热呀！老妈妈。”她把锄头扛在肩上，上面挂着空水桶，走上一条窄路，到那远远一个池塘旁边去。她欢欣地走着，天气虽然热，但不至于像家里那样没命的闷热。

母亲一路走着，也没有遇见一个人，因为午饭以后，人们都在家里休息，这附近也没有人会提早到田里去做工，当然就没人会看见她的影子。午后的阳光越来越强，实在不能再做工了，母亲也只得躺在一片树荫下，用帽子遮住脸，挡着苍蝇。连水牛也实在经不起这闷热，站在旁边垂着头喘气。但是母亲可忍受得了，因为她血液里的欲火已伴着太阳的热力融合一起了。

母亲在秧苗田里工作，用她的锄头在秧田的高处掘开一个洞口，再开一条水路通到池塘，然后她走到池塘边，把水桶一桶挨一桶地浸到水里，灌满了水提上来，再把水灌在她所开的水道里。一次又一次地灌着，看着地上的泥土慢慢变色而

润湿了，她觉得像喂饱了的孩子一样，让那些干渴的土地，得着生命了。

母亲打了一阵水，伸伸她的脊背，放下她的水桶，走到池塘旁边绿荫草地上坐着休息的时候，她抬头向着家边村子里望望，看见一个男人停脚在自己家门口，问老太婆什么事，然后又看见他转向她坐着的池塘边走来。她看着他走来，晓得那是她地主的管事，她想到她曾接受过他的首饰，她低着头想在还未还给他以前，不知道怎样同他说话。更不敢在这光天白日，被路过的人们看见的时候还给他。况且老太婆也在阳光下睁着眼晒着太阳，所以她急得想找个什么事儿，可以遮掩自己，不叫人识破她的窘态。

管事走来了，当他走近母亲的时候，母亲才慢慢地站起身，离开他稍微远一些。管事倒很自在地说：“好嫂子，我来没有别事儿，只不过想看看今年的小麦长得怎样，也可以估量田里的收成如何了！”

当管事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不停地打量着母亲。因为天热的缘故，母亲只穿了一件补丁的蓝布薄衫裤，汗湿得紧紧地贴着身子。他的眼睛盯在她那双赤足脚上。母亲心里又窘又怕，很不客气地说：“田在那边，你自己去看好了！”

他站在那里向着田野望去，用他那种城里人的口吻说：“蛮好的田地，好嫂子，今年的收成要比往年的好些吧！”随后掏出一个折子来，记些什么在上面。可是他写字用的那支棒子，母亲以前从不曾见过，不像写信的先生们沾着墨汁的毛笔，可是写出来的，也是黑字。她看着他写，有些好奇，她想这样一个有知识又有才干的城里人，能同像她这样的女人和气

地谈话,也使她觉得有些骄傲。她想了一想,还是先不要向他提起首饰的事吧。

他写完以后,微笑着,摸抚着嘴唇,向母亲说:“若是你有工夫,你还是带我去看看你的麦田,因为我常常忘记,记不清哪一块是你的,哪块是你表兄的。”

“那边绕着山脚下是我的。”母亲把头低下去,不情愿又不好意思地指着说,一面装出把锄头提起来的姿势。

“绕着山脚下的吗?”管事说,他的声音渐渐变低而温和,用他的手又摸摸嘴唇,又笑着说:“带我看看好了,好嫂子。”

他睁大眼睛,凝视着母亲,目光像带有一种权威似的激动着母亲的心,她竟然放下锄头同他一道去了,好像一般女人跟着男人出去的样子,跟在管事后面走。

他们走着,身上晒着炎热的阳光,脚下踏着温软、长满了油绿短草的泥土。母亲走在阳光下,突然间觉得甜蜜而且浑身舒软,好像在梦里一样。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当她看着前面走着的男人,看着他那白净颈根上汗珠的闪光,看着他穿着那长而轻软的衫褂,看着他那脚上干净的袜子和黑布鞋的时候,深深感到说不出的自慰。她赤着脚静静地跟着走,等到走近他身旁的时候,她闻到他身上的气息,一种浓郁的气味,是男人身上的血、肉与汗水混合的气味。气味飘近她的时候,又激动了她的情欲。也就是她最害怕会出现的情欲。于是马上停在荒草路上不动了,犹豫地叫着说:“我忘记了要替我的老母亲做样事情!”他回过头来看着她,她更犹豫了,全身突然间像着火似的燃烧起来,瘫软说:“我忘记了,我应当回家去做一件事情的。”于是转过身去,尽她的力量拼命从他身旁

跑开，只留下他一个人站着在那里，注视她的背影。

母亲一直跑到家里，走进房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因为大家都在睡午觉。今天下午天气格外的热，对街的表嫂也在那边坐着打盹，张着口打呼，她那最小的一个孩子躺在她的胸前。这边的老太婆也睡着了，头下垂着，鼻子碰着嘴巴，褂子半退到腰间，静静地坐在太阳下。女孩也从里面的屋里走出来，用一块冰凉的石头当作枕头，蜷伏着睡在那里。小男孩在柳树荫下睡着了，敞开赤条条的身子，很惬意地睡在那里。

突然间天气变了，天空变得黑暗寂静，充满了阴深而沉闷不开的暑气。乌云从山间卷窜出来，黑漆漆的。云彩背里的阳光，把乌云镶映上一圈闪亮的银边。夏日平常蝉儿的尖鸣，鸟雀的高歌，都随着满天乌云和闷热寂静无声了。

母亲轻轻地走回静暗的屋里，但怎睡得着呢？她坐在床边，奔腾的热血在她耳里呼喊，那是饥饿的情欲引起的雷鸣，她感觉到她急切的渴望和需要。她想假装静下心来，但做不到！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感到害怕，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她感觉她的血肉发狂似的饥渴，连做梦都想不到像现在这样需要，也许正和那个男人的需要一样吧！她大声哼吟，对自己的良心说：“要不是知道他对我有意的话，我还可以好过些的，啊！我真希望他不要对我有意，那样我就有救了。”

母亲哼吟着又推开床，站起来，从这个沉睡的村子里，走回她刚才回来的那条路上去。

母亲在那片黑漆漆、镶着银边的乌云下面走着，乌云环绕着山头，显得阴暗而宁静。沿着弯弯的小路走着走着，转到一个小破庙前，她惊喜地看见管事在庙门前等着。

母亲迟疑地站住不敢靠近他。当管事走进庙里去的时候，她才跟到庙门前向里望一眼，看见管事正在昏暗没有窗户的庙里等着她，一双眼睛在黑暗里向外看着，像极了夜里野兽的眼睛一样晶亮，母亲心里迟疑挣扎着，终于也跨进庙里去了。

他们在暗蒙蒙的庙里互相望着，两个人做着一样的梦，不再在乎任何外界的干扰，他们不顾一切地开始他们都渴望想要的事。

母亲好像沉醉在梦境，忽然吓了自己一跳，因为她昏昏迷迷地一抬头，望见庙里的三尊神像，中间的一位是个端严的土地公公，瞪眼直向前面看着，还有两个小神像，也端正地竖在两旁。行路的人们常在此歇歇脚，避避难或前来敬拜。母亲赶紧从地上把脱下的衣衫拾起来，上前去蒙在土地公公的头上，好遮着他那凝视的眼睛。

十一

那天傍晚，突然间，狂风如同猛兽吼叫一样从远远的山上吹过来，将那沉寂夜空里的乌云吹得随风翻腾，黯然无光。骤然倾盆暴雨把一整天的酷热冲洗得干干净净。等雨终于停了，雾也散了，第二天清晨一早，大地在寂静的天际之下越发显得纯净而凉快，沉静而泽润。

这场突然变天的暴风雨，竟让老太婆病倒了。那天她打盹的时间太长了，太阳被乌云遮蔽的时候，她还任凭狂风吹着她那赤身的老骨头。当母亲在黄昏后好像真的在田里做完了工，心花怒放着回来时，她看见老太婆躺在床上打着寒颤，很疼痛地喊叫说：“是什么邪魔妖怪缠住了我，女儿呀！这是什么邪气降到我的身上了呵！”她一边呻吟着，一边伸出她那皱褶的手，母亲握着，觉得很烫很干地烧着。

母亲心里想着正好有些事可使自己忙些，好让她忘掉令她心里念念不安，甜蜜而羞愧的事。她轻轻地说：“这是天气不好，我原来就想赶快跑回来看看你是不是还坐在阴暗的乌云下，但是我又想，你看见天变了颜色，一定会进屋来的。”

“我睡着了！”老太婆哀叹地说，“我睡，我睡着了，我们都睡着了，等我醒来一看，太阳已经被乌云遮去了，我真冷得要命！”

母亲赶忙去烧开水，放些姜片和药草在开水里，给老太婆喝下去。到了夜里，老太婆的热度格外升高起来，不停地说她透不过气来，说有个妖魔坐在她的胸口，在她的心里乱绞，让她不能呼吸。又隔了一会儿，她停止了胡言乱语，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气急喘喘地从紧压的胸口很困难地呼吸着。

母亲虽不能睡觉，倒也觉得应该心安的，整个一夜她很乐意地坐在老太婆的身旁，照应她，看顾她。当老太婆呻吟着要喝水，就给她水喝，当她推开被褥，就给她盖好，虽然她发很高的烧，但是还是浑身发抖。屋外一面漆黑，倾盆大雨从茅屋顶上直泻下来，屋顶也刮破了，到处漏些雨，母亲急忙把老太婆从漏雨的地方移到没有雨的地方，又在孩子们睡的床上，加盖上一条草席，好挡住滴下来的雨。虽然这些事都得要她做，可是她反而很乐意地忙个通宵。

到了早晨，大家都看得出，老太婆的病更严重了！母亲叫大男孩去请表兄表嫂来，街坊邻居们也都赶来了，他们都来关心躺在床上几乎失去知觉，半昏迷不醒的老太婆。有人说这样医好，又有人说那样医好，母亲这头那头地跑着，用尽各种法子。不一会儿，老太婆忽然悠悠地苏醒过来了，看见一大堆人围绕着她，沉重地喘着气说：“有个妖魔坐在我的胸口上，死命地压着我。我的死期！噯！我的死期快……”

母亲赶快跑到老太婆身边，知道她似乎要说什么事，只是说不出来，不断地用她那颤抖的手拉着穿在身上，打满了补丁

的寿袍，好像要说她比这件破补丁寿袍还要长命之类的话。她拉着寿袍一直不放手，母亲把头凑过去听老太婆说：“这件寿袍……全补丁过了！我的儿子说会从城里买新的……”

大家个个留心听老太婆那些不连贯的字句，个个都莫名其妙地在互相看着，只有大男孩很得意地说：“妈！我知道奶奶要什么，她要穿她的新寿袍，是父亲答允给她买的。奶奶也说过，她一定要等穿破这件新的寿袍才会死呢。”

老太婆听了，脸上浮映着疲惫的微笑。大伙儿听了男孩的话，都嚷着说：“她真是一个倔强的老太太呵！”又说：“好呀！真是了个了不起的老太太，这回可应了她说的话，可以穿她的新寿袍了。”

母亲急忙叫表兄去买衣料，对他说：“要买那顶好的红棉布，先拿你的钱垫上，明天就还你。”母亲决定给老太婆买件顶好的新寿袍，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把地洞挖开，取出钱来，取出的钱足够替老太婆风风光光办后事的。

说实在的，现在也再没有空去回忆她昨天做的那件事，她只管拼命地忙着，那回忆，好似已被埋藏到心里去了，那回忆，让母亲心甘情愿地为老太婆花这些钱，她觉得只有这样做，或许可以饶恕那件不为人知的羞事。整整两夜，母亲不但不曾睡过，而且很情愿地劳累着，特别和气地照顾临死的老太婆，也不向孩子们发脾气。表兄的布料买来了，母亲接过来，拿到老太婆昏花的眼前，高声对她说：“你等着，老妈妈，隔一两天我就做好了！”现在老太婆的眼睛愈来愈瞎，耳朵愈来愈聋了。

老太婆挣扎着回答说：“是呀！我……还不能死呢！”虽然她说话的时候不再喘气，但是她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每一个

字都是很勉强地从胸口里挣出来的。

母亲赶紧缝那件新寿袍，鲜红颜色像新娘的衣服一样。老太婆睡在床上守候着，暗淡无神的眼睛盯住母亲膝上闪亮的新寿袍。她也不能吃什么了，既咽不下，又喝不下，连邻居一个好心的女人从她自己的奶挤了一碗温热而新鲜的奶也不能进口了，她明明知道这种奶可以让老太婆转活过来的，但是她喝不进。现在！她只靠着最后的一口微微的气息等候着。

母亲不停地缝，邻居们送饭来给她吃，这样她就可以不必忙着别的事，专心专意地缝下去了。一天半的工夫，终于把新寿袍赶完了。表兄夫妇来看那新寿袍，一些个邻居也跟在旁边，其实全村的人都没睡，都醒在那里，等着看，到底是母亲先做好新寿袍呢，还是老太婆等不及先走了呢？

鲜红的新寿袍终于缝好了！表兄扶起老太婆，母亲和表嫂把寿袍套在她那干枯的身上，枯黄的肢体简直和死树的枯枝一般。穿好了以后，老太婆心里还有点明白，不过说不出罢了。只噓噓地抽了最后的一两口气，瘪着嘴笑着，她知道她的新寿袍已经穿上，心愿满足了，可以很安心地走了。

忙碌的葬期已经过去了，母亲还是依旧地忙着，她拼命地在田里做工，男孩走去帮她做事的时候，她也会向他粗声地喊：“让我做！老母亲死了，我真难过，越想越伤心！都怨我自己，恨我自己，那天暴风雨遮满了太阳的时候，我没有赶回家来看看，看她穿得暖不暖。”

这事传遍了全村，全村的人们都知道母亲因为老太婆死了变得这么忧伤，这么怨恨自己的，许多人因为她的忧伤都称赞她说：“多好的一个媳妇呀！都哭成这样了！”他们也劝她

说：“不要太悲伤了，好嫂子，她年纪太大，也是时候了。在我们生下的时候，老天爷早就已经判定了我们的死期了，哭又有什么用呢？你还有你的男人，他还活着，你还有两个儿子，心放宽些，好嫂子！”

但是这也算是对母亲的一种安慰，她自己心里明白她害怕的原因，她觉得这样可以掩饰她的秘密和不安。现在只要有些空闲，哪怕在田间做工间的小歇，她的心总想把那埋藏在心里暴风雨夜的秘密赶走。她不在意老太婆过世，也不在乎整天繁乱地忙着。她深沉地想着，自言自语：“老太婆死了，我还好些，或许那风雨夜的秘密，她就永远不会知道了。”

又过了几个月，母亲心里依然犯着嘀咕，两三个月都过去了，又到了收割的时候，谷子也都打好堆放好了。她每天从早到晚工作时担心的事，眼看就要来临了。母亲心里不存一丝丝侥幸，她知道恶果就要临到头上了，临到那被村里人尊敬的贤妻良母头上了。她懊恼那暴风雨的一天和让她自己羞愧的恋情。但是她还是感觉到她那火热的情欲，仍然急着等待将会发生的事，因为她已完全被饥饿的情欲吞没。母亲深信事情很快就会在最近发生，而且一定会的。何况那管事又是那么吸引人，他全身散发着热情，就连在睡梦中都会梦到，难道还能相信会躲得了吗？

母亲是个有强烈母性的女人，白天里， she 会把有些不寻常的感觉，掩饰得不让人知道。当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熟睡了的时候，才会想到自己好像是害喜了的不舒适，但她更不敢显露出来。说也奇怪，以往她怀孕的时候，一点也不会不舒服。可是这一次，她才吃一口饭，马上就要吐出来。这块肉在她肚里

很健康，快速地长大，就像可恨的野草一样蔓延扎根，无论母亲做什么事，都感觉到肚子里面乱撞，但是，她怎么敢显露出一点点形迹来呢？

母亲夜夜坐在床上，不能安心睡去，唉声地自言自语：“我情愿过着孤独的生活，也不愿有这个累赘在我身上，我宁肯一生永远孤独，也不在乎的！”好几次她恨不得在床架上吊死，但是不能。她还有这些孩子们，每次看着他们的睡脸，她就觉得忍不下心。她更不敢想，假若她死了，邻居们来检查她尸首的时候，那就会发现之所以死的原因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挨着过活下去吧！

母亲忍受着这样的煎熬，每当她在想到管事的时候，就会激起恨恶的心，但是恨归恨，依旧停不住对他的思情，当然也是那孽种紧紧牵牢住她的原因。她日夜思念着他，悔恨那天不该允诺他的要求，让她感着羞耻。然而万一哪天她对管事的思情已断绝了，她觉得还是会眷恋着他的。母亲不好意思去寻他，怕被人们觉察出来，只有静静等着他来。就算是去寻他，自己也觉得太委屈了。到底女人是应有尊严，不是该给男人戏弄的。

这也是真是奇怪，管事竟真的和母亲断绝了。整个夏天，管事不曾来过，一直等到秋天，稻子收成的时候他才来收租。这回可是板着脸，斤斤计较地同对待别人一样收了母亲的地租。男孩很疑惑地问母亲：“我们怎么惹他生气啦，妈！为什么去年他对我们那么好？”

母亲伤痛地回答：“我怎么知道？”其实，她自己心里明白，当管事不再看她的时候，她一切都清楚了。

收割以后，农人们照例请管事吃筵席，母亲洗了澡，换上干净衣裳，头发上抹了油，梳得光光的，穿上新袜子，再穿上为老太婆葬礼而做的那双新鞋子，但是管事还是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母亲打扮得很漂亮，脸腮上映着渴望和害羞的红晕，眼里充满了不安和神秘的泪光，她有意在管事的眼前忙来逛去，同这个人说说，和那个人讲讲，勉强自己，假装很热闹很快活的样子。别的女人都注意到她，很惊奇地想她素来在男人面前是挺静默的，看她那水汪汪的眼睛，欢笑的声音和喜乐的态度，怎么今天她脸上烧得这么红！

尽管母亲装作欢乐，可是管事还是一眼也不看她，他只顾一面喝着新酿的米酒，一面高声对佃农说：“我想要带两壶走，若是你们肯的话，把壶头给我用泥巴封好，不要走了香气。”他还是不向母亲看，有时母亲故意地从他面前走过，他向她瞟一眼，就像是一个不认识的女人一样。

母亲再也忍受不住了。虽然她明知管事不再理她是对的，应当高兴才对！但是她怎么也忍受不住了。酒席还未结束，母亲就回家去了，气得全身颤抖着，找出管事送给她的首饰，扯下几年来一直穿在耳朵眼里的铜线，换上银耳环，又把戒指戴在手指上，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再去看他。母亲坐在桌子边，看着女人们侍候着她们男人吃饭。长舌寡妇今天穿上一双新鞋，故意伸出来给大家看。她看见母亲高声喊说：“好嫂子，你真买首饰啦！你男人还没有回来呢，怎么不等他回来再戴上呀？”

长舌寡妇的声音引起拢总的女人都转过头来向母亲看，

男人们也转过来看看这个快活的女人。管事听见他们嚷嚷、起哄的声音，也不在意地抬起头来看看，一边还不住嚼着他满嘴的好菜。管事故意假装无意，为的是要叫母亲也听得见，大声问：“那个女人是谁呀？”眼睛凝视在母亲通红的脸上，好像看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一样，马上又转头依然吃他的菜。母亲只觉得脸上烧得发烫，急忙奔回家去。大家看她怕羞地逃走了，都大声嘻笑，并且拿这件事当谈笑的话题。

从那天起，母亲便躲开人们，独自和孩子们在一起，她日夜千思万想，烦恼着那藏在肚里的孽种。但表面上看来，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地做事，将稻米收藏好，把冬天一切的事都准备妥当，等着过冬了。中秋节来到了，村子里又热闹啦，到处都能听到，家里的欢乐啦，街上的欢庆啦。家家户户今年都丰收，有充足的粮，尽可以快乐过冬了。她依旧替孩子们做了月饼，中秋晚上，月亮圆圆升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家坐在柳树底下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月亮光照在地上，就和太阳光一般明亮，但母亲还是感觉不到什么乐趣。

他们一家静静地吃月饼，孩子们和母亲都有些闷闷不乐似的，最后，大男孩很悲伤地说：“我觉得我们的父亲这么久没有回来过，大概是死了。”

母亲急着骂道：“你这不孝儿子！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居然敢说你的父亲死了！”但也引起她自己心里面不安的思念。

男孩又说：“我想去找父亲，今年的麦子种完以后，妈！若是你能给我一点钱，我就可以去了。我可以带着我的冬衣，捆着背在肩背上，如果一时找不到他，我还会多耽搁些日子。”

母亲害怕起来了，想用别的话岔开他们的思想，对他说：

“儿子！吃个月饼吧，再等一两年再说。要是你也像你爸一去不回来，我将怎样过呢？等到小弟弟长大了，能顶替你位子的时候再去吧。”

小男孩也很无知地喊叫，他是个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的：“若是哥哥出去，我也要出去。”说话的时候，努着红嘴唇，盯着母亲，母亲气得斥责大男孩说：“看你是做什么，你说这些话，让弟弟也跟了你乱说！”她再也听不进这些话了。

但是思念缠住母亲的脑筋，使她惶惶不安。她已经孤守了五年，五年呀！若是他男人还有心想回来，难道这五年之中就不会回来一次吗？他已经出去了五年，想必是死了，她也是个寡妇了，或者她自己都不知道，她早就已经是寡妇了。母亲忽然想到地主管事的妻子也死了，他是个独身也还没有女人。母亲好像听人说过管事的女人是去年死了，她当时也没太注意，那时她还不觉自己是一个寡妇，又何必去留心呢？但是，她现在肯定自己是寡妇了。那天夜里，孩子们都睡了，全村的人也都睡了，只剩了邻家的狗向着圆而大的月亮狂吠。她望着高挂在天上的月亮，望着深夜里远远的地方，她越想自己，越觉得是个寡妇了，那！如果哪一天管事开口要求她嫁给他，她马上答应会不会嫌太快呢？

事情总是这样快地捉弄着母亲！大男孩忘不掉要出去寻找父亲，他努力加紧锄田，种下麦子，准备哪天种完了，他就哪天动身。男孩差不多有他的父亲那样高啦，可是瘦得像一根竹杆。他有着沉默和不容易屈服的性情。另外他的固执，也使别人很难改变他的想法，他说：“让我现在去找找，看我的父亲在哪里？妈！把他住的城镇和他东家的姓名告诉我！”

母亲对孩子感到极大的失望，劝他打消他的念头，说：“我已经将那些信烧了，若是你要去，等到新年的时候，父亲再写信来再说吧！”

男孩大喊大嚷地说：“什么！你说你会记得的。”

母亲急着说：“我以为我是会记得的，但是这样多的事烦着我，再加上老母亲的死，把我忙得忘记了，我想我确定忘记了，因为老母亲躺在床上临死的时候，我想写信给你的父亲，我已经记不得了，地址东家让我全忘记了。”男孩责问地望着母亲，表示不能相信的样子，母亲愤恨地向他大声喊叫说：“我真没有想到你刚长大，刚有点用处的时候就想向外跑了，把家里的事都撇下给我呢？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你会想离开你母亲的呀！我想你父亲在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像往年一样写信来的。”

男孩只得暂时将这念头丢在一旁，等候着机会来到，因为他心里已决心要去找他父亲了。其实他已经忘了父亲的模样，印象里似乎觉得他是个快活的好人。这几天来，因为思念他的父亲，所以对他的母亲冷淡多了。男孩也觉得母亲近来不太讲理，对他也不像以前温柔，所以他愈发思慕着父亲，那印象模糊的父亲。

母亲不知应当怎么做才好，只想赶快要有一个法子打消孩子这念头。万一新年的时候父亲还不来信，男孩一定会埋怨她的，迟早她总得把这一切的事明明白白地告诉男孩，让他晓得他母亲的苦心。起初只不过是为了她的自尊心说了个小谎，谁知道这谎言渐渐地根深蒂固，只好愈说愈大，真不容易改回头呢！

母亲一直拿男人已经死了的借口安慰自己，她想一个男人要真还活着的话，有谁不肯回到自己的老家，不肯回到他自己的女人和儿子身边呢？所以男人肯定是死了！她也确信他是死了，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心里愈来愈相信他是死了。现在只要有一个明白公开的说法，好让男孩和村里的人们也能相信就得啦。

母亲又到城里去做那老差事去了，这次她找一个陌生的写信先生，她叹着气对他说：“是写给我嫂嫂的信，说她的丈夫死了。怎样死的呢？就说他是失火被烧死的。他住的那座房子，里面的丫头夜里打翻了油灯，正当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失了火，连尸首也找不到了，所以连尸首也没能运回来。”

写信的先生写了母亲的姓名当作她嫂嫂的名字，她又编出一个假姓名当作这个不相识传消息的人，又叫他写了个另外的地名，写信的先生虽然觉得这里面有点古怪，但也只好任她去，反正他也没有什么生意，不然还要贴老本坐在这里等生意。

这样，母亲又算得救了，但是她等不及要完结她的烦恼。她还要想个法子好让地主的管事也知道她已经成了寡妇。她走着到处打听，问地主的旧宅子在哪里，虽然她知道地主不住在这里，但管事住在那儿，街坊应可以知道的。她焦急地走着，不经意时好运来了。那天她像是有神灵帮助一样，当她孤孤单单地走着，在一座大房子门前碰见了管事。管事看见了她，原本还想转过头去，但是母亲大声喊住他，赶快跑过去抓住他的臂膀，管事低头望望她，看着他臂膀上的那只手，问道：“有什么事吗？”

母亲轻声回答说：“先生，我今天才知道我男人已经死了！我已经是寡居了！”

管事甩脱她的手，高声说：“那与我有什么相干？”母亲很痛心地望着他，他又粗鲁地说：“我没有亏负你呀……我已经赏你不少的啦！”突然间有个管事认识的朋友从这条街上过，笑着说：“怎么一回事？朋友，这么好一个美丽又有劲儿的姑娘，怎么缠着你不放？”

管事连眼也不抬，顶了回去，冷冷地说：“是嘛？你欢喜那乡下女人，我还不欢喜呢！”说罢，就快步走了。

留下母亲独自站在那里，又惊讶，又羞愧，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母亲想管事怎么这样亏负她呢？她从他那得了什么？突然间她想起来，原来是那包首饰，就是管事认为她应得的报酬。他以为那么一点不值钱的首饰，就可以补偿他所做过的罪恶了。

母亲终于明白了一切，但又能怎样呢？她那滞重的脚步走在回家的路上，一颗心像死了一样的寂静，她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这不是哭的时候！我还没到可以哭的时候。”母亲心里淌着血忍住伤悲，不让眼泪流出来，泪水往肚里淌，但是她忍住不哭。母亲铁硬了心，又再忍了一两天，等到消息来了，她所写的那封信到了，母亲接过来，走到写信的老头儿那里，很镇定地对他说：“我怕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吧，大叔，信来得不是时候呢！”

老头儿接过信来，刚起头读，便喊着说：“是不好的消息，好嫂子，听着！”

“他病了吗？”母亲还是很镇定地问。

老头儿放下信，摘去眼镜，凝视着母亲，很严肃地回答说：“他已经死了！”

母亲将围裙蒙在头上，嚎啕大哭起来，现在她才可以放任地哭了，哭得好像他男人真的死了一样。她哭着，想起这几年来来的孤单和日子的艰难。她哭着，又想起她的苦命，被男人丢弃。她哭着，再想起她不敢面对她肚子里这孩子。末了她哭着，认定她将是个会被人轻看的女人。以前的时候，她不敢哭，唯恐孩子们或是邻居们听见，可是现在，她可以大声痛哭，反正也没有人知道她是为了什么哭得这么痛心。

村子里的女人们听见这个消息，都赶来安慰母亲，劝她不要哭坏了身子，她还有她的孩子们，特别是两个儿子。他们又跑回母亲的家里，找她的儿子来安慰她。他们站在母亲旁边，大男孩只是静默不语，脸上显出惨白的病容，小儿子因为母亲哭也跟着莫名其妙地哭着。

忽然间纷乱中，听见一个比母亲更高的嚎啕哭声，原来是长舌寡妇，她因为这悲伤的气氛，眼泪也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高声哭着说：“看我这苦命的！我比你更可怜呀！我没儿子，一个也没有！好嫂子，我比你还要可怜！我比任何女人都可怜！我简直不曾见过世界上有像我这样可怜的一个！”她那压抑的郁闷一齐涌上心头，反而引起其他的女人都又转过头来，惊奇地望着她，劝慰她。母亲趁着这突如其来的喧闹，悄悄离开人群回家去了。两个儿子跟在后面，她一边走，还一边哭着，她真的停不住哭泣。一回到了家，便坐在门口又放声大哭起来了，大男孩也陪着低声啜泣，用他的手背不住地擦眼泪，小男孩也哭个不停，可是他不懂父亲死了是什么意思，因

为他一点也记不得他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女孩两手紧紧按着眼睛，很痛楚地哭着，她说：“我一定要为我爸爸哭，虽然我的眼睛痛得很厉害，但我不在乎，要为我爸爸哭！”

母亲不能再继续哭下去了，她很明白，她还有那件事一定要赶紧了结才行。她停息了哭泣，又安慰孩子们一下，这才想着她一定要做的那件事。

母亲有时想着，除了死路再没有别的路好走了，唯一一条路，就是希望能拔去那生长在她身体里面的那个小生命。但是她不能自己一人去做，必须有个人帮忙才行，这里除了表嫂以外还有谁呢？她虽然不希望有多一个人知道这件事，但是她又不知道怎样下手。表嫂是个直率的好人，她懂得一切男男女女的事，而且也生过几次孩子。但是，母亲又怎样去同她说呢？

这件事可真碰巧，过了几天，两个女人偶然碰到站在路旁讲话，谈着些家常芝麻小事，表嫂很关爱地对母亲说：“妹妹，多吃些饭吧，不要再伤心了，你的脸色这样黄，我敢肯定，肚子里一定有虫。”这个念头乘机进到母亲的脑子里，便轻轻悲伤地说：“是有一个虫在我肚子里，简直要吞了我的命！”

表嫂怀疑地看着母亲，母亲把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犹豫地说：“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我肚里，我不知道是什么，难不成是怪风吹的？”

表嫂说：“让我看看。”母亲便解开褂子，表嫂摸摸那膨胀的肚皮，很惊奇地说：“怎么？好像是个孩子，要是你有男人的话，我就可以肯定说你是有喜啦！”

母亲没说什么，羞愧地低下头，眼睛不敢向上望。表嫂看

了母亲的肚子上忽然一阵踢动，很惊恐地喊着说：“我敢说，一定是个孩子，但是怎样怀孕的呢？你的男人已经这些年没有回来，莫非怀了神胎？我曾听说过，古时候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很虔诚的女人，神明就会显灵在她们身上的。你是个好人是不错的，但是，你不是一个怎样虔诚和神圣的女人呀！你难免常常会坏脾气发怒，很能自爱，我们都知道，你认为会有神灵降临在你的身上吗？”

母亲又想编个谎，想说她是在一个暴风雨的一天，跑进土地庙里躲雨，好像觉得有个神灵降生在她身上似的。她正要开口的时候，忽然又停住了，怕是太侮辱了被她蒙了脸的土地公公。其实也是她觉得太累了，不敢再编造谎话了。母亲慢慢抬起头来，无助地望着表嫂，惨白色的脸上泛起一阵羞红。她现在要是还能有一个很完美的谎话，她宁肯换掉半条命也愿意，但是事实摆在眼前，再怎么也不能了。好表嫂看出了她的心事，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只是不愿多问罢了，轻轻地对她说：“妹妹，穿上衣裳，不要着了凉！”

两个女人一起走了一会，母亲的脸上带了一副羞愧的表情说：“不管是谁的，好在也没有外人知道，要是你肯帮我打掉，我的表嫂，我的姐姐，只要我活在世，我会记得你一辈子的。”

表嫂低声说：“我也没什么经验，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会愿意这样做的呢。”

母亲觉得可有一线的希望了，于是耳语似的说：“那该怎么办呢？应该怎样呢！”表嫂又说：“你有钱的话，有种药草是可以买得到的，不过药性很猛，有些时候连大人带孩子都会送

命的，而且比生孩子还要难得多，但只要是药量用对了，就不要紧。”

母亲说：“我就是死了也不要紧，只要能去了这个孽障，只要能让我的孩子和别人不知道这回事，就是我死了我也情愿。”

表嫂很疑惑又同情地望着母亲说：“是呀！妹妹，你的男人已经死了，但将来还会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母亲很忧伤地赌咒说：“要是我再会有动情思念，我宁肯跳进池塘里冻死算了。”

那天夜里，母亲把埋在地下的洋钱又掘了一些出来，找个机会交给表嫂，替自己买打胎药草。

一天夜里，一切都预备好了，药买好了，也煮好了，表嫂从黑暗里走来，低声对等着的母亲说：“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喝？这种事是不好在屋子里做的，是很污秽的事呢！”

母亲想起了路旁的那座小庙，是很寂静的一个地方，平常不过只有几个旅客会在那里经过，到了夜里，一个人也没有了。这两个女人便一道走进庙里，母亲喝下药汤，就躺在地上等候着。

在这寂静的夜里，顷刻之间药性就发作了，母亲感到连做梦都不曾梦见的绞痛，几乎痛得要她命。但痛苦临到头上，还是只得忍着，什么都忘了，最后痛得几乎昏过去。她知道，虽然疼痛难忍，但还是不能喊叫的，一定要静静地才行。她们不敢点上火把，或是别的亮光，唯恐遇着过路的人，让他们看见远远庙里还有不寻常的亮光。

母亲一定得尽量地忍着疼痛，汗珠像雨点一般地淌下来，

失去知觉，如同死了一样。那种绞肠的疼痛，就像她被凶猛的野兽捉住，撕裂她的血肉一样。最后，母亲大喊了一声，好像生命要结束了一样。

表嫂走过去，取了一条席子，把打下来的那块血肉卷在里面，很伤心地低声对母亲说：“还是个儿子呢，你真是一个有福的女人，肚子里有这许多儿子！”母亲只能呻吟着说：“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母亲躺在地上休息了一会，等到可以站起来的时候，扶着关怀的表嫂臂膀，忍住呻吟回家去了。当她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的时候，表嫂就把那个席卷抛下去了。

这事以后，母亲在床上躺了几天，很虚弱地病着，不能起床，表嫂尽量来帮忙她，她一直在床上躺着过了一整个冬天。春天再来时，母亲渐渐恢复了健康，当然已经不会像以前一样了。有时表嫂带点好吃的来看慰她，她总是握住表嫂的手，紧压在她自己的胸口上说：“我这里像被什么紧紧压住了，总觉得咽不下什么东西似的，我的心堵在这里，憋闷得要让我发疯。要是我能尽量地痛哭一场，我一定会好的。”

母亲确是这样的情形，但是她不能哭。整个春天，她不能痛哭，也不能如往日一样地做工，所以男孩只得挣扎着做田里全部的工作，表兄不时也常来帮帮忙。可怜母亲既不能做工，更不能痛哭。

又到麦子出穗的时候了，母亲懒洋洋地走出房门，坐在太阳底下，头发也没有梳，因为那天早晨她很烦心。突然之间，母亲听见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看见管事站在那里。男孩见他来了，赶快跑过去，对他说：“先生，我父亲已经死了，我已代

替了他的位置,因为我母亲几个月来一直病在床上,你要是为看庄稼来的,我同你去,母亲不能去了。”

管事故意装作不经意地看着母亲,他心里当然知道她近来所遭遇的事。母亲也知道他心里明白,但只好垂下头来静默不语,一声不响。管事不在意地说:“孩子,来!”他们两个走了,只留下孤单的母亲一个人坐在那里。

母亲已经确切明白,对管事是不抱指望,也不希望再有什么事了。她病成这副模样,但是想这就是她想要的,也是最后一次再见面了。她心里感受到天大的委屈,就像是要被烧熔似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她马上站起来,穿过田野,跑到一条陌生的路上,那边是宁静的坟地,找了个不知其名的荒坟,坐在坟头旁边草丘上,痛哭起来了。

起初,母亲还强忍着慢慢地流眼泪,不一会开始流个不停,她把头叩着坟头,想着自己实在太悲惨了,心里充满的酸苦,超出她能忍受的。终于她不顾一切放声痛哭,哭声被风吹送到村里女人们的耳朵里,大家相互看看,轻轻地说:“让她哭吧,真是个苦命的人,让她哭个痛快吧,这几个月的寡妇生活,一点也没有得舒服过,告诉她的孩子们,让她尽量地哭好了。”所以大家都尽管让她哭个够。

母亲哭了很久,听见身旁有沙沙的声音,抬头向黄昏的暮色里望着,原来是她的女孩摸索着在不平的路上走来了。母亲一直哭到太阳落山,还没有回去,所以女孩喊叫说:“啊!妈妈,表婶说让你哭个够,让你哭个舒服,可是你已经哭这么久了,还不肯停止吗?”

母亲被唤醒了,望着孩子叹口气,挺起身子坐下,把掉下

来的头发扎到后面，再擦擦她那哭红了的眼睛。女孩拉着母亲的手，紧闭着眼睛，遮挡着刺眼的夕阳，因为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光芒红得格外厉害。女孩很忧愁地说：“我希望我永远不要哭，我一哭的时候眼睛就会被眼泪刺得火辣辣的痛。”

母亲因为女孩的这几句话，感动得使她又恢复了自己，忘却了刚才的一切。女孩说着这些话，摸着母亲的手，把陷在绝望里好几个月的母亲又拉回头了。她又重回了以前做母亲的态度，在昏暗里关心地望着她的孩子，问道：“你的眼睛又厉害了吗？我的好孩子。”

女孩回答说：“我觉得还同从前一样，就是觉得亮光特别刺眼睛，现在我已分不清楚你们的脸啦，哥哥现在又长高了，我分不出是你是他，直等到听见你们说话的声音才晓得谁是谁。”

母亲很慈爱地牵着孩子，哀伤地说：“孩子，妈这些日子心里不舒服，明天清早，我要去买些眼药来医你的眼睛，我早就说过了。”

那天晚上，大家都觉得母亲好像是出远门回来似的，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了。她把孩子们的碗盛满了饭，放在桌子上。她的脸色苍白，疲倦，但是她强装着恬静、平和的态度；尽量鼓足了精神。她望着她的每个孩子，好像好久没有见过似的。她又对小儿子说：“儿子，明天我替你洗洗衣裳，我没有见过你这样脏破的衣裳，你是个很俊的孩子，知道吗？被我糟蹋成这样。”母亲又对大男孩说：“有一天你说你的手指砍破了，而且很痛，现在让我看看。”当母亲替他把手洗干净，擦上一点油在伤处的时候，又问：“儿子，你是怎样弄破的？”

大男孩睁大了眼睛，很惊奇地说：“我告诉过你了，我在磨刀石上磨镰刀，准备着割麦子，一不留心割破的。”母亲很快地回答说：“是呀！我想起来了，你是对我说过的。”

孩子们虽然说不出是什么道理，但是突然间他们一家充满了温馨。这是母亲发出的温情，让他们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抢着同母亲说这说那，小男孩说：“我今天赢了一个铜板，我们今天在街上玩掷钱游戏，看谁能赢，结果我赢了，我真运气！”

母亲亲热地望着他，这样一个俊美而强健的孩子！她很自责，好像好久不曾看见他了，她发自真爱，诚挚地回他说：“好孩子，把你的钱省下来，不要买糖吃了，不要把钱浪费掉了！”

小儿子不安起来，很懊恼地说：“妈妈！我早就想明天去买啦，我不想省下来，因为我一定每天都可以赢一个铜板的。”他还以为母亲会不允许呢，哪知道母亲温和地说：“好吧！你买好了，儿子，钱是你自己的。”

静默寡言的大儿子走进来，对母亲说：“妈妈！我还有一件奇事要告诉你，今天我和管事两个人到田里去的时候，他同我说今年是他最后一次到这村里来了，他想到别的地方去碰碰运气。他说他很讨厌走这乡下的路，也不喜欢做这些乡下收租的事，一季一季都是一样的无聊，他想到很远的城里去了。”

母亲耐心地听着大儿子讲这些话，她默不做声地从桌上抖动的烛光里，注视着大儿子的脸，一直等到他把话说完。这些话就像甘霖降在干涸焦旱的田地上一样，很快深深地渗入

母亲的心窝里去了，她低声毫不关心似的说：“他是这样说的吗？我的儿子。”看起来母亲终于从自己的枷锁里解脱了，轻松地催着大家：“现在要睡觉休息了，明天一早，我还要到镇上去买眼药来治你妹的眼睛，好叫她赶快好。”

母亲现在的声音很精神，也很轻松，连黄狗也敢跑过来向她讨吃的，母亲饱饱地喂了它一顿，狗摇着尾巴，狼吞虎咽，很快活地吃饱了舔了舔嘴，躺下表示心满意足了。

那天夜里，母亲心里安稳地睡了，孩子也都睡了，母亲和孩子都笼罩在浓浓的睡意里，安安宁宁地熟睡了。

十二

第二天早起，灰暗的天空继续下着雨，低沉的云气盘旋在山谷上的天空，山头被乌云遮隐起来，空中散着沉重浓厚的雾气。但是母亲很早就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带着女孩到城里去看眼睛。为了她孩子的眼睛，决定不能再拖延了，已经让孩子等了这许多日子，甚至这么多年。现在，被泪水洗干净的新母亲对待孩子，不再会暴躁了，也柔和多了。

女孩在梳头扎辫子的时候，兴奋地颤抖着，辫子上扎着鲜红的绒线花，穿了一件蓝底白花的褂子，因为她自有生以来还不曾离开过这村子，所以她很渴望地对大家说：“我真希望我的眼睛今天就可以亮起来，那么就能够看到城里一切的景致啦！”

小男孩听她说这话，很调皮地回答说：“若是你的眼睛看得见了，妈就不会带你去啦！”

这样敏捷的答话，姐姐只好和以往应付他哥哥伶俐的说话一样，以微笑回报。她并不回答什么，因为她说话笨口笨舌，又慢又和善。她又想了一会才说：“我宁肯眼睛看得见和

永远不要看城里的景致，这两样事是不同的，但是我想，还是情愿眼睛看得见好些。”

妹妹想了好久才说出这句话来，小男孩早把刚才说的什么话都忘记了！小男孩的脾气很不耐烦，时而改变着，游戏的时候也是如此，在母亲的三个孩子当中，他实在是比较像他父亲的一个。

母亲并没有留心听孩子们的说话，她只顾自己穿衣裳，打扮自己，她拉开抽屉，犹豫地凝视着那小包里纸卷着的银首饰，她想：“我该留着呢，还是把它换成钱呢？”她犹豫了一会，又想：“我已经是寡妇了，实在不能再戴这样的首饰，我也没有心思再戴这些首饰啦，但是也还可以留给女孩出嫁的时候用呀！”所以她望着手里拿着的首饰发呆。但是突然她想通了，她愈怀念着过去一切的经历，愈会惹起她无限的忿恨，她希望从这开始解脱出来，决然地说：“不！我不要再留着它了。我的男人会回来的，他会回来的！要是被他找到这些首饰，就算我说是我买的，他也不会相信。”所以母亲把首饰藏在贴胸的衣袋里，喊着女孩，到镇上去了。

时候还很早，村子里还没有一点动静，她们就在村间的路上跑着。母亲已经恢复了以前的健康，自在地跨着大步，自如地仰着头颈，向着茫漫的雾气里前进，一只手搀着女孩，女孩尽力紧紧地跟上脚步。母亲忘了女孩现在只能模模糊糊地看东西，她只有走在熟悉的路上还能习惯走得容易些。其实女孩自己也不清楚是靠着摸索和感觉，还是靠着模模糊糊看见的影像呢。但是现在走在这条凹凸不平的石头路上，对她又是这样陌生，若不是母亲搀牢她的手，她就会跌倒的。

母亲看到女孩这样，心里好难过，她的心被女孩的不幸牵动着，惊慌地喊叫：“可怜的孩子！是妈妈耽误带你来看眼睛了。但是你也从没有告诉过我，说你真的看不见，我还以为是眼泪刺痛了你的眼睛，让你看不清楚呢。”

女孩半呜咽地回说：“我本来也以为，我还可以看见的呢，妈妈！我现在还是认为我是可以看见的呢，只是因为这条高低不平的路，你又走得比我平常快得多。”

母亲放慢脚步，也不说什么地同她慢慢地走着，快到药店的时候，母亲又很急盼的，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时候还早，她们是第一个病人。小伙计刚下好店面的门板，他一边慢慢地往下看，一边停下来伸懒腰，打呵欠，手指插在还没梳的头发里乱抓。伙计抬头看见一个乡下女人和一个小姑娘站在柜台前面，他惊讶地问道：“你们这样早来买什么？”

母亲指着她的女儿说：“你有医治这种眼睛的眼药吗？”

伙计注视着女孩，再看看她那又干又红，几乎睁不开的眼睛说道：“她是怎么害成这个样子的？”

母亲回答说：“起初，我们想是烟揪的，我的男人死了，我还要顶着男人的份儿到田里做工，有时我回来迟了，都是她烧火。但是近几年来，她那红眼睛好像更厉害，我已经不再叫她烧火了。可是她眼睛里好像还是有一种火热从里面冒出来，烧她的眼睛，这到底是什么火，我可就不知道了，她是一个顶温顺的孩子，从来不发脾气。”

伙计摇着头，伸着懒腰，不在意地说：“许多人害这样的眼病，都是因为身体有火气，但是也没有什么药好医，只会越来越厉害，很不好治的！”

这几句话像凉水让她母女俩的心都凉了，母亲低声急促地说：“或许还可以治的！别的地方有没有医生，你可知道什么地方有便宜的医生？我们很穷的。”

伙计摇着他那蓬松的头，走进去，在一个小木盒里找了点收藏的药，一面走着，一面说：“大概没什么法子能让她眼睛再看见了，我看过许多人害这样的眼病，每天都有这样的人到我这里来，都是因为内里的火气。就连外国医生也不一定有好方法，我听说，他们虽然可以把眼睛割开，用一种魔石在眼里摩擦，或者用外国话低声祈祷。可是眼睛里的火气还是会烧着眼睛，没有人可以将眼睛里那燃烧着生命的火止住的！这里有点清凉的药粉，可以使眼睛清凉一会，要拿它治好眼睛，也是不可能的。”

他取出一点像黑面那样的粉末，装在一根鹅毛管里，用蜡烛油封了口，他最后说：“好嫂子，她眼睛瞎了。”女孩听见这个消息，好像受了很重的打击，心里真是痛苦难过不已。伙计注意看着女孩的脸色，接着仁慈地哄着说：“不要难过了！难过又有什么用呢？这是命该如此的呀！或许她前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才会得这样的恶报。不然，就是她的父亲，或是你，好嫂子！造了什么孽，又有谁人知呀！无论如何，这是恶报临到她的身上，没有人可以改变老天爷旨意的。”伙计自认做了这点善事后，又伸伸腰，才接过母亲给他的钱，慢慢地拖着脚步走向里面铺里去。

母亲回过头来，不服气地说：“她才没有瞎，谁听说过红眼会变成瞎子的？我婆婆的眼睛从小就害红眼，但是她也不是因瞎眼而死的！”她赶紧牵着女孩的手，在伙计来不及回应前

走开了。她们到了一个银匠店里，母亲从怀里把那包首饰拿出来，给了那个胡子老头儿，轻轻地对他说：“给我换钱吧，我的男人死了，我也不好再戴了。”

老头秤秤首饰多重，母亲站在那里等候着，算算能够换多少钱。女孩把脸伏在袖上低声地呜咽着，带着哭声说：“我不相信我真的瞎了，妈！我还能看见秤盘上有些亮晶晶的东西呢，若是我真瞎了，我就看不见啦，不是吗？那些亮晶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母亲知道女孩实在是看不见了，和瞎子一样的看不见了，首饰离她的脸还不到二尺远，清楚闪亮地放在那里，但是她看不见。母亲很痛心地哀吟着说：“你说得对，孩子，那是一只银戒指，我现在不要戴了，我想换点钱用。”

母亲又陷入新的烦恼了，首饰换了，她一点也不在意，也不再去想这些首饰的过去。她只想怎么这银亮的首饰，为什么女孩一点也看不见？老头把耳环和戒指收好放在橱窗摆手镯、指环和小孩们颈链这些漂亮东西的盒子里。现在母亲只想到为什么这些闪亮的东西，她女儿一点也看不见！这些东西对母亲已丝毫不感到重要了。

母亲还想着要办一件事，如果女孩真的瞎了，这件事就更重要了。母亲搀着女孩的手，护着她免得被过路的人们碰着。现在街上已很拥挤，许多人出来卖东西，农夫们和卖菜的人们，把新鲜的蔬菜摆在街道的两旁，渔人们也把鱼盆子放在那里。她们走到一家店前，母亲让女孩站在门旁，自己走进去，一个伙计走来，问她要买什么，母亲指着一种东西说：“那个！”原来她指的是一个小铜铃，下面还悬了一个小锤，专为瞎子们

走路,让人们知道用的。伙计在还没包之前,摇了两下试试好坏,女孩听见了,很快地抬起头来喊叫:“妈!这边来了一个瞎子,我听见铃一样的声音。”

伙计发现女孩是个瞎子,笑起来说:“这里没有瞎子,只有……”母亲很生气地骂他,伙计才把下面的话留住,没有说出来,只好把东西赶快包好交给母亲,站在那里,注视着她们走远,自己还莫名其妙是为什么。

她们母女很满意地回到家里。上午城里充满了吵闹、喧哗以及惊吓的声音,女孩一点也不习惯那些高声呼叫做买卖的声音,她忍受着她看不见的人的粗鲁的挤撞,只好把她的小脚左右交替着,一小步一小步地摸索着走,无意识地笑着也极力忍着疼痛。母亲看见了心里真是悲伤,手里拿着瞎子的铃铛让她格外忧愁。

母亲有了这只小铃铛,但是不忍心马上就给女孩。女孩的眼睛虽然已经瞎了,但总觉得还是不应该给她。直等到夏天过去,割稻的时候也过去了,地主的新管事来纳完了粮。这个新管事是个年纪大的人,是地主远房的穷表亲。秋天来了,母亲仍然不愿把铃铛给女孩用。她还想要做一件事,就是祈求老天能有奇迹出现。母亲每天看着瞎眼女儿,就想起那天药店里伙计说的话:“怕是她父母亲做了什么孽吧?”

母亲自言自语,说她要到一座很灵验的庙去求神,不是路旁的那座庙,也不是被她蒙了脸的那土地老爷。她要到一座很远的庙里去,差不多要走十多里路,听说那边有一位仁慈而且灵验的观音菩萨,肯垂听女人们恳切的祈求。母亲告诉她两个儿子要去的原因,他们都神色凝重,害怕起来,唯恐确是

有什么惩罚降到女孩身上。大儿子老成地说：“我早就担心着是有什么灾难临到她了。”小儿子也正经地说：“但是我做梦也不会梦到她遭着什么不幸，她这样的眼睛，我看得多了！”

母亲也同女孩说：“女儿！我要到南边那座观音庙去，那里有个很灵验的观音菩萨，李家二姨太的儿子就是那菩萨赐的，你知道那个女人一辈子不会生，年纪也很大了，她的男人很不满意她不能生，想娶个小老婆，她就去祈求这位菩萨，居然很灵验的生了一个好儿子。”

女孩回答说：“我记得，妈！她生过儿子以后绣了一双鞋送给这菩萨还愿呢。是呀，妈！那快些去吧，那真是个慈悲的菩萨。”

母亲自个儿去了，在吹个不停的北风里挣扎着走，走了整整一天。这整个月来，寒风从北方荒郊里就没有停息地吹着，带来了寒意，树叶在树上皱卷起来，路旁的野花也干枯凋残了，所有地上的生物都无精打采，显出即将灭亡的现象。还有比北风更令母亲感到不能忍受的，是母亲心里的恐惧不安，她唯恐自己犯的罪报应在她的女儿身上。

母亲终于走到庙里，她也没心情留意看看庙里的景致，红的墙柱啦，镶金的神像啦，以及来来往往敬拜的人们啦，她都不在意。她急着要寻找那观音菩萨，她在庙门口买了些香火，问和尚说：“活菩萨在哪里？”

和尚看她的样子，料想她也是每天来求儿子的妇人中的一个，他努着嘴，指着那正殿墙边，有座观音菩萨像，两边还有两座比较小些的菩萨像。母亲走过去，站在那里等着，这时正有一个弯腰的老妇人，低声为她儿子祈祷着，据说她这个儿子

不能动，已经残废僵卧在床上几年了，连生个后嗣也不能。老妇人祈祷说：“若是我们家里谁犯了罪还不曾偿还，请菩萨指示我，若是我儿子就是因为这原因的话，我愿意还罪，我要替他们偿债！”

老妇人起来咳嗽着，唉声叹气走了出去。母亲接着就跪下来祈求她的心愿，但是刚才老妇人所说的话一直在打扰着母亲，母亲又好像觉得菩萨像已经知道似的向下看着她，凝视着这有罪还未偿债的女人。

祈祷完了，母亲站起来，沉重地叹着气，不知道她的祈祷能不能灵验，点完香火也就走出去了。她又走回那十里长路，到了自己家门前的时候，她感到全身冰冷和疲倦，随即坐在凳子上休息。孩子们来到她跟前问她菩萨可曾听到她祈祷的话，她苦闷地说：“我怎么能够知道上天的旨意？我只能在菩萨前祈祷，我们也只有顺着老天的旨意，等着吧！”

在母亲的心里，她真希望不是她引起的罪孽。她愈这么想，愈使她后悔自己怎么会做出那桩罪孽来，她的胸口又胀气起来，想起那不负责任的管事，让她自己犯下罪恶，母亲深深地痛恨他，厌恶他，她觉得无论用什么方法再也不能把罪恶还清了。当母亲继续加深怀恨着，她的激情和青春的情欲，也逐渐冷退了。如今，母亲已经不再是年轻的女人了。对于母亲，世界上已不再会有令她心动的男人了，只有三个孩子，是她的全部，其中还有一个瞎眼的宝贝女儿。

十三

母亲现在真的已不再是年轻的女人了，她已经四十三岁，有时候在夜里她数数手指头，算算孩子们的父亲到底出去多久了，她数了两只手的手指还不够，又加上两个，足足有十二年了。从村里的人们都知道她是寡妇到现在，算起来，年数也超过一只手的手指了。

虽然母亲身材再没有以前丰满，可是她依然如以前一样健康，走起路来，还是像很有劲似的。别的女人到了这个年纪，或者会枯瘦，或者要发胖，表嫂和长舌妇就是一年胖似一年。可是母亲还是和年轻的时候一样，还是瘦瘦的，那么有劲。她的乳房渐渐缩小而干瘪，都是因为这多年来，在强烈的太阳光下做工累的。现在，她的眼皮下布满皱纹，皮肤晒得像煤灰一般。这几年，她的动作也稍比以前来得慢些，没以前那么敏捷，自从打下那个野种以后，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轻快了。

村子里的人们还常常有人来请她帮忙接生，虽然她还不算老，可是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快手快脚的了。有一两次，一个

年轻产妇自己接孩子，因为有一次母亲不小心把新生的孩子掉在地上，擦伤了头，总还算幸运，这个男孩无大碍，后来也长得很壮实。

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也觉得母亲是老了。大儿子常常会劝母亲多休息，不让她做吃力的重活，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田地自己耕种，而且做起来也能胜任。他尽可能让母亲做些轻松的事，他最安慰的，莫如在夏天看着母亲静静地坐在凉荫下的板凳上做针线，他独自一个人到田里去做工。

可是母亲并不觉得自己有她儿子所想的那样老，她欢喜田里的工作比任何工作都来得起劲。她欢喜到田里做工，凉风吹着汗湿的衣衫，回到家里，虽然很疲惫，但这种日子实在很甜蜜。她的精神只注意着田野山里这些庄稼事，一时想叫她收下心做些细小针线之类的家务事，还真不容易呢！

在这个家庭里，他们都同情着眼睛看不见的女孩，他们知道女孩的眼睛是瞎了，真可怜！女孩自己也知道，自从那天和母亲一起到城里去，她就隐隐地知道了。母亲虽然到庙里去祈求，但母女俩都没有多大的信心。母亲一直害怕是她自己造下的罪孽，但女孩总认为瞎眼是她自己的命运。

一天，母亲喊着问：“鹅毛管里的药你用完了没有？”女孩坐在门槛上，轻轻地回答说：“早就用完了。”女孩坐在这里很合适，看不见亮光，亮光也射不着她的眼睛。

母亲又说：“我还要替你买些，你为什么不早说？”

年轻的女孩摇着她的头，母亲抑制住心跳看着女孩的表情，突然女孩伤心地说：“啊！妈妈，我瞎了，我知道我瞎了！”

现在我一点也看不清楚你的脸了，若是叫我到稻场上去，我也辨不清方向了，你看我现在不是不常出去了吗？连田里也不去了吗？”她一边说着，不觉竟哭起来了，她哭的泪水，让眼睛格外疼痛，她咬紧牙关，竭力要忍到不能忍的地步。

母亲没做声回答，还有什么话好回答她瞎眼女儿呢？过了一会，母亲走进屋里，从放首饰的抽屉里，终于拿出她上次买的小铃铛来，走到女孩面前说：“孩子，我买这个小铃就是准备着哪天你……”母亲没有勇气说完，就把这东西塞在女孩的手心里。女孩接着，马上就知道是瞎子用的小铃，她握紧了小铃，很悲伤地轻轻说：“是的，我需要这个小铃，妈！”

那天晚上，大儿子回来的时候，母亲叫他砍一根硬树枝，削光了皮，给妹妹做一根拐杖。这样，女儿一只手拿着小铃，一只手扶着拐杖，像别的瞎子一样，走起路就会比较自如些，而且少担点心。若是碰到什么意外，若是有人不小心碰到她，或是把她推倒，母亲知道这样大家都会注意到，因为她已经把小铃铛为女儿安排好了。

从此以后，女孩走出大门，总得带着这两样东西——拐杖和小铃铛。她学习怎样轻轻地、清脆地敲着小铃，小心地迈着安稳的脚步。她是个很美丽的姑娘，不足的就是从她那小脸蛋上依然看得出是个瞎子。

然而这个女孩对于家里的一切家事，都有令人夸赞的本事。她用不着铃，也用不着拐杖，能够淘米，煮饭，只是母亲坚决不再让她烧火了。她还能扫扫屋子和稻场，她也可以到池塘边打水，还能从拐角隐密的地方把鸡蛋找出来，她靠着嗅觉

和听觉，能知道水牛在哪里，并且把草料放在牲畜面前，除了针线活儿和田里的工作外，差不多所有事情都能做。其实田间的工作她也做不了，因为她的身体不太强健，她从小就受眼睛的累，因此妨碍了她身体的发育。

母亲看见女孩在家里干活儿的情形，心痛得就像烧熔了似的，想到将来女孩会嫁到什么地方去？不知会受什么痛苦？还不知会遭什么厄运呢？但是女孩终究是要出嫁的呀！不然，母亲死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照应她，她也没有一个可以托付依靠的人，一个女人是不能靠着娘家的，是要属于夫家的。母亲常常思想这件事，她怀疑没有人肯讨一个瞎眼的女人，若是真没有人肯娶她，她将会怎样呢？每次母亲若是说起这事的时候，大儿子总是回答说：“我会照应她的，妈！只要她能够照样做好她自己的事就好了。”儿子有这样的想法，无论如何母亲总是会得到一点安慰的。可是母亲也知道一个男人的心是不能完全靠得住的，还要看看他的女人怎样才能决定，母亲有时自己想：“我一定得给他找个好女人，也能够好好温和地照应我的瞎女儿。我必定要为儿子找一个能照应丈夫和他的妹妹两个的女人。”

虽然母亲自己还不觉得，但这该是替她儿子找女人的时候了。儿子已经十九岁，可是他从来没有向母亲提过要讨老婆的话，或是表示出他需要女人的意思。他一直是和顺的儿子，只知要工作，不晓得要求什么，即或他偶尔到镇上去，或是到茶店里去，也是很少的，而且总是为着有事才去的。从来不说脏话，从来不赌钱，顶多只不过站在远处望望，像是装作默默老成的派头。

对母亲而言,他是一个顶完美的儿子,只有一样不好,就是不能容忍他弟弟。这也真是件怪事,这个大儿子对于世界上的一切的事都是和平温顺的,甚至对于牲畜都是如此。他沉默寡言从不多话,母亲要给他做件衣裳,他连什么颜色都不会挑,但是这做哥哥的,对待弟弟却很威严强硬,只要弟弟一懒散,或是淘气调皮,他就很凶地咒骂他,并且勉强他到田里去做工。家里经常会充满了吵闹的声音,小儿子高声嚷着反抗的气话,大儿子一声不响忍着,直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就会把弟弟压在身下,随手拿起什么东西,或是用拳头,拼命地打他,总是把他打得大哭逃到树林里,或是表兄家里去躲着。全村里的人都会责备大儿子的心肠太狠,都跑过去救小儿子,这样一来,又让小儿子反而觉得气盛,更加胆大起来,躲在表兄家里,不出来做工,整天和那些男女孩们瞎混,看见他的哥哥到田里去了,才敢又自在地回家去。

有时大儿子感到特别劳累,还没做完工就回家去了,遇着他的弟弟,抓住他的头,挟在膀子中间就打,母亲跑过来喊着说:“算了吧!算了,你也太过分了,把弟弟打得这样,也吓坏了你妹妹!”

大儿子很倔强地回答说:“我们的父亲死了,难道我做大哥的不可以责骂他吗?他是个偷懒的东西,又整天赌钱,这是你都知道的,妈!但是你还是最疼爱他!”

母亲确是最喜欢她的小儿子,只有他最能够感动母亲的心。母亲觉得大儿子已长成一个大人了,而且整天沉默着,不肯和人说什么话。可是母亲哪知道这就是儿子苦闷的象征,每当他苦闷的时候,母亲还以为是他的坏脾气呢。母亲也很

爱女孩，常常为了她的眼睛感到痛心，她永远也忘不了老天的谴责，也不知道菩萨有没有听到她的祈祷，她也没有回去还愿。母亲认为都是她所犯的罪孽，自己担当不了，所以都报应到女孩身上。母亲因此总是格外温和，怜惜她的瞎眼女孩，可是母亲从女孩身上一点也不能找回一些慰藉。即或女儿有时很高兴地走近母亲身旁，坐着陪母亲说话，母亲也因不忍看见那紧闭着的瞎眼睛，只好借故起来找点什么事做打发心痛。只有小儿子是活泼健康、快快乐乐的。母亲特别喜爱他！常常还以为他是父亲的化身，把以前爱丈夫的心都一齐转过来给他了。母亲因为爱他，常常拉偏架，当大儿子拖住小儿子拳打脚踢的时候，母亲就闯进去，强迫大儿子停手，大儿子恐怕打到了母亲，小儿子就这样又抽空溜跑了。

小儿子经常整天就这样溜出去，躲在表兄家里，渐渐地开始学会到处游荡，随处漂泊，有时荡到镇上，甚至一两天才回到表兄家里，先站在门外，瞟着他的哥哥。他不肯回家，母亲会等到大儿子出去以后，跑到表兄家里，用好话哄他回家，给他些好吃的东西。母亲也会有些怕大儿子不高兴，有时同大儿子一同在田里工作，她会独自先赶回来，在大儿子还没回家前叫小儿子先吃饭，小儿子尽在盘子里挑好吃的，母亲也随他的便，因为太爱他了。母亲爱他是因为他那喜笑的言语和态度，他那光滑的圆脸，还有那灵活的身子简直和他父亲一模一样。大儿子一天到晚做工，背也弯了，手掌也磨得又硬又粗，而小儿子却是又聪明又讨喜，皮肤细细滑滑，手脚灵快得像个小小公猫，母亲真是爱他！

大儿子觉得母亲所有的爱都给了弟弟，他也很在意着这

件事。他每天为了家里，为了体贴母亲工作得半死，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在他看来，母亲是个最偏心的人。他从小开始就奋力地做苦工，可是母亲从来不放在心里，这些令他伤心的事，深深地嵌入他的心底里，使他不能不有些忌恨他的弟弟。

十四

这种忌恨壅集在大儿子的心里，就连母亲也不知到底有多深，一直到爆发出来的一天。就像那河水的源泉涨满了，小河被决堤的山泉暴冲下来般突然，让大家感到惊恐，措手不及。因为从没人注意这件事，简直像晴天霹雳一样。

这是夏末稻子熟了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从黎明忙到日落，没钱请人做工的人家，就必须自己劳苦。虽然小儿子心里想着别的好玩的事，不情愿地在田里做工，但是母亲哄着他，摸着他那黑亮柔软的头发，偷偷地对他说：“这几天你好好地做工，我的好儿子，等收成完了以后，我给你买好东西。”

小儿子应允着，嘟着他的嘴，也很吃力似的做工，虽然做得不是太好，也算还可以。当他哥哥瞪着眼睛监督的时候，至少也可以凑合，免得皮肉挨打。

那一天，雷雨的前奏已快来了，大家比平常更加紧工作，他们把割下的稻子捆好堆起来，母亲一直忙到累得做不动的时候为止。她现在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耐劳了，自从那天黑夜里，为了自己的尊严，吃了打胎药以后，身子就时常觉得疲

乏，她叹着气，伸直了她那酸痛的脊背对大儿子说：“儿子呀！我要先回家看看饭煮好没有，等你回去吃，我实在太累了，全身疼痛。”

“那么就先回去好了。”大儿子的回话虽然听着有些粗鲁，可也不是有意，他是从来也不会勉强母亲做重活儿。母亲独自去了，只留下兄弟两人在田里，天色也渐渐低暮，连远处打稻的人也看不清了。

母亲才把水放在饭锅里煮滚了，坐在门槛上的女儿嚷了起来，说她听见她弟弟的哭声，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听听，果然不错，她急忙奔回稻田里，看到在稻堆上，大儿子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地用锄头把子狠命地打小儿子，小儿子嚎哭着用两个拳头同他对打，又挣扎着想从他哥哥紧握着他的颈根的手里挣脱出来。但是他哥捏得很紧，还一直用锄头把子打他。母亲拼命地奔上去，捉住发疯似的大儿子，请求他说：“我的儿子，你弟弟还是个小孩子呀！儿子呀！儿子！”

母亲这样拉住大儿子，小儿子就从他哥哥掌中像个小野兔似的一溜烟跑了，顿时穿过了田野，就在黄昏的暮色里消失了。这时田里只剩下他们母子两个，母亲和蔼地说：“他还是个小孩子呢，儿子！他才十四岁，他心还贪玩着呢。”

但是年轻的大儿子却说：“我十四岁的时候不也是个孩子吗？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可曾在收割的时候闲玩过？我可曾要你哄着我给我一个戒指、一件衣衫或是什么？我做工挣钱是为我自己吗？”

母亲才知道这个笨孩子已经在他哥哥面前吹嘘过了，所以她站着默声不响，感觉到是自己错了，只静静地看着她的大

儿子，大儿子又接下去说：“是的，你只知道要存钱，我们辛苦所挣的钱都交给了你，我从不肯为我自己花一个小钱，舍不得吃一根烟，也舍不得喝一碗酒，更不肯去买一件自己欢喜的东西，也从来不会认为这田里的事是我不该做的。可是你竟把我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应许了他！到底为了什么？工作是他应尽的责任，能给他吃穿就够了！”

母亲低声懊恼地回说：“我没有许诺要给他戒指和衣衫的。”她很害怕着这一向很静默，现在突然变了人似的，正在发怒的儿子，她现在已经不认识他了。

“你许诺的！”大儿子急着说：“恐怕还不止这些，还有更厉害的呢。他说等收成完了以后，稻子卖了田租付了，你许诺他，他要什么，你就买什么给他。”

母亲心里觉得很愧疚地回答说：“我的意思只不过是些小玩意，几个钱的小玩意。”但是突然母亲想到，他们不都是自己的儿子吗？于是又鼓起勇气接着说：“就算是我应许他一些小玩意，还不是为了你，为了想要他能帮帮你，想尽量减少你的劳累。但是你竟用这个脸色对我，说出这样不孝的话来，还要打骂你的小弟弟！”

大儿子再也不说什么，他弯伏在稻堆上，像着了魔似的捆着稻子，疯狂地捆个不停。母亲站在那里看着他，不知当怎么办才好，觉得他对待小弟弟是太苛刻了，但是不管怎样，她也觉得自己是错了。母亲看大儿子尽情发泄着，克制住呜咽，咬紧牙关不让眼泪落下来。母亲看在眼里，才知道大儿子不再是像以往一样的满足，不再是一个没有想望的人了。母亲的心软了下来，她觉得是她一时不留意伤了她孩子的心。所以

她更加温和地向他说：“儿子，是妈错了！我知道，我以往从来没有对你好过，那是我不曾注意到你已慢慢长大，我现在看到你已成了大人，你已是我们家里男主人的地位了，因为你一向这么顾家和勤奋工作，你将是决定家计和主持家里钱财的男人呀！我知道你现在确已是个大人了，我要赶快卸下我老早就该卸掉的担子，我还要给你找个女人，今后就是你同她的时候了。我以前还没留意，现在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母亲这样安慰着，大儿子嘴里虽然咕噜了几句，可是母亲也没有听清楚，他又转身去做事了。母亲安慰了他儿子，自己也觉得平安些了，走回家一进门，故意喊着：“好呀！我闻到饭一定烧焦了。”其实她这样嚷着，只不过是想要遮掩她回来时的心情，尽量恢复平常而已。

母亲回到家里又忙东忙西起来，将一切的忧烦又忘记了。女孩问：“妈妈，是什么事呀？”她抢着说：“没有什么事，不过是你的弟弟不肯做工，被他哥哥说了，兄弟们在一块，争吵的事总是常有的。”母亲又出去拔些萝卜，预备做碗特别的菜，把萝卜切成细丝，加些酸醋、香油、酱油在上面，这一样菜她知道是她大儿子顶欢喜吃的。她一面做菜，一面回想刚才对他儿子说的安慰话，她觉得儿子的确是应该娶老婆了。她又埋怨自己，这么地依靠着儿子，他已是个成年的人，但是并未得到成年人应得的。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她对儿子许下的承诺。

大儿子终于回来了，可是比平常晚些，天色已黑透了，母亲看不清楚他的脸容，直等到把蜡烛点在桌子上，他在桌子边坐下来才看清楚。母亲很亲密地看着，大儿子还没注意到母亲正在看他的时候，母亲已经看出他已恢复了他原本那喜悦

的容貌。母亲知道她安慰他的话,使儿子脸上显出安祥的微笑,所有的不高兴全都消失了。母亲又转向站在门口,饿着肚子不敢进来,等着察看他哥哥脸色的小儿子,说:“进来吃饭吧,小儿子!”

小儿子进来了,眼睛不住地盯在他哥哥的脸上看。现在大儿子反而一点也不在意他了,因为他心里的不平已经消没了。母亲这才觉得很满意,知道她决定的主意是对的,所以她决定,一定要完成她所应许儿子的事。

母亲每遇到什么小麻烦就会去找表兄夫妇两个,这次当然不例外,因为她不会挑选,在这村子里不是同姓的就是亲戚家人,实在不知道要到哪儿去找一个好姑娘。母亲进城也只同城里一些小店做些买卖,当然也不认识城里的姑娘。那天晚上,母亲去表嫂那聊了一晚,秋天虽然近了,可是还是很热,表嫂一面给小儿子吃奶,一面和她聊着。母亲直到最后才说出她的心事:“姐姐,在你娘家村子里,可认识一些姑娘吗?像你一样好的姑娘,只要口快心直,会生孩子,能吃苦耐劳,我就欢喜了。若是她不很会照应家务,家里的事我还能照应几年,我还可以容忍的。”

表嫂高声笑着,看看她自己的男人,对母亲说:“我真不知他会以为你儿子有了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是幸福呢?还是祸害呢!”

表兄慢慢地抬起头来,他听她们谈话的时候,嘴里常嚼着一根稻秆。他思索地回答说:“是呀!很好!很好!”他女人听着他那心不在焉的话又笑起来了,说:“好!我到那边去探探,妹妹,那里有二百多家人家,算是个集市呢,没准儿会有一个

姑娘准备要出嫁呢！”

他们又继续聊一会，母亲很坦白地说他们付不出很多的聘金讨媳妇，她说：“我知道，我们不能希望讨一个十全十美的，我们这样穷苦人家，我儿子也没有多少田地，我们租人家的地比我们自己的田还要多呢。”

表兄接着谈到这件事上来，说：“你们总算也置了一些田产的了，现在可是还有一些人们连一分地也没有，我宁愿把我的姑娘嫁给一个有点田地而不要有太多钱的男人。一个好男人和自己的好田地，才真是给一个姑娘最美好的许诺呢！”表嫂又说：“好！孩子的爹，若是你让我去的话，我只要花上两三天的工夫去探访一下。”他欣然同意地说：“我当然愿意，相信那边有许多姑娘都到了年纪，就等着结婚呢。”

过了几天，表嫂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带着小婴孩和其他孩子回娘家去，也好让她娘家的人看看，她那个大的孩子，已经可以帮忙她照应小的了。她雇一辆小车，将孩子们一齐放在上面，她自己骑上男人的小灰驴。田里收成完了，只需牛去犁地，驴子派不着什么用场。他们就这样动身了，去了三天多的工夫，那边姑娘她确实看了不少。母亲听了她回来的消息，赶快跑过来，表嫂也仔细对母亲说个清楚。

“村里多的是好姑娘，我娘家的村子跟城里一样，生下是女孩的话，也并不会像穷乡下把她们送人。都会让她们长大成人，所以村里满是姑娘。我从认识的探了一下，妹妹，都长得很好，气色丰满，如果我有那么多儿子的话，她们每个都可以和我儿子相配。可是你只要一个，所以我把眼睛范围放小，相了十几个，被我选出了三个。这三个当中我又仔细挑了一

下,我看第一个有些咳嗽而且流鼻涕,第二个眼睛有些红肿,到第三个确是顶好的。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我敢夸口,她的言语举止都很谨慎,他们说她还是全村上顶有手艺的裁缝师。她做她家里全家人的衣服和她自己的衣服,有时还替别人做做赚点钱。要说配你的儿子她恐怕稍嫌年纪大些,因为她以前曾经订过婚,不幸男人未及成婚时就夭逝了,不然她早就嫁了。其实这也不算坏事,因为她的父亲急着想把她嫁掉,也不替她要多少过门聘礼,她脸色虽然没特别红润,那是因为做针线太累的缘故,不过眼睛倒没有什么缺憾。”

母亲很快地回答说:“我们家里红眼的已经够多的了,我自己的眼睛也不是那样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能够做针线的人。就决定了吧!姐姐,就是这个,只要是她不比我的儿子大上四五岁,那就好办啦!”

这事就这样算决定了,双方将各人的生辰八字拿到风水先生那去合一合,他们两个都很合配,男人的肖马,姑娘肖兔^①,彼此各不犯冲,这是预言会白头偕老的意思。因为万事都需凭靠命运,不得相强的。于是过门聘礼也得按时辰送过去。

母亲将藏在地底宝库里的洋钱拿了几块出来,又拿些零碎的铜板,要为这个姑娘做两件新衣裳。这里的风俗,可是要找全福、有夫有子的女人下剪的。想想这村里又有谁能比表嫂还有福气呢?所以母亲拿着好布料,到表嫂家里,对她说:“就在这儿下剪吧,我的姐姐,那么你的福气就会降在我媳妇

^① 按原文,姑娘的属相为猫,故推断作者采用了越南的十二生肖谱,以“猫”代“兔”。

身上了。”

表嫂欣然下剪了，她裁了很宽大的身腰，为新娘将来怀孕时候还可以很舒服穿着，免得丢了浪费。

母亲又花些钱，租了一顶大红喜轿，一顶假珠凤冠，假珠指环，以及喜庆那天一切要用的东西。尤其是每个新娘新婚必定要穿的一条大红裤子，一切都办齐备了。看定的吉日也一天一天逼近，终于等到了，那是一个清亮有点寒意的冬天里的一个早晨。

这是母亲一生最兴奋的一天，迎接一个新而年轻的女人进门，她想着已做了很久这家的主妇了。母亲穿上她那顶漂亮的衣裳，整整齐齐地站在家门口等候着，看见喜轿临近了，里面坐着的新娘被抬着走近的时候，母亲好像突然觉得就在不久以前，她也是坐着同样的轿子进门的。过世的老太婆也是同样站在她今天所站的位置，她的男人站在今天她儿子所站的位置。近来母亲已很少思念她的男人了，对男人的念头早已没了。可是当她今天站在门口等候着的时候，心里又有一种渴望纠缠着她，使她又思念起她的男人来。但这并不是肉体上的渴求，那是早已绝望了，而是一种伤感的思想，想到她自己的一生，感觉到她自己的孤独。

母亲不自在地望着她的儿子，不久以前他还是她的儿子呢，可是如今已经是别个女人的丈夫了。大儿子站在那里沉静地低着头，直硬地穿着一件长袍，一点也不自然，常赤着的脚上也穿了一双新鞋，身体好像不听使唤似的，他的手背在长袍后面不停地搓揉着。母亲叹了一口气，又思念起她的男人来了，她回想她以前在喜轿里怎样从帘子后面偷看她的男人，

她看见她的男人是那样俊美，那样温和的一个人，还记得她的心是如何激情地跳动着。她暗暗想着她的男人比今天这个儿子要俊得多呢，依然觉得她的男人是她所遇见最美好的一个。

母亲还来不及想完以前，朦朦中，进门的队伍到了，先进来的是喜物，小的水果，女家配上一只母鸡和先前男家送到女家的一只公鸡配对儿，这是风俗。喜轿停在门口，表嫂、长舌妇以及村子里一些年长些的妇人拉着新娘的手搀她出来，新娘故意装着不肯，不情愿似的，虽然最后她还是出来了，但仍然不情愿似的，眼睛向着下面看，不敢抬起头来。母亲被人们拖到表嫂家里去了，依着本地的风俗，媳妇不能轻易见到婆婆的，不然，以后她就会不怕婆婆了。所以整个的一天，母亲等在表嫂家里。

但是母亲仍然站在表嫂家门口，因为就在对面，她可以听到人们谈论新娘。人们都嚷着说：“好一个又贤淑又漂亮的姑娘呀！”又有人说：“这双美丽的鞋子一定是她自己做的，因为大家都说她会做针线，她的手真是巧呀！”有些人走去摸摸新娘的大红喜服，又挑起来看看里面的衬袍，都做得很好，大盘扣子卷得又硬又好。他们跑过去转告母亲说：“新娘是个很称意漂亮的姑娘，也很能干。”但有一些男人粗俗地说：“依我看来，我觉得她太瘦，太黄了。”另有一个男人高声嚷着说：“是有一点瘦，但是过几个月，就会胖起来了，老兄呀！哪有一个男人不会让姑娘发胖的呢？”

就在这热闹和粗俗的谈笑中，新娘子很庄重地进到她的新家，完成了婚礼。

母亲因为媳妇来了，现在必须要让出她睡了多年的床铺。

那天晚上新媳妇还得为母亲准备另外的床铺，这也是那地方的风俗。所以媳妇就在后面替母亲把从前老太婆睡的床铺好了，那也是大儿子所睡过的床。瞎眼女儿在旁边自己睡一张小床，小儿子若是在家的话，总是睡在厨房里。是呀！正式的床位如今是要让给大儿子和他的女人睡了。母亲夜里睡在老太婆的铺上时，觉得她自己确是已经老了！虽然白天里还是照常到处忙碌，料理一切和指挥一家子。但是一到夜深里，她就觉得她的确是老了。母亲常常会在夜里惊醒，她奇怪自己怎么会睡在这个铺上，儿子和媳妇也不该睡在她的床上呀！可是她自己又觉悟到：“我想起那老太婆在当我做新媳妇的时候，她也会感到我现在感受的痛苦，是我把她从她的床上赶走，让她的儿子同我睡。现在又有人赶走我，同我儿子睡在上面了。”

这就是生命所以延续的奇妙力量，永无止境的像风车轮转着。又像一串不断的链子，一个环节紧套着一个环节，母亲激动地思想着这件事，觉得还是使她不能接受。她并不是在眷恋过去，而是思想着将要来临的一切事实。从那天起，她虽然在名分上是家里最老、最尊贵的主妇，可是在她的心目中，她已经不再自以为是最尊贵的了！

母亲仔细留意着她的媳妇，她是很孝顺，每天早晨先在婆婆面前叩头请安，直等到母亲向她嚷着说：“好啦！好啦！”母亲在她的身上也找不出什么错处来。母亲只得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她总会有什么错处，有什么缺点，只不过我一时还看不出罢了。”

这个新媳妇她可不像别家的媳妇一样，一下子就会把自

己的性情完全显露出来。她做事既勤劳又伶俐，事情做完了，就坐下为她的男人做针线，凡是她所做的事，都是细心完美的。

其实在这个世上，哪会有两个女人做起事来，会完全相同的呢？母亲虽不这么以为，但总认为媳妇应该跟自己一样做才是呢。但是不然！媳妇有她自己的想法。她煮饭的时候，总是多放水，也许是母亲的多心，但这样软的饭母亲不喜欢吃也不习惯。所以她告诉了媳妇，但是媳妇很柔婉地说：“我们都是这样煮的。”显然她并不想改变她的煮法。

媳妇继续对家里一切的事，都照着她自己所欢喜的法子改变过来。但她也不是很性急的改换，而是用很细心、慢慢改变的方法，所以母亲也挑不到她什么毛病，不好冲她发怒。还有一件事，媳妇有些抱怨，夜里不喜欢家里有牲畜的气味，但她没向母亲讲，而是向她的男人抱怨。于是就在那年冬天，男人又添造了一间房屋，把他们的床搬过去，分开单独地在那间新房睡了。母亲非常惊讶，也不满意这个新花样。

母亲曾对瞎眼小女儿说过，她不会向媳妇发怒，其实也没什么值得向她发怒的，因为年轻的媳妇事做得很好，也很小心，使母亲没机会也很难开口说“这样不对”或“这事你没有做好”。但是不管怎样，母亲心里多少总有点不满意，最讨厌的莫过吃软的饭了，为着这件事，母亲常常自言自语地念念有词，到后来忍不住大声嚷着说：“我吃这种软的饭，肚子里从来没有觉得饱过，我的牙齿也嚼不出什么来，这种稀烂的东西，经过肚肠子像是一阵风，哪能像那硬的饭粒经得起饿呀？”

母亲觉得媳妇根本不理睬她这件事，一天，当大儿子正在

田里做工时，母亲跑到那里对他说：“儿子，你为什么不吩咐她把饭煮得干一些、硬一些？我想你以往也是欢喜吃那样的饭。”

大儿子停下了工作，靠着锄头歇了一会，慢慢地说：“我欢喜她煮饭的法子。”母亲的怒火突然冒了起来，生气地说：“你以往可不是欢喜这样吃的，你只是想合着她一起来反对我，你因为欢喜她就同你的母亲作对，你应该感到羞愧呀！”

年轻的大儿子脸上泛起了羞热，只简单地回答说：“我是很欢喜她。”说完就举起锄头继续干活了。

从那天起，母亲知道他们两个已俨然是家里的新主人了。大儿子和往常一样和气，也很努力地做事，他俩把赚来的辛苦钱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儿子不会乱花钱，媳妇也不会，他们两个是一对很省的夫妇。现在儿子是男主人，媳妇是主妇，房屋、田地都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在他们看来，母亲不过是家里的老太婆而已。但是谈到耕种、下种之类田地里的事情，母亲的经验和懂得的还是最多，他们也会让她说，但是说了也等于没有说一样，因为小两口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母亲顿时感觉到空虚，连她的经验和智慧都感觉到空虚。

当儿子的新屋造好，小两口搬进去的时候，母亲的痛心是谁也忍受不了的。所以母亲对着睡在旁边的女儿怨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挑剔的人，说牲畜的气味不能闻。我想！他们造那间屋子，是想离我们远一点，让我们听不见他俩合计的事。他们从来不同我商量过什么事，那不真是因为牲畜臭，而是你哥哥太宠太欢喜她了。他们一点也不关心你和

小弟弟，就连对我也这样，我现在总算完全明白了！”女儿不回答什么，母亲又说：“你是不是也认为是这样的？我的女儿！我说的不对吗？”

女儿迟疑了一会，在黑暗里说：“妈！说实在的，我有些话要说，可是我又不敢说出口，我怕让你伤心。”

母亲催促她：“说呀！孩子，我总是伤心的。”

女儿这才轻轻用那胆小的声音问：“妈！你会怎样安排我这个瞎子？”

母亲一直以为是要和女儿一起住的，至少在她活着的时候，是想和她多住几年的，她从没有想到别样的事，所以母亲很惊讶地问：“你是什么意思？我的女儿。”

女儿委婉地说：“我不是说嫂嫂对我不爱……其实她对我也并不坏。可是，她奇怪你怎么还不赶快把我嫁出去？有一天，我听见她问弟弟，问我婆家定在哪个地方，当弟弟回答她我还未曾定的时候，她惊奇地说：‘这样大的姑娘，还没有个婆家！’”

“孩子！你眼睛瞎了，”母亲说，“瞎眼姑娘是不容易嫁出去的！”

“我知道！”女儿沉重地说。她觉得她的舌头很干，呼吸急促地接着又说：“但是，妈！你知道我还能做许多家事，如果有可怜的穷苦男人，或是死了女人的男人，还贪图我这样的一个不向他要什么钱，而且还能做些轻松家事的瞎姑娘，这样还比我留在我家里，或在你离开我以后，没人照应我要好些呢。妈！我并不觉得嫂子肯养我一辈子。”

但是母亲很反对地回答说：“孩子，我不会让你去给那些

男人填房！我们穷，我是知道的，但是总能养得活你。那些多半是铁石心肠，都是无情的男人。孩子，你快睡觉去，不要再想这些事了，看妈这样健壮，还可以活很久呢，况且你哥哥待你也不坏，他是个好哥哥呢！”

“妈！那时候他还没有娶嫂嫂呢！”女孩叹了一口气，以后就静默不响了，装着好似入了梦乡。

平常的时候，母亲累了一天会睡得很浓酣很甜蜜，但是今夜里她怎么也睡不着。她躺在床上痛苦地思想着，把以往过去的事，一件一件地翻来覆去思想着，看看她女儿所讲的话对不对。虽然她想不出什么可以证明女儿的话，但是至少她已然觉得她的媳妇是不可亲的了。甚至媳妇对小弟弟也不十分亲热，但是现在至少还有她在，媳妇对待弟妹还不会过分，这实在又是一个让母亲感受到的新痛苦。

十五

母亲每天留心观察，看女儿说的话确实不确实，果然她说的不错。媳妇时常用她的巧滑，让瞎眼女儿心里受到很多创痛，就好比母亲亲眼看到的，她不给女孩盛满碗的饭，桌子上有什么好菜，她也不替她夹一些放在碗里，女孩看不见，怎能知道桌子上有什么菜呢？大家都忙着填饱饥饿的肚子，他哥哥也不留意。要不是母亲的眼睛够亮锐的话，女儿压根儿就不知桌上有什么菜，所以母亲忍不住喊：“女儿，你欢喜吃今天做的猪肚汤吗？”

女儿很和顺又惊奇着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们有这碗好菜，我很欢喜吃呢！”这时候，母亲举起调羹，伸到碗里，舀一些肉和汤，放在女儿的碗里。媳妇当然明白母亲是故意做给她看的，所以她也很和气地，很有礼似的，动一下她那薄薄的嘴唇说：“原谅我，妹妹！我不知道你碗里没有。”可是母亲当然知道她是在说谎。

媳妇替女孩做双新鞋，因为她替家里每个人做鞋是分内的事，但她不用心做女孩的鞋，把鞋底故意做得薄薄的，这样

可以省她一些纳鞋底的力气，也不在鞋头上给她做一朵花。母亲看见了，就不开心地问：“什么！女儿就不能穿一双像你那样有花的鞋吗？”

媳妇睁着她那蒙蒙的眼睛说：“要是早告诉我，我是会给她做的，我只是想她又看不见，不管什么花样和颜色她都看不见！我还有很多鞋子要做呢，小弟弟因为常跑到镇上去玩，一个月的工夫就会穿坏一两双鞋呢！”

女儿在太阳下面门槛上坐着，听见嫂嫂说的这些话，又听见她告小弟的状，便急着说：“妈！我不在乎鞋上的花，嫂嫂说得很对，花对我有什么意思呢？”

这件事虽不算争吵，但像这类的小事太多了。有一天，当母亲独自到房屋后面倒些吃食在猪圈里的时候，大儿子走到母亲面前，对母亲说：“妈！我有一件事要同你说，我并不是希望着妹妹离开家，也不是埋怨她什么事，但是我一个男人必须为自己的前程打算，妹妹现在还很年轻呢，妈！她才开始她的人生呢！难道我要养活她一辈子吗？我没有听说过别的人家有这样的事情，一个男人还要养活他的妹妹，除非是个富人家，家里不缺饭吃才可以。一个男人的责任，只是养活他的爹娘，他的妻子和他的小孩子。像妹妹这样年轻，同我一样活得可长呢！要是她不出嫁，对她自己也是不幸，每个女孩都要出嫁才好。”

母亲瞪着她的儿子，脸上现出从没见过的怒容，向着他责备地问：“是不是你那个女人已经把这念头灌在你的脑子里了？我的儿子！你们俩独自睡在那间屋子里，说了我们什么？她教你使坏，叫你照着她夜夜念你的话来分离你的骨肉。你！

你也和别的男人一样没用，当你同一个女人睡在床上的时候，你就像沟里的烂泥一样的软。”

母亲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去，又倒了一些东西给猪吃，看着猪努着嘴吞食。母亲现在只是想看着牲畜，好平复一下她激动的心情。她伤心地接着说：“什么样的人才该要你妹妹？我们能希望谁来娶她？除了很穷的男人，或是死了女人的男人，或娶不起一个完美女人的男人。”

大儿子急忙解释说：“我也是为她着想呢！我为她想过，虽然她不能像一个完美无缺的女子能找一个很好的男人。不过还是嫁人的好。”

“这可是你女人说的话？我的儿子！”母亲更忿恨，忧伤地说。

但是大儿子很坚定地回答说：“在这件事上，我们俩是一样心的。”母亲说：“我怕你们在每一件事上都是这样。”大儿子不再说什么，回到田里去，默默地，但是心里的决定是一点不会改变了。

母亲仍然固执着舍不得让女儿出嫁。她向自己，向她的女儿，向她的小儿子，向她的表嫂，更向凡是乐意听她说话的人们，说她还没有老到不能做主的时候，她还没有老到被人牵着做她不乐意的事的时候呢。母亲开始和她的儿子、媳妇作对，同时更加好好地照顾她的女儿，使她没有什么不顺心，或是受到什么不平的委屈。

但是媳妇也渐渐地习以为常了，说话也愈来愈露骨了，她经常埋怨，不再和往常一样含蓄了。她常常同别人串门子，当女人们聚集在院子里，一齐伴着做针线活的时候，或是几个要

好的女人在一处谈心的时候,她会说:“你们看!我将来要是有了孩子,会怎么办,我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我替全家的人做针线,我的婆婆已渐渐老了,我晓得我应当服侍她,照顾好她,这是我的本分。凡事替她张罗着,搀着她进进出出,做她需要我做的任何事。我都知道这些事,并且希望能仔仔细细、很小心地做好我分内的事。但是有个好吃懒做的弟弟,他什么事也不想做,这还不算坏,因为将来他总要娶女人的,那么他的女人就可以照应他的吃穿了。还有比这更糟的呢,就是瞎眼妹妹还没能出嫁,我真是奇怪,我还得养活她,照应她一辈子吗!因为她母亲还不打算把她嫁出去。”

街坊邻居都很欢喜听这些家务事,现在不管谁听了这些话,都会想到这个瞎眼姑娘。每当瞎眼姑娘走近她们的时候,也都觉得她们指手画脚地议论着。她只好低着头,羞愧地忍着过活,那真是她的悲痛呀!有些时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其实瞎子也很多,有些人家教瞎子学算命这类的事,也可以叫他去挣钱。是呀,瞎子是眼瞎心不瞎,他们能看到的事,连我们都不一定看得见呢!眼瞎了反倒是对他们的另一种赐予,会让其他人有点害怕。她母亲可以叫她去学学算命好了。”

又有人说:“也有些穷人家有儿子,但是没钱讨老婆,若是娶她不为别的,专为生儿子的话,他们只要不花钱,情愿娶个傻子,或是瞎子,或是跛脚,甚至哑巴的姑娘,总比没有媳妇好些。”

媳妇听着,不高兴地说:“我倒希望能认识这些人,若是你们听见有这样人的时候,请你们告诉我,好让我来做件善事。”

街坊都很乐意地答允了，她们也的确同情她，在这样穷困年头，叫她多养活一张嘴是有点过分，应当属于另外人家才合适。

有一天，长舌寡妇来母亲那里，对母亲说：“好嫂子，若是你希望把你的瞎女儿嫁出去的话，我倒认识在靠山北的一家人家，他们有个儿子，现在才十七岁左右的样子。他们是逃荒的时候从北边逃到那里去的，住在那边荒郊外，就靠着我娘家村子的山脚下。最近他们的一个兄弟又来了，于是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了。田里收不到什么，他们很穷苦，但是你们也穷不是吗？好嫂子，何况你女儿又是瞎子呢！要是你愿意出我的来回盘缠，我就去替你探一下。说实在的，我也早已想顺便回去看看我的娘家，但是我实在不情愿向我男人家里要钱作路费，最难的事，莫过于在别人家做寡妇了！”

母亲不肯听，她高声说：“我能照顾我自己的瞎眼女儿，好嫂子！”

母亲事后把这些话告诉表嫂和表兄，表兄的神情先是严肃了一会，末了才说：“当你活着的时候，你自然可以照应她，但是在你死了的时候，恐怕我们也都死了，或者我们也都老了。女儿在家里再不能占有一丝地位的时候，那时候谁去照应她呢？若是遇到荒年，就是做父母的也都是要先为他们自己的孩子打算的，若是你死了，你的女儿又能怎样呢？”

这才使母亲沉默了。

母亲才突然真正地感觉到她是不能活到永远的了，她的生命是会结束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或许就在眼前了，因为自从那一夜摧残之后，她的身体再也没有像以往有气力了。

那年的夏天，母亲传染到可怕的痢疾。她素来欢喜吃，什么都吃，能把放在面前的东西几乎都吃完。但是那年的夏天，要比往常格外热些，满天飞的都是传染疾病的苍蝇，无论什么吃的东西里，都布满了苍蝇，有时同吃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也不管这东西是要的还是吃剩不要的。母亲真是没有办法去赶，这边打死了一些，可是那边又飞来一些，也只有让它们飞来飞去，赶是没有用的，不过徒费力气。今年夏天的西瓜又真是特别多，瓜熟了剖开来全是大红瓢或是黄瓢，母亲是最喜欢吃西瓜的了。

凡是不能担出去卖的，或是嫌太熟的，母亲都尽量地吃下肚去。她吃着，吃着，吃饱了也还不停，还要再吃，唯恐剩下的糟蹋了。或许真是她瓜吃得太多了，也有人说是中邪了，或者是有人在咒骂她，但母亲不明白到底为着什么，其实连她自己也不相信菩萨真的会定了她的罪，让她得了痢疾，牵累了她的肚肠，使她那几天不能起床，上吐下泻，连一口水喝下去也不能留在肚子里面。

这些日子里，母亲忍受着磨难，身子软弱无力，媳妇服侍她倒很周到，替她做的所有的事也都使她称心，而且还不耽搁别的家事。瞎眼的女儿也挣扎着尽量陪着伺候她的母亲，但是她的手脚很慢，也不能即时看出母亲的需要，所以媳妇常常把她推开一边，对她说：“你去坐在别的地方吧，我的好妹妹，让开我的路，这样，也算帮了大忙呢！”

即或母亲满怀地放心不下女儿，可是现在这软弱无力的母亲也只能依靠着这尽心的媳妇，她实在没有气力去照应她的女儿了。小儿子虽然时常回来探望母亲的病况，但是回来

一会儿就又跑走了，母亲也没有心思替他辩护了。母亲在虚弱的病痛中，让她确实看到，也让母亲觉得这媳妇还是很伶俐、很仔细的，日夜不离她的床前。终于，痢疾这病魔从母亲身上过去了。母亲慢慢能艰难地依着媳妇从床上起来了，虽然她心里还不是很喜爱她，只为着需要她。

痢疾使母亲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恢复体力，但也不再像以往健康了。不能再吃她所欢喜的煮白菜或是西瓜，或是嚼着地上掘出来的生花生米了。现在她凡事都得考虑一下，看吃的东西怎样才合适她的胃，只要是有时随着自己的喜好爱吃什么就吃什么，那么她的肚子就又要犯病受苦了，这样一来痢疾又会重来的。现在只要是她工作太累了，甚至是坐在微风底下，那邪恶的病就会等着她，让她再受一次罪。

母亲在她软弱无力的日子里，觉悟了她那瞎眼的女儿必须要嫁出去，使她有个自己的家，她在这里是不会受兄嫂欢迎的。母亲已无力再反抗这个残酷的事实。同时看见女儿自己也很忧愁，静默着觉得她是无用的东西，母亲心里愈发不安。一天，当母亲独自在一处的时候，女孩对她说：“妈！我不能再留在我哥哥的家里了，妈！我想我必须赶快嫁到什么地方去，无论什么地方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母亲不再说什么回应女儿的话了，她只安慰了女儿一两句。那年冬天里的一天，母亲觉得自己比以前好些了，她去找那个长舌寡妇。长舌寡妇坐在自己家门口在一块布上绣花，她用的线很粗，绣的花边很不整齐，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她不肯承认自己是眼睛老花了。母亲找到了她，愁着眉对她说：“你说的是不错，我看我的女儿还是嫁了好，就让她嫁给你认

识的那个吧。因为我怕麻烦到处去探访，你知道自从痢疾折磨我两年以来，到现在身子总是觉得不舒服。”

长舌寡妇自然很高兴，不花自己一个钱来做这新鲜的事情，所以她雇了一辆小车，坐在上面颠了十多里路，才到了那个山谷，回她娘家的村子里，住了几天。一天晚上，长舌寡妇回来了，跑到母亲家里，把母亲单独喊出来，上屋子拐角的地方低声对她说：“这件事进行得很顺利，好嫂子，一个月之内就会成功啦。我虽也觉得辛苦，但是我都是为了你，好嫂子，现在我们也算是亲家了。”

母亲从怀里掏出一块钱，她已经为这事准备好了的，塞给了寡妇。寡妇将母亲的手推过去，赌咒着不肯要，她说两个这么好的姐妹是不需这样客气的，还又说了一些别的客套话，但是最后她还是收下了。

当这事成了，母亲也觉得一切做得很顺利的时候，她才告诉了媳妇。媳妇听了很高兴，现出一副满意的样子。但说话却很小心，她说：“妈！你不必这样着急，我对她也没有坏意，她还可以等个两年，若不是我们太穷了，计较要养活这么多人，就算她在家住上一辈子，我也不会介意的。”

这一回媳妇总算是格外关心了，她心甘情愿的要为瞎眼妹妹做嫁妆。拢总也只三大件，一套深蓝色的褂子和裤子，还有一件是做新娘那天穿的大红裤子，其实这些衣裳，就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出嫁也会有的。除此以外，还有两双新鞋，鞋头上还绣着红色的小花朵。女儿也心甘情愿地嫁出去，因为她是瞎子，所以没有向男家要聘礼。他们也没有准备在喜庆的那天热闹铺张一下，就这样无条件地嫁了那个娶她的男人。

女儿对于这婚事也没有可说的话，她只留心听着母亲告诉她该做什么事，她总是不做声地听着。只有在出嫁前一天晚上，她伸出手去摸摸靠近在她旁边的母亲的脸色，轻轻地对母亲说：“妈！就是太远了，有时候你想去看我，会很很不方便的。我眼睛又看不见，也不能回来看你，我也不认识这条翻山越谷的长路。”

母亲也伸过手去抚摸着她的女儿，她觉得女儿在发抖，暗暗地哭着，在黑暗里用被头擦眼泪，母亲说了又说：“我会去的！我的女儿，我一定会去的，我去的时候，你定要把事都告诉我，若是他们待你不好，我会替你做主，你不会被欺负的。”隔了一会，母亲更慈祥地说：“睡吧！你整夜躺在这里还没有睡着呢。”

女儿回答说：“是呀！其实我每夜只不过睡一会儿的。”

“女儿！你不要害怕，”母亲很温和地安慰她，“你是瞎子中最能干最漂亮的一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也知道娶的是个瞎子，当然不能埋怨你，或是埋怨我们隐瞒着不曾告诉过他们。”

女孩熟睡了以后，母亲躺在那里很自责地怨恨自己，因为她总觉得是自己的罪孽，报应在女儿身上了，虽然女儿不知道。她还埋怨自己没能替女儿嫁到一个邻近一点的村庄里，月月可以到那里去看她一次。或是埋怨不能应许她一小份的家产，能同她的男人搬到这村上来住。母亲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总要叹息，很怀疑她的儿子和媳妇肯不肯分出这一小部分家产或钱，因为现在是他们当家管着。所以她沉重地思索着说：“我真不敢希望她永远不会被挨打，像我们这儿一样，不管

是男人，或是婆婆，不打媳妇的太少。若是我看见我的女儿挨打，我的心将会怎样被撕碎了呢！真是使我感到沉重的悲痛。若家离这里很近，挨打的事我也可以听见，或是女儿自己跑过来告诉我。她嫁了出去，就没娘家人帮助了，我每想起来，真是不能忍受。如果让她嫁到更远处也许还好些呢！因我看不见她，她的一切我也不得而知，这样还可止住我的悲伤，因为我看不见，心里就会存着希望。”

母亲躺着又思索了一会，觉得生活的重担真是怎样沉重地压着她！她想起只有一件事也许可以做到，就是多给她几块钱带去作为她自己的私房钱，就像她自己出嫁的时候，她的母亲给她的一样。所以母亲在天还没有亮以前就起来了，很小心地走着，不去惊动牲畜和家禽，走到埋钱的洞前，挖去了上面的土，拿出一个小布包，这就是她的钱库，她打开了布包，选了五块洋钱，赶快塞进胸口，又把洞口盖好。有这五块钱在胸口，她稍稍地感到安慰了。她自己思想着说：“不是每一个穷人家瞎眼的女儿都能带过去这小小的积蓄的，至少我女儿还有这些呢！”

母亲靠着这一点小小的安慰，也睡着了。

日子一天天这样熬过去，母亲心里没有一天是畅快的，甚至对于她的小儿子也渐渐不觉得欢喜，也不太注意他了，任他自来自去。除了母亲看他也还好好的，小儿子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忙着他母亲不晓得的事情。女儿出嫁要离开家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母亲用那再也沉重不过的心情等待着，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来娶她的女儿。她抽紧了心，要晓得到底是那什么样的人来带她的女儿。

一个初春的早上，日子终于来了！春天还没有开始，只见孩子们在村子的地里掘着几根耐寒的茅草，柳树枝上才染了些绿色，桃树上的暗红色花苞还没有膨展开来，麦子也还没有长大，只发出小小的叶芽露在泥土面上，寒风仍旧是飕飕地吹着，田野里仍旧和冬天一样光秃秃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在这一天，来了一个人，是个老头儿！骑在一匹没有鞍的灰驴背上，驴背上垫着一件破旧污秽的衣裳。他走到母亲家门前，报出了姓名，母亲见了，胸口一直跳动的心忽然停止了，她实在不能接受这个老头的样子。老头向着母亲露着黑牙齿强笑着，尽量表示温和。但是在他那衰老阴沉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和善，搭拉的斜眼睛陷在深深皱纹里，几根白胡须绕着缩陷无唇的嘴巴，嘴角长长地裂弯在嘴下面，他的表情完全显出不是什么好人。他穿着破旧的衣衫，虽没打补丁，但也不干净。当他从驴背上下来的时候，他的举止连一般乡下人的礼貌也没有，这不管有没有知识都应当有的。他一跛一跛地走进来，一条腿太短，与另外的一条腿不相称。那件破旧而污垢的衣裳紧缠在腰间，他走到母亲面前，粗鲁地问道：“我是来带一个瞎眼姑娘的，她在哪里？”

母亲突然憎恨起那老头儿，凶着回说：“你说你是来带她的，你可有什么证据？”

老头儿又露出牙齿，强笑着说：“我认识那个到我们那儿去的胖女人，她告诉我们，不需要花什么钱，可以给我兄弟的儿子娶个女人。”

母亲听了说：“等着！我去喊她来。”母亲马上差她那个今天正好在家游荡的小儿子去喊长舌寡妇来，长舌寡妇赶快跑

来,注视着老头儿,一面笑,一面喊叫说:“对呀!是要娶姑娘那个男人的伯伯,你好吗?吃过饭没有?”

“吃了!”老头儿露着牙齿说着,还露出他那没牙的牙床又说:“不过没有好好地吃,没吃饱。”

在这个过程中,母亲睁大眼睛盯着他们俩,母亲很不高兴地向长舌寡妇埋怨着叫道:“我不欢喜他这种样子,我总以为我的女儿应该嫁一个比这好些的!”

长舌寡妇大声笑着回答说:“好嫂子!他不是新郎!他的侄儿才是,是一个温柔和善的孩子,你还不曾见过。”

表嫂也走来了,还有她的儿子、媳妇,村子里的一些街坊都来了,大家站在那里看着这个老头儿。他的样子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个和善的人家。但是已经允许人家了,有些人说:“算了,好嫂子!你也好在脑子里转转,你的女儿是个瞎子呢!”

媳妇也说:“母亲,事情已经定了,已经允许了他,现在要来拒绝也确实很难!如果拒绝了,又会给我们一家带来麻烦。”她的丈夫听见女人说这话,也就不做声了。

母亲很可怜地、期盼地望着表兄,盼他能替她说话,表兄察觉了她的眼光,也只好把头调过去,搔搔头皮,因为他也不知道应该向母亲说些什么。他是个忠厚的好人,但是对这个老头儿的模样也不敢十分恭维。穷与恶是不一样的,这事儿很难讲,或是因为他穿的衣裳太破了?把他显得这样邪恶。总之,这件事已经成了,是很难反悔的,表兄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也只好不说什么,转过头去,拾一根稻秆放在嘴里咬着。

长舌寡妇眼看母亲对她已开始不信任和生气了,所以急

着说了又说：“好嫂子，这个不是新郎呢！”直到后来，长舌寡妇竟急得喊起来了，因为这件事要是引起了误会，她是要负责的，于是向老头儿说：“老头儿，你兄弟的儿子不是个温顺的孩子吗？”

老头儿又露出牙齿，点点头，勉强地现出一点憨厚的笑容，气喘喘地说：“是呀！是个顶温顺的孩子。好嫂子！”他不耐烦似的接着说：“若是要在天黑前把她带到家的话，我们现在就要走了！”

母亲心里乱得不知道还该做什么，最后只好把女儿抱到驴背上坐着，女儿穿上全新的衣裳，母亲又把那小包洋钱塞在女儿手里，很急地小声对她说：“这是专为你自己的，我的女儿，不要让他们拿去花掉了。”老头儿踢着驴腿叫它走，母亲忽然间勇敢地激动起来，大声对女儿叫着说：“我会去看你的，女儿，过几个月，会来看看他们对你怎样，你都记在心里，留着告诉我，我什么也不怕，若是他们对你有什么不好，我会再把你带回来的。”

女儿用她那发抖的声音回答说：“妈！我知道，这样我就放心了。”

但是母亲还是舍不得就这样让女儿走了，她绝望似的在脑子里想来想去，还想同她说几句最后的话，好再留她一会。母亲握住女儿的手，高声对老头儿说：“我的女儿是不能烧火的，老头儿，她决不能烧火！烟！会弄伤她的眼睛。”

老头儿转过来看看，在他明白了母亲的话的时候，便露着牙齿，强笑着说：“好的！不让她烧好了，我会告诉他们。”于是他踢着驴子叫它走，他自己在旁边伴着走。

女儿走了，手里拿着瞎子用的小铃铛，一小卷的衣裳捆在她后面的驴背上。母亲站在那里，不能克制自己的悲痛，泪珠如泉水一样地涌出来。她这样呆呆立着望着女儿走远，不知道该做什么事好。她站在那里望着，直等到山脊将女儿的背影完全掩遮了，母亲再也看不见她的女儿了。

十六

母亲现在不知该如何打发日子，她一定要让自己过得没有空闲，这样才好安慰着她心里所有的恐惧和不安，也可以忘记女孩出嫁后的空虚。家里好像显得静默多了，连街上也好像比往常安静。以前她女儿随便什么时候出去，摇着那个小铃铛，清脆的铃声现在可再也听不见了。母亲挨不住这种寂寞，只好拗着儿子的劝阻回到田里去做工。当儿子又看见母亲拿着锄头的时候，说：“妈！这里不需要你做工，别人看见你这样大年纪还在田里做工，真会使我难为情的。”

母亲带着恼怒说：“我又不怎样老！让我做做事好安慰安慰我自己吧，你不觉得我需要这样才能让我自己好过些吗？”

大儿子用他那呆笨的口气回答说：“在我觉得，你所有的忧烦都是多余的，我的妈妈呀！你只要把你的心平静下来，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什么不顺心的，我看这都是你自找的。”

母亲显着这些日子被折磨得很疲惫的神情，回答说：“你不懂呀！你还年轻，你一点也不懂，儿呀！”

大儿子迷惑地望着他的母亲，不知道她是何所指。母亲

不再说什么，只扛起一把锄头，在沉默里踩着沉重步子穿过田野独自去了。

说实在的，母亲真也不能太劳累了，她一出力，就会汗流浹背，风吹到她的身上，哪怕是微微的和风，也好像是寒气一般钻入她的体内。很快她又得了寒热病，又让她再一次挨着受痛苦的日子。当她好了起身，就再不能去做工了，只在家门口闲坐着。家里的事也不需要她动手帮忙，因为有媳妇总揽，而且做得很好，很仔细。

媳妇虽然事做得很好，但是母亲仍不乐意，因为她还没有生孩子。母亲闲坐在那里，以前总是看惯了她的孩子们在那里滚来滚去地玩耍，现在她整天坐在那里只能回想过去的一切。想到自己以前是怎样年轻，充满了力气干活儿。那时她有她的男人，她的孩子们，还有那个老婆婆，她自己还是个年轻的媳妇。后来她的男人如何出走了，从此再也听不见他的消息，想到这里，她忽然又感到空虚害怕，赶快想法子把她的念头转开去，否则又马上会陷入现在的更空虚里。大儿子整天在田里，瞎眼女儿出嫁了，小儿子常常住在城里，很少在家。或是想到收成时候又要和地主的管事争吵这些烦人的事。据说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管事，瘦小个儿，是地主的一个表亲，这都是听别人说的，母亲可还没有见过他。

母亲独自坐在那里愈加的思念她的小儿子，因为她在孩子们当中仍旧顶喜爱他。在她空虚的日子里，小儿子虽也会常常回来，他回家总会给母亲带来不少的安慰。当她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她会满面温馨，微笑着看着他那俊美的容貌。他是母亲孩子们中顶俊的一个，像极了他的父亲，就好像小公鸡

像老公鸡一样地像。这几天小儿子很安闲地回到家里，也不像以前害怕他哥哥了，因为他在城里找到一份差事做，可以挣点钱了。

但是小儿子现在做的是什么事，他从来不肯说。这差事使他能挣很多的钱，但有时弄得一笔，有时也许久弄不到。虽然他从来不肯拿钱出来显给他哥哥看，但至少从他穿着的衣服上可以看得出来。也有时候在他洋洋自得，充满了兴奋的时候，他会暗暗地塞几块洋钱在母亲手里，并且对她说：“妈！拿着你自己零用吧。”

母亲拿着钱，高兴得称赞他，抚着他。因为她大儿子从来不曾想到塞点钱在她手里零用，他现在已经做了一家之主，把拢总的收入自己管着。不错！母亲是吃得很好，尽她所想的欢喜地吃着，因为她平生顶欢喜吃。媳妇为她做一切的东西，就连临终要穿的寿袍也都为她做好了等着，虽然母亲还不曾想到有这需要。样样东西，只要母亲开口，他们就会依着她，就连偶尔吸一杆烟，也是好的细烟丝，一壶烫热解闷的黄酒，都准备得好好的。但是他们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要塞点钱在母亲手里，对她说：“买你心里欢喜的小东西吧。”母亲想要是向他们开口要钱的话，儿子和媳妇必定是你看我，我看你，说：“你还要买什么？我们不是都给你准备好了吗？”所以小儿子给她的这几个钱，让母亲爱他比随便为她做任何事的那两口子都要多些。她把钱藏在胸口，到了夜里，她再起来，把钱藏在地洞里。

但是小儿子却不常和母亲见面。经常只有母亲和媳妇两个女人坐在家院子里，母亲心里总觉得，好像整个家里是空空

虚虚的。她坐在那里叹息，抽着烟。这些天母亲能做的就是盘算着她的日子，唯一的一件事让她觉得不舒坦的，就是每一次想到女儿的时候，瞎眼女儿的影子就会涌进她脑子里来了，母亲一直在想女儿小两口在老天安排下能不能圆满结合。有时母亲想再要到庙里为女儿祈福，虽然她不知道真能得到什么，她也悔恨以前种下的罪孽，但已来不及也只好不管了。她只好经常独自叹息着，忧闷地想着她瞎眼的女儿。

母亲每次说到女儿的时候，媳妇就会冷淡地回答说：“她一定会很好的，这也是一件迟来的好事，能让你替她找到一个婆家。”

“她是个伶俐的好姑娘，媳妇呀！”母亲急着说，“你从不会相信她能做多少事，我知道，在你没有进门以前，她做的事比起你来可不少着呢。那是因为你不让她做，你真不知道她做的事有多好！”

“是呀，也许是这样的。”媳妇说着话，把手里缝的一块布故意凑近眼睛，看看缝得好不好，说：“但是我习惯了，要做什么事，就得做好，可是一个瞎姑娘就不免会乱忙一场。”

母亲只得叹了一口气，看着冷清的门前说：“我希望你生个孩子，媳妇！一个家里总要有两三个孩子的，我很不习惯这空空洞洞的屋子。若是你们还不生，我想先叫小儿子娶上亲来，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无论如何，他都不肯。”

总算说到媳妇忧愁的心事了，她嫁过来快五年，可是仍旧没有生孩子，连一个影子也没有。她曾经私下自己到一座庙里去祈求，并且试过她所知道的各种方法，但是她还是和从前一样的不能怀孕。她素来又很傲慢，故意装着不肯显出她为

这事忧愁，所以她平心静气地说：“到了时候我会有儿子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母亲也很直爽地说：“是呀！这就是时候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我们村上有女人不会生孩子的。这些男人们一娶了亲，很快地就做起父亲来了。种子好，土地也好，女人总是要生孩子的。是不是你身子有什么问题，使得你不能受孕，这是违背天意的。看我替你做的这些宽大的衣服，还有什么用呢？”

母亲在表嫂面前也是诉苦不休，她趴在表嫂肩上，嘴对着她的耳朵：“我知道一定有什么不对，我那个媳妇肚子里没有热气。看她那个苍白的黄面孔，每天都是一个的模样，从来不曾现出点涨红的血色来。以前托你福气替她剪裁的嫁衣，可是也不能给她带来些热气。”

表嫂点头笑着说：“实在是真的，像那种苍白没血色的女人想要生孩子是很难的。”她那一对小眯眼忽然像有所深思似的，带着微笑说：“但是不能每一个女人都能像你，像你年轻的时候，充满了热力，好妹妹！你要知道，女人们有这么多热力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呀！”

母亲很羞怯地回答说：“是呀，我懂，我懂得！”母亲沉在寂静里一会，很不乐意地又说：“她还真是一个有洁癖的女人，很爱干净，未免太干净了，常常洗刮锅碗，连锅底也刮，成天洗东洗西。我说这是糟蹋东西！她一有点闲空，就会去洗澡，也许就是因为这原因，所以才不能受孕的，洗澡洗得太勤，不见得总是好的。”

母亲不敢再说关于热力的话了。唯恐表嫂又将她的旧账

再掀出来,虽然表嫂是个忠厚的人,这几年来从没有对她另眼相待,顶多她会将这桩事告诉了她的男人,但也不会让母亲知道的。要不是因为女儿的婚事和还没有抱孙子这两大遗憾,母亲几乎把这陈年旧账早忘记了,要不是她还怕着这就是她罪孽的报应,或许真会完全忘记了!

但是母亲还是好好地过她的日子。现在瞎眼女儿已经嫁了,家里也没有小孩子,就连只剩下的牲畜和狗,母亲也懒得去喂养。

只有一件能使母亲满意的事,就是两个儿子不常争吵了。大儿子很知足,在家里做了一家之主,小儿子也有了他自己的天地。当他回家一会儿又出去的时候,大儿子总是暗暗地嘲笑他说:“我奇怪我弟弟从哪来的这些好衣服穿,他到底做的什么事!我不能像他,穿那样好的衣服,我还得辛苦地种田呢。他好像很有钱,我希望他不是加入了什么城里的强盗土匪,或是什么流氓帮会。这样!要是他被捉了去,我们也要被牵连受罪呢。”

母亲为了爱护小儿子,会像以往一样跑上前,竭力地替他辩护说:“他是你的一个好弟弟,我的儿子,你要夸赞他,为他找到了一件差事而欢喜,这样,他就可以不等在家里和你分财产了!”

大儿子冷笑着说:“我敢说!他情愿做任何的事情,也不愿呆在田里辛劳做工的。”

媳妇总是不说什么,这些日子她也很满意,整个的家成为她自己的了。小儿子在外边做的一切事与她不发生关系,她也不必烦心,因为小儿子现在随便在什么地方买衣服穿,不需

要她做给他穿了。

日子又一天天地过去，春天来了，春天又去了，初夏时分，母亲仍然不能忘怀她的女儿。一天，她坐在那里掐指头算一下，自从她望着山脊把女儿的背影遮得看不见那天起，她用了两只手，点了十二下以后，就数不清了。所以她忧愁地想着：“我一定要到她那里去，我想要摆脱这压住我的心事，还是赶快去看看的好。如果她健康的话，现有正是像别的新娘回门拜望她娘家的时候。那么我就可以问问她的日子过得好不好，摸摸她的手膀子、面孔，看看她脸上的颜色好不好。”

母亲坐在那里，望着四围的山头，想这夏天怎么这样的热，每座山边都满是绿油油的，田间的稻子也已长得很高了，她勉强着终日闲坐，感到疲倦，想着：“我一定要去看望我女儿，我马上就要去，我现在也不需要到田里去做工，整天闲坐着，我要在大热天没有来之前去看看女儿，免得不一定又犯痢疾了呢。是呀！我明天一准要去。看！这么晴朗、蔚蓝的天空，一点阴云也没有。”她抬头向着天，天空真是蓝得让她突然又想起了一桩往事，她又想起了她男人那次买的那件蓝色长衫，他竟穿着走了，再也没回来。她叹息着，含着隐隐的旧痛想着：“就像今天一样晴朗的一天，他买了件长衫料，我们争吵着！我还记得长衫的颜色和那天的天色一样。”她又叹口气，慢慢站起来，想把这种思念赶走。等到她大儿子走到她面前的时候，她不停地说：“我想明天去看望你的妹妹，看她在她的婆家怎样，她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大儿子心神不安说：“妈！我现在不能陪你去，明天还有事要做呢。等到收割完了，稻子打了，田租纳了，我才会有点

空闲。”

母亲突然间觉得不能再等了。当她决心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她是一定要马上做的。她每天闲着也是闲着，空坐着也很发愁，所以她说：“不！我明天一定要去。”

大儿子还是很烦躁的，每当突然有什么事，他总是一时想不出该怎么办，便问母亲说：“但是你怎样去呢？妈！”

母亲回答：“怎么？若是表兄肯借，我就骑他的驴去，你去差他的一个孩子到城里找你弟弟回来，叫他替我赶驴，在旁边走，我们两个就可以很安稳地去了。这些时候我们也没有听说有强盗。除了城里有一批新土匪，可是他们说他们不会欺负穷人的。”

大儿子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也只好依从了。媳妇说：“是呀！若是有小弟和你一阵去，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大危险。”

他们最后决定让母亲去了。表兄的儿子到城里，直等到找到母亲的小儿子。他回来睁着大眼说：“表婶！我的表兄，你的二儿子就会回来了。”他又思索了一会，拧着钮扣不自在地又说：“我敢说，他住的地方真是个奇怪又秘密的地方，很难找到。他住在一间排满了床铺的长房子里，差不多有二十几张床铺的一个店铺里，房子里堆满了书和文件。当我去喊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做什么，我不知道表兄还能读书，表婶，若是他能读那些书，他必定很有学问啦。”

“他不会读书的！”母亲也很惊奇地说，“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是靠书本过活的，这真是一件怪事！我一定要问问他呢！”

第二天，当母亲骑在驴背上，他们走着，转着走在山谷里

的时候，母亲正好利用这个独自和儿子在一处的机会，问他一个明白：“表兄的儿子说你们住的房屋里全是书和文件，到底是些什么？你们都是住在那儿吗？你从没有告诉我你能读书，也没有告诉我你是靠书本过活，我从来也没有看见你读过一个字，儿子！”

小儿子停下了他一面唱歌一面走着脚步，他的声音很好，也很欢喜唱，说：“是的！我读过一点点书。”当母亲再追着问下去的时候，他只好拿这些话来搪避：“妈！现在不要问我好不好，时候到了，你一切都会懂的。那将是个非常的一天，妈！我刚才唱的这首歌，就是在我们大家工作时候齐声唱的。等到了那天，我们穷苦人就要出头了，世界上将不会再有太有钱的和太穷的人了，人们大家都会变成一样平等的了。”

小儿子的这种夸张、奇怪的话，是母亲从来不曾听见过的。她很认命谁该有钱，谁该穷苦，那都是出于老天的意思，不是人力能违抗得了的，只有挨着自己认命，所以她惧怕地大声说：“我希望你不要加入了什么邪恶的帮会，儿子呀！不要加入土匪这帮人，你刚才说的话有些强盗味了。儿呀！除了辛苦认命，没有方法能使穷人变富的。你这样的想法是种罪恶！要是那天被捉了去，还会被杀头呢！”

小儿子听了母亲的话，生气起来，说：“妈！你一点也不明白。我发誓！我现在可以静默，但是到了那天，你就会明白一切了。直到那我不会忘记的日子，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只有你一个人。”末了的几句，声音愈讲愈响，母亲知道是触动了他对哥哥的反感，所以也静默不响了，唯恐再激动他的愤恨。

但是母亲也不能就这样听其自然，她坐在驴背上，拽紧了

牲畜的毛皮，反复思索着这个儿子的事，不时地偷看他两眼。他走在母亲的前面，手里拉着拴驴的绳头，又唱起歌来了。这些歌曲是母亲从来不曾听过的，都是些振奋激烈的歌曲，母亲连其中的话也听不懂。可是母亲还是想对他平常的生活知道多一些。是呀！不管怎样，母亲必定还是要约束着他，让他紧紧地守在家里，她要给他娶亲，只要他的女人在家里，或是为了他的女人，就会常常回来家里了。母亲决心要为她的小儿子找一个他心爱的，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因为有大媳妇可以做家事，母亲可以不担心。每当她想到这桩事的时候，她的心就安稳了，因为这好像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她再也忍不住不说了：“儿呀！你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岁，差不多二十一岁啦，我想不久就给你娶亲，这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但是谁又能知道这个年轻儿子的心是怎样想的，当讲到他们的婚姻问题时，一般人总是微笑着，默默的，半羞半乐的。可是小儿子却不然，回过头来，很执拗地向母亲说：“我等你向我说这件事已经等好久了。这全是你们做妈妈们自私的想法，我的同伴告诉我，做父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我们结婚，结婚！结婚！我是会结婚的，妈！但是你如果违了我的心愿而给我订了亲，你将永远不会再看见我的！我将永远不再回家来啦！”

他转过头去，加快地走着，母亲听了再也不敢说一个字，惊慌害怕地坐在驴背上，望着气愤的儿子。他也不再唱歌了。

母亲被儿子这番话吓得连为什么走这一趟路的事都忘了。这条路，他们从清早就动身走，一直走到现在快中午，路也愈走愈窄了，四周环山绕着山谷，虽然也还算有些风景。馒

头似的山岭衬在蓝天下，显着温和柔软，配着山谷里竹林和野草的浓绿，显出幽雅的景致。但是一到正午，一点云彩也没有，天色又蓝又亮。大太阳酷热地照在赤裸裸的地面上，显得重迭起伏的岗峦，突兀又无奈地映对天空。

远远那座巨大阴暗的悬崖壁下，有条小径环绕着。崖壁山石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长在上面，因为那儿一点水也没有，显得毫无生气，全是苍苍然一片灰暗的色泽。顺着那条弯绕的小径越爬越高，过了中午后，他们突然翻过山巅进入一个圆圆的、低洼的山谷中，那里有个小池塘，四围有些绿绿的田野，那里是个从山壁里凿出来的一个小村落。母亲和她的儿子停在进这村的入口处，问问那边站着的人们，离他们所要找的地点还有多少路？有一个人指着那更高的山脊，告诉他们说：“在那低低的山脚边，绿色田野的尽头，那里有两家人家，你们要找的是最末靠山脚边的那一家。”

母亲惊慌着，凝视着这些山岭，这些奇异而荒凉的景象，以及那些灰淡，没有一点生气的土壤。母亲尽她全身力气在山谷中支撑走着，路从村庄边绕弯过去，母亲惊异地凝视着，看看到底这里的田野是怎样的贫瘠，岩石上没有一点泥土，眼看现在收割的时候就快临近了，但这要怎样收成呀？母亲对着小儿子喊说：“我不欢喜这个地方的样子，儿子！我怀疑你姐姐在这个地方太苦了。好！那么我们把她带回去好了。是呀！这个地方对她是太苦了，我们俩可以走路，把她放在驴背上骑着，我不管一切，随便他们说什么，好在他们娶她也没花多钱，我也没向他们要什么，只把她带回来。”

但是小儿子没有回答。他很疲倦，而且又饿，他们只吃了

一点随身带的干粮，他渴望着快点到他姐姐的家里，在那里他们可以过个夜。他用力拉驴的缰束，直到母亲实在挨不住了，母亲再也忍不住她的愤怒，大声要他慢点。

终于，他们来到那门前，不错！那里是有两家，紧靠着山脚边，紧贴近石壁的地方。母亲知道这就是她的女儿所住的地方，因为她已经看见了那个怪样的老头儿站在那一家门口，当那老头儿看见母亲的时候，他不敢相信他看见的就是母亲。于是他跑进屋里去，跟着又跑出许多人来，都是些灰头土脸、瘦弱粗野的模样，其中有两个女人和一个懦弱不支的年轻男人，但是母亲就是看不见她的女儿。

母亲从驴背上跨下来，走近他们，他们个个都默默地凝视着她，母亲回头看看，心里有些害怕，母亲从来不曾看见过这些怪模样的山里人们。女人们的头发不梳，散在耳边上，脸色都很憔悴，被日光晒得漆黑，衣裳终年不洗，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们聚在那里，又从另一家里出来了两个带着病容的孩子，寒热病把他们烧得面色焦黄，嘴唇干裂，身上沾满了污秽。他们全都在凝视着，没有一个人上来迎接他们，他们的眼睛都露着凶光，简直就像野兽的眼睛。

母亲的心突然因惊恐而裂开了，赶忙抢前几步，呼喊说着：“我的女儿在哪里？你们把我的女儿藏到哪里去了？”母亲冲到他们当中，小儿子却仍站在那里疑惑着，不知所措紧紧地靠在驴背上。

终于有一个女人狠狠地说：“你来得正好，嫂子，她今天刚死啦！”她话很不容易懂，是些粗硬的北方口音，声音像藏在牙缝里，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死了？”母亲低应了一声以后，说不出话了，她的心好像停止了跳动，呼吸也闭塞了，她完全没了声音。于是她冲进最近门口的一间草屋里，发现了她的女儿静静地躺在地上的芦苇床垫上。那不是她亲爱的女儿吗？安安静静地躺着，还穿着她离家时候的那件衣服，原来新的是好好的，现在已经既肮脏，又破烂。房里空空的，只一堆杂乱的草堆和一两张粗笨的凳子。

母亲跑过去，跪在她的女儿面前，凝视她那沉静的脸，凹陷的眼睛，坚忍的小嘴，和那整个她最熟悉的面孔。突然间，她爆声大哭，倒在女儿的尸首上，抓住她的手，把破了的袖管推上去，看看她的小膀子，又把裤管拉到腿上面，看看他们有没有打伤她，或是谋害她。

还好并没有伤痕，女孩柔软的皮肤上都没有破伤，细小的骨架子还是完好的，看不见什么伤痕。女孩很是苍白，瘦得可怜，虽然她以往一直也是瘦弱的，只是现在更加苍白。母亲又蹲下去，闻闻女儿的嘴巴，看有没有什么毒药的气味，但是闻不出。现在只有些像枯萎的稻叶般没有生气的气味。

但是，无论怎样说，母亲也不会相信这是一般的善终。她回转头来向着那些静默地凝视着她的人们，看着他们那些粗野的、一个也不认识的面孔。母亲大声哭着，向他们呼叫：“是你们害了她！我知道你们害死了她！不然，就要告诉我，为什么我女儿死得这样快，她离开我的时候，还好好的！”

那个坏老头儿，母亲第一次见面就厌恨的那个老头儿，露着牙齿说：“你讲话可要小心些，好嫂子！要知道你说是我们害了她这句话，可不是件小事啊！”

另一个头发紊乱、凶恶的女人怪声喊叫说：“你要知道她是怎样死的？是因为得了风寒死的，她又是这么瘦弱，这就是她死的原因！”她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用尖怪的声音又接下去说：“她是个没有用的姑娘，我们娶她好像没有这个人一样，一样事情也不能做，就连到塘边取水，都不能不跌倒，或是迷了路。”

母亲向外看，只看见一条窄小的石头路，通到山边的一个小池塘，她一面叹息，一面喊着说：“你是指着那条路说的吗？”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她，她更加恼怒，更大声急着说：“你们打她！一定的，她每天挨你们打！”

那个女人很快地回答说：“你找，看她身上什么地方有伤痕！只有一次我儿子是打了她，因为她走路走得太慢了，就只有那么一次！”

母亲仰起头来望望，无力地说：“那你的儿子在哪里？”他们把那个儿子推前几步，叫他站在那里，原来他是一个神志不清、呆头呆脑的孩子，在母亲看起来，差不多就像是白痴。

母亲再把她的头伏在女儿的尸体上，尽情地哭个不停，她一想到女儿的遭遇，便更加发狂似的嚎啕痛哭。当她痛哭不停的时候，看见四围毫无感情围着她的人们，令她更加生气。最后，她感觉有人来摸她一把，抬头看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他弯下腰，低声恳切地对母亲说：“妈！他们很不友善！我有点害怕！我们不能再留这里了。妈！姐姐现在已经死了，你还能怎样？这些人的样子个个都很凶恶，我不知道他们将要怎样对付我们呢，起来，让我们快点回到前面村庄上，买点吃的，今天晚上抓紧赶回家去！”

母亲很不情愿地站起来，她留心再一看，也觉得儿子说得不错，那些人紧紧地站在一起，就这样也够使他们怕的了。母亲不欢喜他们的低声嘀咕和望着她和她儿子的脸色。母亲想到也还要顾到她儿子，若是母亲被他们害了的话，她的儿子怎么办呢？

母亲回过头来，又看看她那死了的女儿，把她的衣服整理一下，把她的两只手安放在两旁。已过了迟迟的午后，母亲才依依不舍地走出去。那些人看见母亲略微平静了，准备骑上驴背的时候，一个老人，不曾说过话的一个老人，是那个白痴儿子的父亲，他现在才说话：“你看看，好嫂子，要是你还不以为我们是忠厚的人家，看看我们替你的女儿买的棺材，这口棺材花了我们十块大洋钱呢！我们也只有这些钱，你不想想，若是我们不宝贝她，我们肯舍得买这样的一口棺材吗？”

母亲又看看，在大门旁边果然有一口棺材，在她看来当然不值几块洋钱，只不过是几块没有漆过的木板钉的一个粗盒子，薄得和木片差不多，是任何穷人家都会有的。母亲张着嘴，生气地想回答他们：“就那个盒子吗？我给我女儿带来的钱，就足够买了！”

但是母亲没有说出口来，她害怕这一群人，这两个恶男人，这些野女人们，就好像寒气又吹到身上，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颤。她的儿子在拉她的袖管催促她走，所以她果决地回答说：“现在我也不说什么，女儿已经死了，这不是发一顿脾气和言语可以把她的生命转回来的！”母亲又停一停，看了看周边，接着说：“你们都站在天老爷和菩萨的面前，等着让他们来审判你们的罪吧！”

母亲看着他们，没有一个人理会回答。她回过头来，骑上驴背，儿子急切地牵着牲畜走上石头小路，还不停地向后看看，唯恐他们追了来，儿子说：“我们一定不能停下，非一直走到有人家的那个村庄不可，我实在觉得有点不安！”

母亲没有回答什么，还有什么好回答的呢？心爱的女儿已经死了。

十七

那天夜里，当母亲回到自己的家前，从灰色的跛驴背上下来的时候，她几乎因疲乏而崩溃。她一路哭着回来，时而嚎啕大哭，时而嚤嚤啜泣，儿子陪在她的旁边，一次又一次地安慰着母亲的哀伤。最后他忍不住喊着说：“你不要再哭了吧，妈！不然，我也真忍不下去了！”

母亲为了儿子只好静了一会儿，但又禁不住地大声哭起来。儿子咬紧牙关，愤恨不平地说：“只要我说的那个日子来到了，穷人也会有权利为他们自己做主的。那么，我们要为我姐姐的性命提出控告。但是现在还是因为我们穷得太可怜了，而且这世上又是这么没有公理的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终于哭出声说话了：“真的！控告又有什么用处呢？看我们这样穷，也没有钱拿出来买公理呀！”接着又哭着说：“但是天底下拢总的金钱和公理还是买不回我女儿的性命，让她再活过来呀！”

后来小儿子也哭起来了，他并不完全是为他死了的姐姐哭，或是为他的母亲哭，他认为这个世间实在太不公平了，当

然也是因为他太疲倦了，脚太痛了。

母亲他们终于来到自己的家门前，从驴背上下来，因为受的刺激太厉害了，尖声呼唤她的大儿子。大儿子出来了，母亲说：“儿子，你的妹妹死了！”大儿子莫名其妙地凝视着母亲，母亲把一切的经过都说了出来。村上的人们也都赶快跑来听，在这昏黑的夜里，差不多全村的人都站在这里听母亲哭述着。小儿子无力地依着驴背，站在那里，当母亲还一直讲个不休，他实在受不了走进屋里，躺在地上，昏昏沉沉，默默地思想这一天的经过。母亲哭着大声喊叫，眼睛不停地转动看着这些人的脸色：“我的女儿死了，我恨我自己把她嫁出去，要不是为了我那个坏心媳妇的话，我也不会让她嫁的。她妒嫉我女儿多吃一块肉和鞋上的一朵花。我实在是因为害怕我死了以后，我的女儿将来要受苦。何况女儿自己也很害怕，一个多可爱的女孩，她绝不会甘心情愿地离开妈的，她一直还是个孩子呀！她只会紧紧地依着她的家和我，她懂什么男人、结婚？儿子呀！这都是你女人惹出来的事，我诅咒她！从她嫁进门的那一天，我就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真是有一副铁石一般心肠的啊！”

母亲一直哭喊着，起初，大家都静下来听着，或是在她哭着讲着的时候，也插几句别的话在里面。慢慢他们想安慰母亲，但是母亲不肯接受安慰。大儿子一直不说一句话，只低着头站在那里，直等到母亲咒骂他的女人不能生产的时候，他才用一种有理性的、温和的声音说：“不是的，妈！她没有逼你把我妹妹嫁到那种地方去，是你自己急着就把她送走了，也不向任何人打一个招呼，自己就安排好了，我们还诧异着，怎么你

连去那个地方打听打听也没有，他又转过去对他的表叔说：“你是不是也这样以为的？表叔！你还记得我说的话吧，我们是多么地惊奇母亲把这件事办得这样快，不是吗？”

表兄掉过他的视线，嘴里咬着一根稻秆，很不愿意地说：“是呀！是快了一些。”表兄的女人也站在那里，手里抱着孩子，很悲戚地对母亲说：“这是真的，妹妹，你一直是个性急的女人，你从来不肯和大家商量一下这事情能做不能做。我们都会知道，或是猜想得到这会是怎样的结果。但是你一齐都办好了，你只想叫我们夸你做得好，这是你的天性，你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但是母亲今天晚上实在不能忍受这些埋怨，她气急地呼号起来，把她那气愤的面孔转向表嫂说：“你！你看惯了你那个慢吞吞的男人，若是和他比起来，我当然是太快，太急了！”

她们俩为了这又吵了一会，虽然这两个女人做了一辈子的好姐妹，但是现在也难免不针锋相对吵着。表兄是个温和的好人，看见他自己的女人涨红着她的胖脸，绞尽脑汁要想找一句话骂回去的时候，他大声叫着说：“算了吧，我孩子的妈！今天晚上，她的心太悲痛了，逼得她发疯呢。”他咬了一会稻秆以后，又温和地接下去说：“我真是一个慢吞吞的人，自我生下来，我每次听人这么说我，你也告诉过我，孩子的妈！是的，我是很慢。”他四面看看他的邻居们，有一个人很诚恳地说：“是呀！你还是一个很钝的人，头脑慢，说话也慢！”

“是的！”表兄这样应了一声，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吐出那根咬碎的稻秆，又从附近的稻堆上抽了一根新的。

这样，她们两人的争吵总算避免了。但是母亲还是不能

安心，突然间她的眼睛盯住站在人群当中的长舌寡妇，寡妇张着嘴，张大眼睛，涎着她那垂皱的老脸皮，默默地听母亲讲这一切的话。母亲一看见了她，愤怒和悲痛顿时涌上心头，加上自责的怨恨交织一起，骤然冲到寡妇身上，撕扯她的大皱脸，抓拽她的头发，向她尖声大叫：“哼！你明知道那是些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那个儿子是个白痴，但是你瞒着从不向我提说。你只有胡说，说他们是怎样的简朴，和我们是一样的乡下人，你也没有说过我女儿还得在那石头路爬上爬下去打水。这一切都该怨你，我发誓，我一定不轻饶你，你等着，我会想办法，让你偿还了这冤债的！”

母亲扭住长舌寡妇就打，长舌寡妇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是现在这个心魂颠倒的母亲的手。要是大儿子不跑上前去把她们拉开，要不是小儿子也赶来帮他的哥哥把母亲抱住，让长舌寡妇快溜跑，没有人知道结果要闹成什么样子。虽然长舌寡妇为了面子还站着不肯走，可是她也站得够远了，中间还有许多人在那里叫唤。她停止脚步喊说：“是呀！谁叫你女儿是瞎子，哪个好好的男人要娶她？好嫂子，我为你做这好事，你却这样回报我！”她捶打着她的胸口，指着脸上的抓痕，号哭起来，鼓着勇气，想再吵一架。

但是旁边的人们赶快把长舌寡妇推走，儿子们也来劝说母亲回到屋里，很温和地把母亲拉进屋里去，母亲仍是哭个不停。直到最后，她精疲力尽了，也就任他们拉进屋子，坐下休息。媳妇捧了一盆满满的、很热的开水，这是她当母亲吵闹还没停止的时候烧好预备着的。她把手巾浸在水里，擦擦母亲的脸和手，又倒一碗热茶给她喝，把晚饭预备好等她吃。

母亲渐渐地平静些了，哭声越来越小，叹了一口气，喝些茶，吃点饭，向四面看看，突然问道：“我的小儿子在哪里？”

小儿子走到母亲面前，母亲看他的脸上显着苍白和烦恼，以往嬉笑的模样完全消失了。母亲叫他坐在身旁的凳子上，握住他的手，逼着他也吃点饭，休息。并且说：“今夜里你睡在我的旁边，我的小儿子，睡在你的姐姐以往睡的那张铺上，今夜我不能让床空着，我的儿子。”儿子听了母亲的话，躺下去，不多一会就沉沉地熟睡了。

虽然房子里都静下了，但是母亲仍旧不能安睡，她累到骨头眼里，长途的跋涉和疲倦，把她累到瘫软。只有一件事可以安慰她的，就是听见小儿子熟睡的呼吸。母亲对他又怀着一种新的慈爱和思想：“我要特别待他好些，他是我的最小的儿子，我要为他造一间新房子，给他娶个女人，那么他和他的女人就可以也有一间单独的房屋了，等着生孙子啦！我一定要为他找个好好的、健康的女人，不管怎样，我们家里总会要有小孩子的。”

盼望有小孩子的念头，是母亲一生中也是目前唯一的安慰。

但是母亲也不能靠这种安慰支持很久，她那泻肚子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泻得她全身软弱得要死，虚弱到连悲哀都不能的地步。一连几天的工夫都躺在床上起不来，心里和身子都泻得再支持不了。所有的悲哀和安慰都随着生病化作一空，再没有力气悲哀，也没有力气希望。村上许多人都来劝慰她，邻居们和表嫂都说：“好嫂子！毕竟你的女儿是瞎子，这都是老天为我们定下的命，我们是改不了的，你把一生都浸在悲哀

里也是没有用的。”又说：“还是想想你的两个儿子吧。”有一天，表嫂又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母亲无力地回答说：“是呀！但是我的大媳妇不能生，我的小儿子又不肯娶。”表嫂很热心地说：“你再等你大媳妇两年看看，因为有时候，女人出嫁后七年不生孩子也是有的，等到这七年过了，身体就完全发育了，她就会生很好的孩子，我曾经亲眼见过这样的。说到你的小儿子不肯娶的事，或许他在什么地方有了意中人了，我们也一定要探听看她是什么人，看看她做他的女人合不合适。他一定是找到意中人了，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我敢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不想讨女人的！”

母亲低声说：“把你的身子弯下，把耳朵对着我的嘴。”表嫂就照她所说的做了。母亲对她耳语说：“还有更烦忧悲伤的事缠着我，一样事都不顺当，我怕是我那老罪孽被老天知道了，因此不赐给我孙子！”母亲又想到了这事，紧闭了眼睛，两大滴眼泪从紧闭的眼帘底下淌出来。她想到一切的罪恶，不仅仅是表嫂知道的那桩，还有她一直骗大家说她是寡妇，还有叫人家造的那些假信，还有那些自己编出来的谎话。起初，不过是受了自尊心的驱使，并不以为说谎是罪恶，可是愈说愈大，不能不说谎说到底了。她骗说她的男人死了，这是她的罪恶，几乎每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她亲手把男人治死似的。她以为这样说，说惯了这句话，只是想别的男人可以娶她。所以她这些罪恶念头，又充满了她的头脑。当她身子挺得住的时候，这些过去的罪恶已被她忘了，也不太在乎。可是现在她的身子虚弱，伤心痛苦的时候，又都回到她的心头上来了。她不能对外把这一切吐露出来，只有闷在心里，压抑

愈来愈重。到底她是个女人，在街坊邻居她的姐妹中还得保持着她贞洁的名声呢！

母亲的精神愈来愈萎靡，除了小儿子在她的身旁，没有一样事可以使她快乐。虽然她的大媳妇很殷勤地服侍她，当她要吃的时候，把饭预备得好好的，热热的。有时还走个两里远路，到邻村去买些她欢喜的零嘴给她吃。母亲也这样的依赖她，就是在床上翻个身也要喊她，但是她并不觉得能从大媳妇那里得到什么安慰。有时当大媳妇很仔细地服侍她的时候，她还嫌她手太冷，并且总是带着一点敌意，凝视着媳妇。慢慢连母亲也不再埋怨她的媳妇不生孩子了，也不常提起这件事了，她暗暗地相信或许真是因为自己的罪孽呢！

母亲终于可以从床上起来了。秋天也差不多快要过去，她的病痛也跟着退去了。她整天闲着无聊，也不会沉思的再想念死去了的女儿，到底痛苦的顶头已经过去了。她甚至会对自已说：“恐怕他们说的话也是对的，或许女儿死了还比活着好。”可怜呀！天下竟还有许多事是活着比死还要痛苦呢！

母亲只有紧紧地依靠住这个思想继续过着日子。

全村的人们都帮着母亲，没有人再在她的面前提她的女儿，就是在大家聚会时也会避不谈，到底死了一个瞎眼的女儿，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人们留念的，和她同样苦命的还多着呢！起初大家不在母亲的面前提起女儿的事，是怕她伤心，慢慢他们不提，是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可谈了。他们还有另外新鲜事可以谈论，瞎眼女儿的事总算已经过去了。

有一阵子，长舌寡妇看见有母亲在的地方，总要留意着，不敢单独和她在一起。当她看见母亲病后这样虚弱，她心里

渐渐也不害怕了，有心要和母亲和好，所以她又恢复以往一样殷勤问候她。

母亲也只好让过去的一切沉淀下来，当然心里依旧恨着长舌寡妇。

十八

隔年春天，母亲心里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因为她的小儿子回来了，并且对她说：“妈呀！我这次回来要在家住一些时候呢，要住多久我还不能知道，至少要住到有命令再叫我出去的时候才走。”

当母亲听了感到快乐的时候，小儿子却不说话，有点心不在焉。他安静多了，既不任意游玩也不唱歌，更不任意乱说话了，完全不像他以前的样子。母亲还以为他的身子或许心里有什么不爽快，或是受到什么磨难。母亲把这件事告诉表嫂，表嫂温和地说：“是的，也许他如今已过了孩子的时期了，他现在多大年纪啦？像是和我第五个孩子同年的，她现在二十岁，快二十一岁啦，已经嫁了快四年了。是呀！二十一岁是该过了孩子气的时期了，成年的人当然不能像孩子任意游玩的。可是我还记得你的男人，在我最后看见他的那一次，他还是爱玩。”

“是呀！”母亲应着，叹了一口气。她现在会常把她男人和小儿子的形象混了起来。当她朦胧地思念着她男人，想她男

人是什么模样的时候，她小儿子的面孔很快就会映进她的脑海，顶替着他。

到了第九天，小儿子慌忙而且很神秘地走了。到底他是怎样接到消息而走的，谁都不知道。但是他的确走了，带着有几件新衣服的小皮箱。母亲看见他要走了，很伤心地问他说：“我以为你要在家里住久一些时候呢，我儿！”但是小儿子回答说：“妈！我还要回来呢！”他心里好像暗暗的兴奋，很急的要走。

从此以后，小儿子总是高高兴兴，来去都很自由，或是会突然夹着衣服包裹回到家里来。在村里闲荡两天，到茶馆去聊聊天，说些现在的社会是怎样的不幸，是怎样的没有公理，等将来好时候来到时，一切都要变好的。听他说话的人们，个个都互相凝视着，不懂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茶馆老板搔搔他那油腻的头皮，嚷着说：“我敢赌咒，这种腔调，简直像强盗土匪说的话，乡亲们！”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为了母亲善良的大儿子，他们只得任凭他说，都还以为他是个孩子，等他长大，娶了女人的时候，他或许会聪明些的。

他回到家里，仍是闲着，有时或也帮他哥哥做点轻松的事。可是他的哥哥总是瞧不起他说：“我谢谢你，弟弟，我不要你来帮忙，我自己已经做惯了！”

小儿子大胆地也用那轻视的眼光盯他哥哥一眼。近来他的眼光有些傲慢，他也不吵闹，只冷冷地笑，吐口唾沫在地上，说道：“随你的便！我的大哥。”他这样嘲弄他的大哥，他的哥哥简直恨他入骨，想叫他永远从家里滚开，虽然这句话不应该是他做哥哥说的，不过邻居们看起来究竟也是弟弟的不对。

可是在母亲眼睛里，小儿子一点错也没有，就连他向她大声说话，顶撞他哥哥，母亲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错。小儿子说：“我敢说，这些小地主们，将来是要倒霉的，这些小人，无知而又傲慢，等到那日子来到，一切的田地都要归公家所有，没有人可以占有他自己的田地，他们的报应就快要到了！”

虽然母亲一句话也不懂，但也很悲伤地说：“是呀！我也是这样想，有些时候你的哥哥是太傲慢了，而且他的女人也不会生孩子。”

小儿子说的这些话，母亲反而觉得他很聪明，现在也很乐意附和他了。在母亲看来，小儿子回家，是她一个快乐的节日，她想把小儿子回来的日子都当作是节日，尽她的心力，想特别为他杀一只鸡，把饭菜弄得比平常好些。但是她不能这样做，鸡现在是属于大儿子的，她只能在鸡窝里偷一个鸡蛋，藏起来，留给她的小儿子，小儿子回来了， she 就把蛋打在滚水里煮，再把她平日节省下来的一点糖加上给他吃。

母亲现在年纪大了，闲着没事的时候，到村里邻居去走走，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一有点好吃的东西，有人给她一个桃子，一个干果，一块饼，或是什么东西，她总是省下来留给小儿子吃。母亲尽量地收藏着，常常留心这些东西，看看生霉没有。若是儿子不得脱身回来的时候，母亲怕糟蹋东西，就勉强自己吃下去，她虽然一向是很爱吃的，但是现在吃起来也不觉得有什么愉快，有什么好滋味。母亲常常把盛这些东西的抽屉打开，用手指头拨拨里面的东西，心里想着：“儿子没有回来，不在家里，若是我是个孙子，只要是他不回来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东西给孙子吃，可是他不回来，我也没有孙子可以给

他吃。”

母亲每天有大半天工夫坐在门口，向着大路望，要是小儿子回来，她就可以早早看见他的影子。每当她一看见有长衫的闪动，她便赶上前去。如果真是她的儿子回来了，她就用她那又干又老的手，拉着儿子那温暖柔软的手，拉到自己的房里去，把她媳妇为她预备的好茶倒出来给他喝，很快乐地把她收藏的东西拿出来给他吃，她坐在旁边，亲热地看着儿子挑着好的吃。有时候儿子还会把脸转过去嫌着说：“这块饼发霉了，妈，”或是说：“我不欢喜米粉做的干饼。”

母亲怪不乐意地回答说：“是太干了吗？我的儿子，我还以为你欢喜呢。”他不愿吃的东西，母亲就全都吃下去，甚至心里还觉得难过，没有什么好东西给她的小儿子吃。

小儿子把好的东西全挑着吃了，母亲坐着想听他讲些什么。他从来没有一次好好地作出他母亲所期望的回答，如果母亲追紧了，他就做出赶快要走的模样，母亲看了，学了一个乖，不再追问他什么了。同时儿子也学了一个乖，不再理会她了。母亲年纪渐渐老了，事情很容易忘记，儿子不去理会她，不久也会忘记的。平常他会把他所看见的稀奇事情讲给母亲听，比如一个玩魔术的，让一条蛇爬进喉咙里，然后提着尾巴再拉出来。或者讲一个女人生个双头孩子，还公开地让人出钱来看，或者说些城里奇奇怪怪的景象。

母亲的心被他的话说得不知怎么是好了，他走了以后，母亲就会默默地哭。也会忍不住，把这些事都告诉她的大儿子和媳妇。有一次，大儿子刚从田里回来，弯着腰，提个瓦盆，装了水，在洗脸的时候，母亲又向他说，他抬起他那水湿的脸，很

不耐烦地说：“他既不养活你，又不会替你做些什么，只不过看你像叫花子一样，偶尔会丢两个钱给你就是了。他回家来吃饭，他的手何曾握过一次锄头，他只讲些故事给你听，你对他就是比较……”他又低下头去洗脸，故意地弄出一些声音，为的是不要听他的母亲怎样回答。

母亲除了小儿子对她说的这一切故事，她只晓得他那柔细俊美的身材，晓得他那淡黄色的皮肤，他那乌黑发光的头发，是城里人的颜色，和乡下黑褐色的人不同。知道他两个小拇指指甲留得长长的，嘴唇鲜红，牙齿雪白。她还知道他喜欢不时甩着他长垂到耳边的头发，好不遮住他的眼睛。

母亲还知道疼爱，喜欢她小儿子的笑脸和有神的眼睛。他用钱大方，每次把手伸入腰袋里，只要他有，就会把里面所有的钱掏出来给母亲。有时他一文没有，也会再向母亲要，母亲也很乐意地给他，比儿子给她还要欢喜。他给母亲的钱，母亲都一齐收藏起来，等他需要的时候再还给他。她知道那小小的储蓄，也许将来会有很大的用处。

十九

有一天，小儿子说要回来，可是没有回来。母亲怎么会知道那天他一定会回来呢？因为三天前，他偷偷地在夜里回来过一次，穿过田野的小路，不走村上的大道，他轻轻地敲着母亲的门。母亲很害怕，不敢开门，还以为是强盗呢！几乎要喊叫出来，后来母亲听出是她儿子的声音，很低、很急的声音，还好床底下的鸡被她惊醒，鸡叫的声音掩住了小儿子的声音，没有给大儿子和媳妇听见。

母亲赶快起来，没头没脑地摸着穿衣服，摸索着蜡烛，轻轻地把门开了。母亲也知道在这个时候，这种样子回来，一定是因为什么秘密的事情。母亲开了门，看见还有两个人和他一道，都穿了他最近每天穿的同样的黑衣裳。他们背着一大捆东西，用纸包着，用绳子扎得紧紧的。母亲用蜡烛照着把门刚刚打开的时候，小儿子一口把蜡烛吹熄了，天空里虽只有一弯暗淡的月牙，但已经够看清楚的了。母亲看见他，很高兴地喊着，小儿子低声说：“妈！这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想放在你的床底下，和棉衣放在一起。你不要告诉谁，因为我不欢喜任何

人知道这东西，我还要回来拿走的。”

母亲听见小儿子这样说，心里有些疑惑，她睁开眼睛，低沉了声音，平心静气地说：“儿子！希望这不是一件不好的东西，我希望你不是拿了你不该拿的、不是属于你的东西。”

儿子很急地回答说：“不是，不是，妈！我赌咒，我没有偷什么东西，不过是有个好机会，买了几身羊皮统子，我怕哥哥埋怨我，他总是抱怨我所做的任何事情，我没有地方放，我买得也很便宜。妈！明年冬天，你也要穿一件，到那时，我们都可以穿好衣服啦！”

母亲听了好欢喜，她也相信不是偷来的，并且觉得是她的福气，享受到她的儿子的孝敬，所以她急着说：“是的，你相信我好了，儿子！我房里有许多东西，是你哥哥嫂子不知道的。”

那两个人把包裹扛进来，轻轻地塞在床底下，鸡咯咯地叫起来，盯着他们，水牛也醒了，又开始低头嚼吃下去的草料。

小儿子并不肯留在家里，母亲看见他那副急促的模样，心里又不免疑惑，说：“我一定会藏好的，我的儿子，但是要不要拿出来吹吹风，晒晒太阳，免得虫蛀呢？”

小儿子对于这句话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只不过一两天的工夫，等我们搬到大一点的地方以后，我独自间房，就够安置了。”

母亲听见儿子说到房子的话，她的脑子里又想到她每天所思念的事——他的婚姻问题了。母亲把他拉到旁边，离开那两个人，恳求似的望着他。只有这一件事，儿子就是不能讨母亲的欢喜，他不愿意她给他娶亲。可是母亲深知年轻人的情欲，这个儿子现在正有着年轻时候的热情，无论如何，必须

让他满足才好，她厌恶他这样浪费青春。最好娶个清白的姑娘，那么就可以希望有孙子啦！现在，这么急迫的时候，门外的月影下还有人等着他，母亲还是握着他的手，用低低的声音哄骗他说：“儿子，假若你有间房子，为什么不让我替你找个姑娘？我会尽力替你找个美丽的姑娘。若是你已经有了认识的，你可以告诉我，我好叫表嫂去说媒，我并不是勉强你，儿子！只要是哪个你欢喜的，我也就会欢喜的。”

小儿子甩着他眼睛上面的长头发，眼睛直盯着门口，想法子挣脱母亲的手，但是母亲仍旧紧紧地握住，又哄他说：“我儿子！为什么把你那美好的青春都浪费在这里？我还没有好好的孙子呢！你的嫂嫂太冷了，永远不会生个孩子让我抱在膝上，我也只有等着你啦！我知道你像你的父亲，我太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啦！把你自己的种子种在你自己的田里，我的儿呀！让它开花结果，让你自己去收获吧！”

小儿子轻轻地笑着，又把他闪亮眼睛旁边的头发甩到后面去，轻松地说：“妈！像你这样的老太太们，一天到晚不想别的事，只想娶媳妇，养孙子，可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早已丢弃这一切老观念了……在三天之内我会再回的……妈！”

他挣脱了手走了，同那两个一道穿过暗淡的田野走了。

三天过了，但是儿子没回来，三天过了又是三天，接着又是三天过去了，他依然没有回来。母亲恐慌起来，唯恐有什么不幸的事会临到她儿子身上。最近的这一年，母亲很不容易走到镇上去，所以她只好在家等候着，向靠近她的任何人使性子，发脾气，不敢把她担的心事告诉他们，也不敢远离开自己的房子，唯恐她那细心的媳妇趁这个机会，掀开帐子，发现她

床底下的那一捆东西。

又有一天夜里，母亲睡不着，在床上狐疑着，于是起来点支蜡烛，蹲在地上向床底下偷看看，用手拉着分开的帐帘。那包东西在那里放着，用厚纸包着，大大的，方方的，用麻绳扎得很牢。母亲用手摸摸，觉得里面都是些硬硬的东西，知道不可能是羊皮统。

“若是羊皮的话，就必得拿出来晒晒。”母亲这样想。这种想法使她怪难过，万一蠹虫爬进去咬坏了羊皮不就可惜了？但是她又不敢，只好任凭它去。但是她的小儿子仍旧没有回来。

一天天的过去了，又过了一个月，母亲总是冷清清地独自过着，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来临，可使她忘却了恐惧的心。目前她最梦想的，还是她的媳妇怀了孕。

终于在这冷清的日子里，一天当母亲坐在门口安静地晒着太阳，大儿子很郑重地来看她，笑得脸上满是皱纹，兴高采烈地说：“妈！你快抱孙子了。”

母亲忽然从沉静的深思里清醒了，用那模糊的眼睛直望着他，有点不高兴地说：“你说话倒像个傻子，你的女人像石头一样冰冷，是不会生的。我的小儿子也没下落，他到处乱下他的好种子，也不想娶个女人养个孙子。”

大儿子咳了一会，很郑重地再说：“你的媳妇确实是已经怀了孕了。”

母亲起初还不相信，她望着大儿子，撑着拐杖起了身，提高了声音说：“她怀上了吗？我永远不相信她会的！”

但母亲看儿子脸上的表情倒像是真的，也就赶快起来走

到厨房里去找她的媳妇，媳妇正在那里切菜，她先向媳妇肚子偷瞄了一眼，并问她说：“你觉得有了什么东西在你肚子里面吗？”

媳妇点点头，还是做她的事，可是在她那苍白的脸上现出了一些黯淡的红晕，等到母亲确实相信是真的了，又问：“你什么时候发觉的？”

“两个多月了。”媳妇回答。

母亲一听马上又开始发怒了，她想媳妇为什么不早告诉她，她用拐杖捣着地，嚷着说：“你为什么一个字也不向我提起？害得我这几年来天天望着，急着，就是等着这个消息。已经有两个月了，哪有像你这样古板的女人，第一天发觉的时候，不来告诉我的？”

媳妇停下刀，很小心地说：“我不敢告诉妈，唯恐自己弄错，让你伤心比永远不给你一点希望更厉害。”

母亲还是不让这口气，吐了一口唾沫又接着说：“我有生这许多孩子的经验，难道我不知道你是真有，或不是吗？你拿我当孩子或是老太婆一样笨吗！我真猜不出你想的是什么？你是想慢慢地让我知道，我看得出来。”

媳妇一句话也不回答，闭紧了她那苍白的嘴唇，从桌子上的茶壶里倒了一杯茶，让母亲坐在靠墙的老地方喝茶。

母亲得了这个消息，哪还能安心喝茶，她一定要去告诉表兄和表嫂。他们两个都在家里坐着，现在全由他们长大的儿子在田里做工，表兄只不过做些轻便的琐事，所以不会像以前那样忙碌。表嫂除非被她孙子的哭声扰醒，否则就甜蜜地一天睡到晚。

母亲穿过稻场，很急躁地把熟睡的表嫂叫醒，大声喊说：“我和你打赌，不只有你一个人是奶奶啦，再过几个月，我也要当奶奶啦！”

表嫂渐渐醒了过来，微笑着舔舔她那刚睡醒干燥的嘴唇，睁开她那小而恬静的眼睛说：“是吗？你的小儿子娶了亲吗？”

母亲的心又沉了一会，才说：“不！不是的。”瘦弱的表兄坐在一边矮竹凳上，在那里结着给蚕儿作茧的草绳，是蚕儿作茧的时候了。他抬起头来看看，用那单调无味的老腔说：“那么就是你的媳妇？”

“是呀！”母亲很热情地回答表兄，又很快地转回过来，想找地方坐下，把一切的心事倾吐出来。但是她也不想要露出太高兴的模样，马上把愉快又隐藏起来，用带点埋怨的声调说：“也该是时候了，让我等了八年的工夫。若是我有钱的话，我一定要给大儿子再娶一个，但是我想，在我还没替我大儿子另娶以前，应该让小儿子先娶的。现在要知道！就是娶个小老婆，一个规规矩矩的，不是什么出身不好的姑娘，那也得花好多钱。我的那个媳妇真是慢吞吞的女人，同我的脾气完全不一样，简直像条蛇一样的冰冷。”

“但是她也并不坏呀，好嫂子！”表嫂公正地说，“她总是很小心地做家事，而且做得很好，这一塘的鸭子是她养的，你以前没有的。她又替你那水牛配了，你现在又多一头小牛，鸡已经比你以前养的多了一倍，除了每年卖掉的不算，差不多现在有十几二十只了吧！”

“不，不坏！”母亲不甘心地说，“但是我总希望她的热情能用到对处，不要用在牲畜和鸡鸭身上。”

表嫂近来老是想睡，她打着哈欠，温和地说：“她和你确实有点不一样，是真的！谁能像你这样的女人一直充满热情，劳碌了一辈子，还是这么硬朗，走路还是这样快。要不是老毛病缠绕你，还不知怎么办呢！每当你走路的时候，我看了便奇怪，这些天来，我只能从凳子旁边走到桌前，从桌前走回床边，只能走这么多了。”

表兄也很羡慕地说：“是呀，我平日连一碗饭也吃不下了，但是我看你坐在那里，一碗碗地喊着添饭。”

母亲听了，很满意他们这样的夸赞，客气地说：“是呀！我吃饭还是和往常一样，三碗一顿，有时候四碗，我吃各样东西，除了太硬的，因为我的牙齿掉了，要是没有老病缠着我，我还和往日一样的硬朗。”

表嫂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一个健朗的老家伙！”她打了一会儿盹，又醒来了，看见母亲仍旧在那里，睡眼惺松地笑着说：“你是说你有一个孙子了是吗？单单孙子，我们现在就有七个，还嫌不够多。”说了，她又静静地睡去了。

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充实了母亲这些空虚的日子，虽然她的小儿子还没有回来，还不知道。现在只有这一个新的安慰能消去母亲切心等候她儿子的渴念。她自我安慰地想，小儿子迟早是会回来的，所以也就舒缓了她的思念。

但是，这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兴奋的事，只让她高兴了这一阵子。母亲心里又愁忖着这件事。如果闹出个差错来怎么办，她唯恐媳妇将要生的孩子是个女孩，母亲一想到这点，就喃喃自语地说：“万一生个女孩子，我的好命就又会像以前一样的坏了。”

母亲陷在她的焦急渴望中，她想再去求那个灵验的菩萨，或是替菩萨做件新红袍子，或是一双新鞋子献给她都情愿，只要菩萨能赐她一个孙子。但是她不敢去，唯恐她自己的罪孽会再被菩萨想起，她还是害怕着菩萨，虽然她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伤心和折磨，但她仍怕还未能赎清她的罪孽。她想去诚心诚意地求个孙子，又怕若是菩萨看见了她，听见她求孙子的话，菩萨因而想起她的罪孽，会害死那怀在肚里的孩子。她很烦恼地思想着说：“我还是不去招惹比较好些，只要是不去告诉菩萨有孩子的事，她或许早已把我忘了。反正现在我是任何菩萨面前都不敢去了。如果菩萨只知道是一个凡胎出世，而不是我的孙子，这样还会侥幸碰着个男孩子的。”

母亲又忧郁地充满着不安起来了，有孩子是个快乐，也是一个新的烦恼，几乎每个孩子都是这样的。要是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或是个怪胎，白痴，瞎子，或是个女儿！母亲有时也会抱怨着有这种权力摧残凡胎的神明菩萨们，自言自语地说：“我所受的处罚难道还不够包容我犯的那一点罪孽吗？那天我可是蒙了菩萨的眼睛，但她又怎会知道我干的什么坏事呢？一定是那庙里的小菩萨看了我的罪孽去转告送子观音的。好！我将来要远离菩萨，我知道我做的那件事实在是罪孽。但就算要我加倍赎罪，我也不知道当怎样才可以赎回犯的罪呀！我敢说，若是把我一生的安乐和痛苦衡量一下，痛苦会像石头一般重把天秤沉下去的，安乐？就像草针一般的没有一点重量，我这穷困的苦命人还有什么安乐？我眼睁睁看着我的瞎眼女儿死了，什么人能像我一样受得了！她一直到死，还是瞎眼，这种痛苦，还不够赎罪吗？我一生的痛苦，一生的穷

困，难道还不够吗？但是菩萨您却好像不是怎么公正呢！”

母亲忧闷地想着，现在她还有两桩苦恼的事需要她忍受的，一件是唯恐将要生出来的孙子不健全，或者是个女孩；另一件，耐心等候着她那不归家的儿子回来。以前她等候她的男人归来，可是永远不曾归来，现在又要等她儿子和孙子。她想这等待才是她苦命的日子吧！

可是，母亲还是希望着，无论什么时候，有人到城里去，或从城里回来的，母亲总是这样询问：“你今天可看见我的小儿子在什么地方吗？”她也会走到村上这家或那家乱问：“你们可知道今天谁到城里去了？”若是有人回答说他已经去过，那么她就又问：“你看见我的小儿子没有？”

这些日子里，全村的男男女女，都听惯了她这件事，也不以为奇。当他们抬起头来，见母亲扶着她儿子砍下的树枝为她做的拐杖走来的时候，听见她那颤动的声音：“邻居呀！今天没有看见我的小儿子吗？”他们都会很和气地回答说：“没有，没有！好妈妈，我们在街上走，怎么会遇到他呢？像他这样的人，你不是说他靠书本过活的吗？”

她的希望渐渐破碎了，于是回转过身去，低沉了声音，自言自语地埋怨着说：“我也不清楚！我想他是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做关于书本的事吧。”于是大家又都冷笑着嘲弄她说：“要是什么时候我们经过卖书的地方，我们替你看看，看他在不在柜台里面。”

母亲只得回到家里等候着，还想要看看羊皮有没有被虫蛀坏。

过了几个月后的一天，消息终于来了。母亲还和以前一

样坐在门前，长烟杆拿在手里，这时她才吃过早饭。她留心到这秋天的早晨，天气已经有点凉意了，但早晨的阳光还是这样暖和，升到山头上，照散着光和热。突然间，表兄的大儿子穿过稻场过来，到母亲大儿子的面前，他那时正在修补那双穿破的鞋底呢，低声地同他说了几句话。

母亲想着，在她早晨起来的时候，是看见表兄的儿子动身到城里去的。只要母亲身体还舒服的时候，是不能平心静气地躺在床上，她一生是早起惯了的。母亲明明看见他担了两捆新砍的草到城里去的，可是这么快又回来了，母亲心里觉得很奇怪，还想问问他怎么这样早就把草卖掉了呢？但是她看见她的大儿子抬起头来，很惊骇地喊叫：“是我的弟弟吗？”

不错！母亲敏锐的耳朵听见了这个声音，她一点也不聋，便赶快问：“我的小儿子怎么啦？”

但是这两个年轻人低着头，好像很严重地继续讲着，脸上都现出心神不定的表情。母亲实在忍受不住了，便立起身来，一跛一跛地走到他们面前，拐杖捣着地，向他们大叫：“快点告诉我，我的小儿子怎么啦！”

表兄的儿子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开了。大儿子犹疑不决地说：“妈！出了事啦！我也不太明白，但是，妈！我必须到镇上去看看，然后才能告诉你一个明白。”

母亲不肯让他走，她捉住他，格外高声大叫：“你不能走，除非你告诉了我！”

媳妇听见喊叫的声音，也出来了，站在那里听了一会，然后说：“告诉她吧，不然，她又将气出病来了。”

接着，大儿子慢慢地说：“表兄来说的，他说今天早晨他看

见我的弟弟，在一群犯人当中，两手用麻绳缚在背后，衣服破烂不堪，当他们走过市镇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卖草。很长一队犯人，有二三十个的样子，弟弟看见他的时候，还把头转向别处。但是表弟询问走在他们旁边的卫兵，他们说那些都是共产党，要送到监狱去，明天就要杀头的。”

母亲和儿子、媳妇三个人互相呆着，母亲的牙关开始颤抖了，看看儿子的脸，又看看媳妇的脸，恐惧地说：“我好像听过这个什么共产党的名称，但是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大儿子慢慢地说：“所以我刚才问表兄，他起初也不懂，他又询问过卫兵，卫兵笑笑，说共产党是最近才出现的一帮新土匪。”

母亲这才忽然想起来藏在床底下很久的那捆东西。她大声痛哭，把衣服掩住了头脸，一边哭，一边说：“那天夜里我就有些知道了，藏在我床底下的那一捆东西一定是他偷的！”

儿子和媳妇听了这句话，他们说：“妈！你说什么？”搀扶着她到房里，想看看那捆到底是什么东西。

媳妇把帐帘拉开，给男人使个眼色，男人也来了，母亲哭着，指着那一捆东西说：“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他在一天夜里扛到这里来的，他要求我偷偷地收藏两天，可是他一直再没有回来，现在恐怕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

大儿子走去把门轻轻地关了，上了闩，女人又挂一件衣裳在窗子上遮着，他们才从床底下拉出那一大捆东西来，解开麻绳。

“他说的，是羊皮统。”母亲唉叹着说，眼睛还盯着那捆东西。

但是儿子和媳妇两人什么也不说，也不相信母亲所说的话。当他们摸着又重又硬那捆东西的时候，他们希望总是些值钱东西吧！也许是金子？

他们打开一看，尽些书，许多书上印着的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还有许多页上印着图画，很古怪的一些图画。都是流血和死亡，大汉子击打弱小的农人们，或是用刀砍他们。当他们三个人看见这些书的时候，个个张口呆立不能出声，他们都没有把握明白这些是什么用意，为什么一个人要偷这种只有墨迹的纸张藏起来。

他们不管怎样看着，也不能懂得是什么含义，没有一个人认识一个字，也没一个人懂得图画上的意思，除了看见那些血污，被刺伤、被杀害的人们，人被切成几段的图画。这些血污可怕和可恨的事情，只有在土匪强盗窝里才会有这种惨事。

他们三个人又陷入恐惧中了，母亲是为了小儿子的缘故，大儿子和媳妇为了自家的缘故，唯恐别人知道这些东西，所以大儿子说：“还是把它仍旧捆好，放在原处等到黑夜，我们把它拿到厨房里烧了。”

但是媳妇却格外仔细，说：“不能！我们不能在一次烧完，不然，别人看见这许多烟，又要疑惑我们什么事了，我们非得每天烧一点，像我每天烧草煮饭一样！”

母亲并不留心这些事，她只知道她的小儿子现在已落到别人的手掌中了。她向大儿子说：“儿子呀！为你的小弟弟想想，你要怎样去寻找他？”

“我晓得他在哪里。”大儿子很慢而且不太乐意地说着，“表兄说那些人把他们带到南市附近的一个监牢里去了，那边

有一个杀头场。”

母亲的脸上突然现出惊恐的颜色，摇摇晃晃地，大儿子吓得一边大叫，一边喊他的女人过来，他们把她扶起来，让她躺在床上。母亲躺在床上喘息不止，为了小儿子吓到面色如土，喘着气息低声说：“你还不到城里去……找你的弟弟？……”

大儿子暂时把他自身的恐惧抛在一边，为了可怜他的母亲，慢慢地说：“是的，妈！我去，我会去的。”

大儿子换了衣裳，穿上鞋子，可是在母亲看来，时间过得这样慢，真让她忍受不了。终于准备好要动身了，母亲喊他到跟前，拉低他的头，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儿子，不要舍不得钱，要是他真在监牢里，一定要用钱才可以把他赎回来，只有钱能做到这件事，儿子！有谁听说哪个监牢给钱而不放犯人的呢？儿子！我还有一点钱，在这小洞里，这是我特意为他收藏的，一齐拿去用吧，把我所有的一齐拿去用掉吧！”

大儿子的脸色没有改变，他看看他的女人，他的女人也看看他，他终于说：“我的妈妈！为了你，我会尽力花钱去办。”

母亲嚷着说：“不是为我，我老了，就快死了，一切都是为你的弟弟呀！”

大儿子走了出去，他去约那个看见这一切情形的表兄一道，于是两个人就一同向城里出发了。

母亲除了等候以外，还能做什么？这是在她一生里最痛心难熬的等待。她极不安稳地躺在床上，想爬起来但一起身就又会昏过去。媳妇看见母亲发呆凝视的眼神，自言自语的说话，和不停地用两只手捶着胸前又拍打枯瘦的大腿，媳妇倒吓怕起来，去找她的表叔和表婶来，这一对老夫妇听了面色也

凝重起来了，三个老人坐在一起，一筹莫展。

说实在的，有人陪伴母亲坐在一块的时候，她至少还可以有点安慰，而且表叔和表婶又是母亲最亲近和欢喜同他们谈话的人，母亲一边哭，一边说：“就算是我犯的罪孽，难道我还没有苦够吗？”接着又说：“若是我犯的罪孽，为什么自己不死？死了不都一切完结了吗？为什么把我的孩子一个连一个地都从我手里夺走？我恐怕，连我的孙子也会这样，我将永远不会看见我的孙子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我这该死的！”这种痛苦反倒又激起她的怒气来了，她一边哭着，一边愤恨地喊叫：“到底哪里才能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不曾犯过一点罪过，为什么我就该受这么些磨难呢？”

表嫂恐怕她伤心过重，哭喊得太凶，急着劝她说：“我们都是 有罪的，若是按照我们犯过的罪来判，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孩子。其实我也是个不贤德的女人啊！看看我的这些儿子和孙子，我又从来不到庙里去，有时候有尼姑来劝我修行，但那些孩子要我照顾，我哪里有空呢？现在我年纪也老了，尼姑又来劝我趁早修行，来生还可上天，不然，就会迟了。我对尼姑说，我老了，也不能学什么修行了，若是来生上天不收我这样的人，我就做些天界以外的事情总会可以吧。”

她说完这一番话，母亲不安宁的心神获得了一些安慰。现在又轮到表兄说话的时候了，他说：“我们安心等着，嫂子，看有什么消息传来。也许不用你伤心的，不一定他们用钱把他赎了回来呢！也不一定是我儿子看错了，不是你的儿子被缚着经过那里的。”

表嫂留心着这事，她叫母亲的媳妇走到她自己的屋里去，

因为她叫她避开,好让这个可怜的母亲在这一时把所要说的
心里话都说出来,压抑在内心这许多年,真是可怜呀!若给媳
妇听到,伤了她自尊心,又等于白费了心思。

他们等候着儿子们回来,大家一起等比独自一个人等容
易得多了。

但是在母亲还没有看见他们回来以前,天色已渐渐黑暗
了,下午的时候,母亲从床上爬起来,坐在柳树底下,表兄和表
嫂坐在她的旁边。这三位老人凝视着稻场边的小路,表嫂尽
管忧伤,也禁不住瞌睡了,悄悄打了一会儿盹。

太阳差不多快要落下去的时候,母亲望见他们回来了。
她站起来,扶着拐杖,手遮挡着直照眼睛的夕阳。她喊叫说:
“他们回来了!”于是一跛一跛地走向前去。她喊叫的声音很
大,脚步来得也很快,听见她的声音的人们都从家里跑出来,
因为村里的人们都已知道这回事了,只是不敢公然站在母亲
身边,他们唯恐怕会为了她的小儿子的牵连也被捉到监牢里
去。所以他们只管自己的事,虽好奇心,但又有害怕心,就
像一些乡下人一样地惧怕监牢和狱卒们。现在他们只不过出
来张望一下,远远地站着,看看有什么事发生。表兄也站起
来,跟在母亲后面走,就连表嫂听见他们回来了也很紧张,只
可惜她现在不方便走路,想着等一会儿还是会知道的。她相
信会有好结果的,所以她忍着自已,仍旧坐在凳子上等候。

母亲跑过去捉住她大儿子的膀子,嚷着问:“我的小儿子
怎样了?”

当她急着问这件事的时候,她的老花眼睛一直在审视他
们两个人的脸色,她恍然知道恐怕恶运已经注定了。两个男

人互相凝视着，最后还是大儿子很严肃地说：“妈！他在监牢里。”两个男人又互相看看。表兄的儿子搔搔头皮，像个呆子，眼睛望着别处，还是不知道该说出什么话来，所以大儿子又说：“妈！我很怀疑他能不能救出来了，他和另外的二十几个都已判定了死罪，就在明天早晨。”

“死吗？”母亲惊喊着，她又惊喊说：“死吗？”

若不是他们扶着她，母亲简直就瘫倒在地上了。

大儿子扶着母亲到旁边的一间屋里去，摆一个凳子，让她坐下，先平静下她的心。可是母亲开始像个孩子般地哭了起来，她那干老的嘴皮颤抖着，泪珠直往下流，用她那握紧的拳头捶着她那干瘪的胸口，并且大声喊叫着，又归罪于她的大儿子，母亲说：“一定是你不舍得给他们钱，我告诉过你我那里还有一点呢，并不算少了，四十块现大洋，还有他最后给我的两角小洋，都盼着派上用场呢！”她看见大儿子站在那边低着头，汗从眉间流到嘴唇，她又气愤地向他说：“要是他死了！你连一个钱也不会得到的，那些钱也不能归给你，不！我宁可把那些钱扔在水里！”

表兄的儿子为此也痛苦得满脸皱纹，为了让大家心平气和些，他说：“表婶！不要这么说，他大哥愿意出你所有两倍以上的钱，肯出一百块钱救他的小弟弟，他向监牢上上下下的人行贿求饶，向这个，向那个送钱，但是他们连让他和你的小儿子见一面都不肯。”

“那是因为他的钱没有出够！”母亲还是这样大声说，“有谁听说过监牢里的老爷和狱卒是不收贿的？我要去取出那些钱来，挖出来拿着，我要去找我的小儿子见面，把他带回来，随

便他怎样说，我将永远不再让他离开我身边一步了！”

两个人又互相看看，大儿子的脸色央求着要表兄再为他说些好话，所以表兄又说：“好婶子！他们连让我们见一面都不肯。他们不肯让我们进去，就是送钱也不行，他们说现在的长官很认真无情地办这事，这是近来的新罪犯，最可恨的！”

“我的儿子是从来不会犯罪的！”母亲傲气地喊叫。她提着拐杖向她的儿子摇了几下说：“准是哪里有仇人，他给守监人的钱比我们还要多，叫他们把小儿子囚在监牢里。”母亲又四面望着大家，他们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大家一直都不敢谈论这种事，都只把听到的消息咽下肚里。母亲向他们喊叫说：“你们可有哪个看见过我小儿子干过什么犯法的事情没有？”

这些人个个你看我，我看他，大家眼睛望着别处，不说一个字。母亲看见他们狐疑的神气，气得心都要碎了，又痛哭起来，向他们喊着说：“啊！你们都恨他，因为他生得漂亮，比你们这些黑孩子漂亮得多了，你们都是些乡下庄稼人，你们恨任何比你们自己好的人！”说着站起来，摇摇晃晃痛心地哭着走回家去。

母亲回到家里，除了表兄、表嫂和孩子们在家陪着她以外，就没有别的人。母亲擦干了眼泪，虽然她心急如焚，可是现在她却很和气地对大儿子说：“你不能把宝贵的抢救时间，白白地耗过去了，快把一切的事告诉我，或许我们还能救出他来，我们还有一整夜的工夫呢！弟弟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宁可把我们所有的钱拿去，救他出来。”

大儿子和媳妇听了，彼此使个眼色，也并不是坏意，只不过是他们的容忍心已到了极点的表现而已。大儿子最后说：

“我也不确定知道他是犯下了什么罪，但是他们说他是共产党，我告诉过你了，这个新词，我们也常常听见人家说过。我又询问到底那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是一种土匪，我也问过站在监牢门口的卫兵，他们说：‘你问那吗？那就是要抢夺你们的田地，把它充公作为他们大家所有的那一批人，那是想计谋害国家的一种人，他们和党徒是必定要一块处死的。这大概就是他的罪状吧！’”

母亲注意着听她的儿子说话，蜡烛闪烁的火光照在她的脸上，映出了布满一脸泪痕的皱纹。母亲实在吓得不能相信，她的声音颤抖着，但是还是坚持着镇静地说：“我不相信弟弟能做出这种事来，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个字关于什么共产党。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罪状。只听过是杀害人，抢东西，饿死父母这些罪状罢了！怎么田地还可以抢夺充公呢？哪能像卷草席一样地把田地卷起来带走，又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吗？”

“我也不明白呀，妈！”大儿子回答。他的头低着，手松软地放在膝上。他坐在小凳上，下午穿的长衫仍旧没有脱下，因为他穿不惯，所以揭起下摆，塞在裤腰带里，觉得紧紧的，他慢慢地说：“我不记得他们还说了些什么话，不过城里到处都是人，我们听了许多明天要杀犯人的话，他们还为此放假一天呢。表兄！他们还说了些什么，你可记得吗？”

表兄的儿子摸摸他的下颚，深深地咽了一口气，又凝视一会房里环绕他的人们，然后说：“城里的人们都说得很起劲，可是我不敢多问，因为我要是很关切地询问是怎么一回事的话，那监牢门前的卫兵就会转过来望着我，并且问我：‘你也是他

们同党的吗？他们被杀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实在不敢说我是一个要被杀的人的表兄呀！我们只尽力地找到了那个守监的牢头，给了他一些钱，叫他找个私密的地方彼此谈谈。于是他带着我们到监牢里的角落里，他自己的房里去，我们同他说，我们都是老实的庄稼人，自己仅有点薄田，也租种一些。那被捉要被杀头的是我们远房的亲戚，为了家门的名声，我们总得想法子把他救出来，因为在我们这房姓氏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是死在刽子手的刀下的。看看我们这样穷苦的人，实在也花不起太多的钱。守监的牢头收了我们的钱，又询问他的长相是怎样的，我们也告诉他了。他说：‘我想我认识你们所说的那个人，他在监牢里很不安分，我想他会招供出来他所知道的一切事，可是他的旁边有个很凶悍的姑娘，我从来不曾见过这么凶的娘们，她一直鼓励着他要勇敢，叫他不要怕。不错！那些犯人当中有些是很凶悍强硬的，简直不在乎会怎样死，什么时候死，但是你那个人还是很害怕的。我有些疑心他恐怕连他自己犯了什么罪，要受死还不知道呢！因为看他的模样，倒像个乡下里的良民，一定是上了他们的当。我相信他的罪是看了那些坏的书本，并且散发给别人，要知道那些书本上讲的都是些坏事，讲到怎样推翻政府啦，钱财共用啦，田地均分啦这类的事情。’”

母亲听了，看着她的大儿子，又重新痛哭起来，呜咽着说：“我早知道要让他自己有几亩田，或再去租几亩来，给他一份，但是我不能做到。我这个大儿子和他的女人总是要霸占拢总的田地，从来什么事都不曾想过他弟弟……”

大儿子这时想开口说话，但是他的表叔轻轻地对他说：

“好儿子，你不要说话啦，就让母亲埋怨吧，让她心里好过些！我们都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我们也知道你弟弟以前是怎样痛恨田里的工作，总是想外出工作。”

大儿子这才忍住了不再开口，表兄的儿子又接着说：“我们问守监的要多少钱才可以把他救出来，守监的人摇摇头，说他若是有很高的地位，或是有钱有势人的儿子的话，没说的，有钱一定可以放他自由。可是他不过是个穷苦庄稼人的儿子，谁肯贪图我们这一点的钱，冒险把他自己的性命也赔上呢？所以，弟弟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母亲哭喊着说：“难道就因为他是我这苦命人的儿子就该死吗？我们还有自己的田产，把它卖掉去救他出来。是呀！今晚上就要卖掉，这村里有哪些人要？……”

提到大儿子的田产，他不能不说话了，他说：“那么我们将怎样过活？这样就已经够难的了，若是我们卖了再租些田地，付这样重的地租，我们就眼看着要做叫花子了。我们所有的只不过就这一小块田产，我不能卖掉。这点田产是我的，我一定不许卖掉。”

等大儿子讲完了这些话的时候，媳妇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苍白的脸上严肃得毫无表情，她再也忍不住插嘴了，说的还是她那句常说的老话：“现在还得为我那肚里的儿子想想呢！”

大儿子很沉重地说：“不错！我还要为我儿子想想呢。”

母亲终于沉默了，确实沉默了，母亲不好再说什么话回复他们了，只有继续哭泣。

他们坐了整整一夜，到了黎明来到的时候，母亲不知从哪

里又有了一股新的力量，她说：“我要自己去。就是我的小儿子出来受死的时候，我也得到城里去一趟，守候着见他一面。”他们都拉着她的手膀，劝她不要去。大儿子很诚心地说：“妈！行刑以后，我会去收他尸首的，你要是看了那种场景，你会受不了难受死的！”但是母亲回答说：“我就算是死了，又怎么样？”

母亲洗了脸，梳梳留在头顶上的几根灰头发，像平日到城里的时候一样换上一件干净褂子，简单而直率地说：“去把表兄的驴牵来，表兄你肯让我借骑一下，不是吗？”

“啊！可以！”表兄无可奈何，悲伤地回答。

大儿子和表兄的儿子一道把驴牵了来，把母亲扶上驴背，他们在旁边伴着走。大儿子手里提一盏灯笼，这才是黎明，还看不清楚道路呢。

现在母亲既无力，又安静，一直流着眼泪，她已几乎确定自己将要去做什么了，她紧紧地依着驴背。母亲垂下她的头，怎么也不抬起头来看看黎明的天色，只低着头在朦胧里瞪着看也看不清的泥土路。那两个男儿在这紧张的时候都只能不作一声。他们随着弯弯的路走到了南门，城门还没有开，因为天色还早着呢。

已经有很多人都在城外等候。因为城里有这样大的要杀人头的消息，所以四邻乡下的人们都觉得像赶庙会一样的热闹，都带着他们的孩子们来凑热闹。城门刚开，他们就拼命似的向里挤，骑在驴背上的母亲和两个伴在旁边走的男儿也向着那块场地挤去，那是一块靠近城墙边的空地。天才刚亮，那里就站满了人，挤得密密的谈论着，等候着观看这桩盛大的杀

头案。小孩子们盲无所知地抱住他们的父母，心里充满了无知的害怕，婴孩们大声哭叫，大人们尽量哄着抚慰他们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渴望地等待着，准备体验这种从来没有过的场景，同时又很痛心着他们所将要看见的悲惨局面。

母亲和男儿没有挤到人堆里，母亲低低地向他们说：“我们到监牢门口，站在那边等着。”因为她那可怜的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或许看见了她的儿子的时候，忽然有奇迹出现，或是有什么机会，能把儿子救了出来也未可知。

所以大儿子又把驴头转过来，向着监牢的方向走。不觉已来到监牢的门前，就停在街旁边一段插满了碎玻璃的高墙下面等着。那里有一个卫兵欠伸着他的身体，旁边点着一盏昏暗不亮的灯笼，蜡烛油滴了一大摊，凝结起来，像极了一地的红血，一阵阵清晨带着凉意的冷风把烛火吹得摇摇灭灭。他们三个就在这泥土地上等候着，不多一会，他们听见脚步的声音，渐渐听见许多人的脚步在石头路上行进的声音，又听见有人呼喊：“开门！”

卫兵急忙跳起来，笔直地站在牢门旁边，把他的枪很严肃地荷在肩上，牢门开了。

母亲伸长她的眼睛去找她的儿子，许多人从她的面前走过，前面两个人和后面两个人互相缚在一起，手都用麻绳扎住，初看好像全是年轻男人，但是其中也有许多姑娘，不过很难辨认罢了，因为她们的头发都是剪得短短的，也和男人们穿一样的服装，简直同男人们没有一点分别，直等到她们走近面前，要看见她们的两个小小的胸乳和细窄的腰才知道，但她们的脸色和男人们的脸一样的粗犷，一样的鲁莽。

母亲注意着每个人脸上的模样，看看这个，又急忙看看那个，突然间看见她的儿子了。不错！他是在那里走着，低着头，同一个姑娘缚在一块儿，他的手紧紧连着她的手。

母亲猛地冲到前面去，倒在地上，抱住他的脚，大喊一声：“我的儿子呀！”

母亲抬起头来看着她儿子的脸色，太苍白了！嘴唇和泥土一样的惨白，眼光迟钝无力。当儿子看见母亲的时候，脸色吓得格外苍白，连一句话都说不出，若不是和那个姑娘缚在一起被她牵着，他几乎就要倒毙在地上了。这个姑娘死命拖住他，不让他跌倒，也不让他停止脚步不动。

一个卫兵走过来，提起母亲把她摔到路旁的一边去，她被摔得只好躺在地上。这一群犯人走出南门，一会的工夫就看不见了。突然间听到他们一齐唱起激奋的歌来，一面大声唱着，一面去就死。

大儿子跑过来，要拉母亲起来，但是母亲不让他拉。母亲哭着在地上躺了一会，听见他们唱的那些没听过的歌曲。她已经昏昏迷迷，听不清也听不懂他们唱的歌，只是不住地哭泣。

可是母亲也不能再在地上躺了，因为监牢里出来一个卫兵，很凶悍地拿枪杆要打她，并且向她吼叫：“让开些，死老太婆……”大儿子害怕了，勉强抱起母亲，把她扶上驴背，转回家去。当他们来到南门之前，他们还在城墙旁边停了一会，等着。

他们等着，一直等到听见一阵高呼杂着惨叫的声音，他们彼此看了一眼，又看看母亲。若是母亲听见了，她一定会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母亲没有听见，连一点表情也没有，只是头低低地挂在胸前，眼睛凝视着脚下的泥土，好像失去神志似的没有一点点感觉。

母亲和两个男儿又向前走去，听见一大群人呼喊的声音，又遇着那群人一边走着，一边说这说那，然后一轰而散了。两个男儿一声也不响，母亲也好像完全没有听见似的。有人说：“他们死得真是痛快！真够勇气！你们看见那个年轻勇敢的姑娘吗？她一直不住口地唱到死，当她的头滚下来的时候，她还笑着呢！不是吗？”

又有人说：“你们看见那个年轻人鲜红的血喷得老远，都溅到刽子手的脚上，他不是还吐了一口唾沫咒骂他吗？”有些人不做声，面孔吓得发白。当母亲和两个男儿走出城门的时候，看见一个年轻人，面色和土一样的灰白，依着城墙边大吐。

母亲就是看见那种景况，或是听见那些事，她也不再说什么话了。她知道她儿子现在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是任何金钱或是方法都没有用的了。要是她还有力气能够咒骂的话，现在也没有用了。她只想赶快回到家里找块坟地，在那里痛哭一场。让她更伤心的是不能像别的人家能有自家的坟地，也只好找个无人照顾的荒坟去哭。可怜母亲只有自己一个人，就连在这么悲痛的时候，也只有自己孤伶伶地以痛哭来安慰自己破碎的心，来缓和自己心里的悲恸和怨愤。

回到自己的家门前，母亲还没从驴背上跨下来，她恳求似的对儿子说：“把我带到村子后面去！我一定要痛痛快快哭一场才好。”

表嫂也在那里，听见母亲这样说，她摇摆着她的头，用衣

襟擦擦眼泪，很和气地说：“是呀！这倒是好主意，让这苦命的母亲大哭一场吧！”

在沉寂的天空下，大儿子把母亲带到一个荒坟前面，把草铺平了让母亲坐下。母亲坐下去，把头依着坟墓，抬起头来看看大儿子，很憔悴地说：“你走开去，离开我，让我在这里好好大哭一场！”母亲看他还犹疑不决的神情，更加性急地说：“离开我吧，要是我不大哭一场，我就会憋闷死的！”

大儿子临走的时候对母亲说：“妈！等一会我来接你的。”因为他不忍心把母亲单独留在那里。

母亲坐在那里，望着寂静的、才渐渐开始发亮的天空，鲜红的太阳慢慢爬升起来了，金黄色的阳光普照着大地，完全像是今天没有人死过一样。田里的稻子又到成熟的时期，稻穗都很饱满，稻叶染成了金黄色。旭日的光芒照亮着田野，母亲等待的这时候，心里的悲伤像潮水似的涌起，她要尽情地痛哭一场来和缓她的心痛。她想起她的一生，想起死去的亲人们和将来不再会有的幸福日子，悲伤一齐涌上了心头。母亲让它一齐涌上心头，她不再愤怒，也不再挣扎，任由悲伤尽量折磨着，她紧紧地趴在泥地上，觉得悲伤填满了她的心窝。她再把脸转朝天空，无奈地喊叫：“难道这就是我应得的报应吗？难道这么多罪还不够我受的吗？”

她的眼泪像泉水涌出，她把那头脸紧贴着坟地，埋在野草里，就这样一直痛哭着。

母亲不停地哭了一个早晨，她想起了过去一生中大大小小的伤心事。她想起她的男人怎样和她争吵而离家出走；想起她在这里哭泣着，可是少了她亲爱的女儿的安慰来喊她回

家；想起她的小儿子和那个姑娘缚在一起被她拖着走的情景。母亲把她一生的悲痛都集在这一天哭完了。

母亲继续哭着，大儿子跑来，从遍地布满金黄色阳光的田野跑过来。他一边跑，一边用手招着，嘴里好像喊着什么事似的，但是母亲还在悲伤昏迷中，听不出他在说什么。她抬起头来，听着他说：“妈妈！妈呀！”然后才听清楚他说：“我生儿子了！你的孙子呀，妈！”

在母亲一生中，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一种声音比今天这句话还清楚。眼泪珠毫不自觉地就停止了。她站起来，摇摇摆摆地去迎着大儿子，喊着问：“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就是刚才。”儿子笑着回答，“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生的，是一个儿子！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他还大的孩子，我敢说，哭声简直像个周岁的孩子一样！”

母亲把手搭在儿子的膀臂上，微微一笑，虽然一半还在哭泣，是高兴地哭泣。她依在儿子的身上，忘记了自己，加快了脚步走回家去。

走回家里进了屋子，新妈妈躺在床上，屋里挤满了女人们，都是些村上来打听好消息的女人们。就连长舌寡妇也来了，她现在要算全村最老的一个老太婆了，耳聋了，腰也弯了，但是她还是要来，像老母鸡似的，咯咯地说：“嫂子，我本来以为你的好命算完了呢，但是又生了你儿子的儿子，我说嘛！我算是彻底绝望了！只剩下我这活死人还在受罪……”

母亲一句话也不说，一个人也不理会，就往屋里跑，走到床前，看见了孩子，一个男孩子！像他父亲说的一般无二，张着大嘴，哭声很响，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又漂亮又肥壮的孩

子。母亲弯下腰来，把孩子抱在怀里，觉得暖暖乎乎的，很健壮。就连她自己也像又充满了新生命一样。

母亲把孩子一遍又一遍从头看到脚，看了笑，笑了又看，最后才想起要在屋里找到表嫂。表嫂正也让她自己的几个孙儿孙女紧缠着。母亲找到了表嫂，便把怀里的孙子抱给她看，忘了满屋子看热闹的人们。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一面笑着，一面高声骄傲地喊着：“看呢，嫂子！我还真以为我是个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苦命人呢！……你看！我的孙子！看呢，我的孙子！”

编译后记

书前“自序文”说到我童年的记忆，先母曾从箱子底下拿出这本《母亲》教我读过，当时我才念小学，这次拿到书看了一遍，也依稀有些印象。母亲还教我读过《爱莲说》、《琵琶行》和《岳阳楼记》等，都能背诵。母亲也教我读些英文，我英文的基础和兴趣都是那时候建立的。

我生平不用功读书，专业又是建筑工程，似与文学相差太远，平时只喜欢看看短文，对中国古文经典等论著更是没门儿。也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不惑之年，直到耳朵都快顺了。一次四十年同学会，与老同学相聚，遇见“张敬国学基金会”负责人林君中明兄，他对我聚会后的一首诗作，大加称赞，也就是这样激发了我的信心和对文学的兴趣。

由于久仰林君家学渊源，又知晓他在中国文学方面卓有名声。更令我惊讶的是他的专业还是电机工程，一位电子晶片设计专家和在美国有着 30 多项专利的高科技设计者。八年下来，他每有论著、诗文或画作都会传来给我，我除了增长学识，还需自行恶补跟上，也试着唱和应对，都能得到他的好

评和鼓励。

谈起先母 1936 年在上海翻译并出版赛珍珠原著 *THE MOTHER*, 他热心替我多方查寻, 更鼓励我何不自己翻译一本, 并告诉我:“要翻译一本书可要先看三遍才行!”我试翻了开头就没能翻下去, 大概是真没听他的话。

今年我兴奋地找到了母亲翻译的原译本, 想经过八年中明兄的支持, 也想一试重新编译出版。先看了两遍, 觉得先母能在七十年前, 她二十四五岁时完成这一本直译的译本(原著 1934 出版, 先母译本 1936 年 5 月出版), 其间需经过“要先看三遍才行”, 而后翻译、多次校稿及出版等等, 除了中、英文的底子好, 她执著的毅力是我经过这次重新编译本书所最敬佩且不能想象的。编译本完成后经请中明兄并请多位学者会审, 又历经笔者五次校改, 最后获一锤定音:“Your dear mother did a superb translation at the age of 25!”我信心大增。

说到翻译, 大家都马上想到严复先生, 他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对后来的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我之所以重新编译先母的《母亲》译本, 也正是这个原因。并不是原译本不好, 看过的朋友也都称赞说好。只是时空的背景和先母当年以仅二十四五岁之年龄, 似乎对原著中主人公“母亲”的角色, 尚不能发挥出她自己亲身的感受, 而是以直译的译法, 忠实地一字一句翻译完成。这也不是说我重新编译的就会比原译本要好, 而是我在先母翻译时至七十年后, 又四十岁年长于先母翻译时之人生经历, 或还值得把她的《母亲》做得更好一些。但我要说的是先母做了最难的部分, 而我做的却是最容

易的部分。

巴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家》的时候，说：“我本想重写这本小说。可是我终于放弃了这个企图。我没法掩饰二十二年前自己的缺点……然而我还是把它修改了一遍，不过我改的只是那些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同时我也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但是我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对待这本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写的小说。我自己很喜欢它，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我想先母一定也会这样想，这样做，也会同意和高兴她的长子能替她圆了她不能做的梦。

乔治·亨利·路易斯(George Henry Lewes, 1817年—1878年)在《歌德传》(Life of Goethe 1855)中说：“一篇翻译可能会是一篇好的翻译，但它不可能是一篇原著完美的再现。”林语堂说：“译者所能谋达到之忠实，即比较的忠实之谓，非绝对的忠实之谓……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押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我想中外名家对于翻译都有一定的见解，值得我们遵循。但我却从中明兄的论文《现代书法的能与不能：科技、文心与士人》衍生得教于他的独到论解“书法三达”的观念，称之为“文达义、字达情、书达识”，将其应用于翻译，受益良多。

虽然“书法三达”的观念是针对士人书画加以诠释，然而“翻译之书艺”又何尝不是遵循着他的观念所述：首先“文达义”是说一纸之上，除了书法的表现，所写的文字内容，无论是诗是文是款是跋，一句应该有一句的意义，不是闲话废话，也

不是客套应酬语。次说“字达情”，孔子说“诗无邪”，我认为他的意思很可能是说《诗三百》的特点就是“不做作”，摈弃虚情、妄情、矫情。好的艺术讲求表现真情，自己先有所感动，才能感动他人，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说的“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一篇书法，篇中有“意”，篇有“势”，行有“韵”，而且“字各有情”，于“喜怒哀乐、忧伤闷躁、平和肃穆、谐讽幽默、壮怀柔情”等等感情，也能分别表达，这便发挥了汉字的潜力和独特意韵。最后书而不能识，那是绘画，是书艺……所以我提倡“人可识读”与“己有见识”的“书达识”。《石涛画语录·尊受章第四》说：“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识然后受也。古今至明之士，藉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因此，如果一件书法作品写得观者见而不能全识，书法艺术的感情和诗文的意义不能全部“达”于观者之心，而且可能误导意义，那么这件书法作品就失败了，而且浪费了写者与许多观者的精力和时间。

以上观之“书法三达”的观念，正与我们近百年来奉为圭臬之“信、达、雅”的“译事三难”相互印证。我曾请教了一位知名杂志的副总编辑，她说：“翻译有直译和意译之分，当然直译是较严谨，能忠于原著也较费工夫的，翻得不顺时，往往会为了一个句子而滞殆不前。你既然已退休，为了母亲的译本，花个半年不是很有意义吗？”也有学者把翻译称为“译作”，也就是直译和意译相辅相成，依译者的个性或译作的性质需要，没有绝对的，只有所谓“成色”的比例。先母的译本却是“成色”极高的直译之作，她绝对忠于原著的思想和保有原著语法，当然也就难免有一些直译的别扭和不合时宜的用语。我之所以

编译,也是为了针对这些问题,希望能在绝对尊重原著和原译的原则和“书法三达”的观念下尽心去做。

世间译者都知道“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但要如何才能真正做到?我花半年时光的编译经验告诉我,只有“要先看三遍才行”,而且还要比三遍还多的校读而非校对。译者读完三遍,有了整体的概念,才能融会贯通,前后文义连贯,各段章节呼应地逐句翻译。再经过译者自己当作是一件作品,经几遍校读,边读边改,并拿捏直译和意译的“成色”,以“己有见识”,“字各有情”,一句应该有一句的意义达到最后“翻译之书艺”。

《母亲》这本书,赛珍珠原著的封面是 *THE MOTHER A Novel* 特别指出是“小说”,这是她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专题演讲“中国小说”的主题。她之所以得奖也是因为《大地》这本小说。但是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授奖词”中,却指出“母亲”在赛珍珠对中国女性形象描绘中是最完美的,《母亲》这本书也是她最好的一部。或许那是因为《大地》比《母亲》早了三年出版,是最早以小说形式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特质和存在的一本书。授奖词开始就说“她根本就没把写小说当作是一种文学去做”。赛珍珠自己也说“我叙述他们就跟我叙述我自己的亲人一样”,我想这也就是小说的精义。她的演讲说到“是中国的而不是美国的小说塑造了我自己写作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和怎样写作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

她还说:“当我说中国小说指的是道地的中国小说。”她也指出“小说在中国从来不是一种艺术,也不被尊重过,小说家也从不自认是艺术家……把文学视为艺术是学者专属的范

围，他们按照自己订下的规则创作，根本没有小说的地位”。

但是赛珍珠的授奖词特别拿中国的章回小说《水浒传》等阐述，她说：“为什么中国小说都是用白话写的，那是因为一般老百姓都不识字，所以当大声念出来，可以让平常以口语交谈的老百姓们听得懂。”古人说过“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金圣叹批过《水浒传》，但他却在他儿子十岁时教他读它，为的是想看儿子读它时的高兴。我也是十岁出头时读的，至今印象不灭。所以当我读完三遍先母的原译本，我想到这么一本“道地”的中国皖北农村的小说，我这半个皖北人，一定要用我妈妈、姐妹、兄弟和外婆她们说的话来重新编译。居然！当中明兄看完了说有山东口语的韵味，太让我高兴了。

说到口语和韵味，又要回到翻译，直译能忠于原著，但较意译在口语和韵味上难于发挥，所以我翻了看，看了改，只希望在能既忠于原著和原译的原则又能做到口语和韵味方面尽自己最大的心。全书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赛珍珠这本书所要表达中国传统的思想——传承，全书主人公母亲，为了一代一代的传承受尽苦难，当她有了孙子时，她忘记了一切。全书最后一句原译是“看呢，嫂子！……嫂子！你看我的孙子！”而我却觉得不足以表达全书的感情和感受，所以我写作“看呢，嫂子！”……你看！我的孙子！看呢，我的孙子！”如果看官们要读的话，要像说书的一样把语音语气渐渐加强。

这次为了重新编译先母的《母亲》一书，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幸有中明学兄“《文心雕龙》文体构思与《建筑十书》建材设计”与“书法三达：文达义、字达情、书达识”的宏论，自己凭着执业建筑工程师四十年之建筑设计、建材及施工之经验，得

以启发并蒙指导，圆满竣工。

最后谨录纽约《时代》杂志早在 1933 年赛珍珠《母亲》一书出版时的评论“是赛珍珠女士在她先前所有著作中，最具建筑整体结构性且臻于写作之简洁、有力之著作。其简洁而有力之特性正是本书的自然特质”这句他拿来作为激励我的话，借花以献中明学兄老友，并致最高谢意。